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六)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

【紹興元年】十有二月甲子朔。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言。今年二月於階、成州[illegible]金人相持聞潼川府路有僞造檄書。稱平蜀大將軍。不顯姓名。指斥宗廟。搖動吏民。臣移師利、閬之間。密切探訪。據知潼川府宇文粹中稱。本府吏民乞用曲端充統制官等。緣端跋扈之迹顯著。臣受陛下[illegible]寄。[illegible]兵之官。卻用藩府薦用。萬一事出於意外。臣將何辭以報朝廷。已送端恭州置獄推治外。[illegible]見今權[illegible]政侍從等官在職。慮與臣議論不同。別有奏陳。乞賜下照。詔已覽來章。令三省劄浚照會。時端已爲浚所殺而朝廷未之知也。併著此以見端之死所坐無名。故殺之詞支離也。詔直徽猷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叔敖。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路允迪守本職致仕。允迪以前執政告老。不進官。非故事也。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畫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爲從官。自子畫始。朝散郎廣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程瑀試太常少卿。秦檜引之也。降授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曾班除名勒停。雷州編管。以右司諫方孟卿論其在秦州。植旂降敵。上書秦州已投拜大金國八字。且行移斥御名也。班兄弟顯謨閣直學士楙、顯謨閣待制開乞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太中大夫吳敏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敏初除湖廣宣撫使。以祖母年高。力匄免。未報。敏受命置司柳州。時寇盜充斥。敏方鳩兵選將。未能出師。而呂頤浩檢會敏匄祠之章。故有是命。敏至司才十六日也。熊克小厤。吳敏不能制賊。爲言者所論而罷。降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與日厤所書不同。當考。

國學進士上官孔明上書論范汝爲猖獗之狀。且言爲范賊之策有三。直搗廣南。盤據要地。疲用王師。使苦嵐瘴。歲月莫能下。此上策也。引衆直前。據福州城。食城中粟。北守北嶺。南斷浮橋。備河口舟。阻古田險。坐困王師。此中策也。不度智力。迎敵王師。此下策也。臣今料之。彼人出下策。然福建之地。平原曠野。率皆磽确。民利於步戰。而王師長於車騎。便於長戟。利於弓弩。地有所宜。戰非所利。謂宜永嘉航海。直至福建。秣馬厲兵。張皇聲勢。募福建之民。以攻福建之賊。詔付宣撫司。孔明、邵武人也。

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爲之。如未曾任侍從之人。卽依權侍郎法。　詔應販私茶鹽。並不用蔭原赦。樞密直學士知遂寧府席貢上遺表。贈光祿大夫。後謚襄榮。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湖田。詔戶工部取會奏聞。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瓴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樓异守明。王仲薤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爲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王明清揮麈錄餘語云。王仲薤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案)二郡湖田。其租悉屬御前。章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備繕修原廟之須。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上虞一縣。考究自宣和元年至建炎四年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

前。而約放倉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民間所失不在焉。其本亦如此。明清所云誤矣。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人趙不搖以爲便。不搖申到在明年三月庚申。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封永康軍普德廟神爲招惠靈顯王。漢右將軍張飛爲忠顯王。詔依已行事理。普德神、奏蜀守李冰次子也。宣和間。改封眞人。至是浚言神比託夢。兆欲埽妖凶患。爲兵印。又言。閬州有死卒復甦。稱飛與關羽分兵境上。摧拒強敵。故封之。

己巳。祕書少監傅崧卿權尙書吏部侍郎。充淮東宣諭使。且賜諸州守臣銀合茶藥。仍命崧卿體訪民間利病來上。

庚午。手詔閩賊范汝爲。嘯聚日久。反覆變詐。害吾良民。比再遣帥。盡行翦戮。重念軍旅暴露。轉輸勞煩。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王師到日。其諸徒衆能執汝爲請命者。當重賞。其餘咸赦除之。可令宣撫司多出榜示。及箭射蠟彈入賊中。使明知朕意。

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先是劉豫置榷場通南北之貨。頤浩以爲便。乃奏行之。

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孟揚、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並放令逐便。先是揚父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昌齡既卒於封州。而揚、揆猶在嶺南。朝議以其蠹國害民。累赦不宥。昌齡妻東平郡夫人靳氏以昭慈近屬於朝。乃許自便。昌齡、開封人。宣、政間。與二子繼任水衡。昌齡仕至保和殿大學士。揚、揆皆光祿大夫。靖康初。坐姦贓廢。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閤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知成州。閤門宣贊舍

人利川路第三將柴斌知興州。金之陷陝西也。師顏爲耀州守。獨率所部來歸。其家屬皆爲金所得。金人服其忠義。遣其弟師文招之。師顏不顧。師文卒爲所害。由是浚擢用之。師顏事以紹興三十年三月壬辰富元衡所奏增入。夜行在紹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爲百姓甚害者。無如科配一事。州縣比年以來。於常賦之外。別立一項軍期科配。一歲之間。一戶至五七次。臣竊謂與其許科配。不若專責常賦。與其放逋欠。不若嚴禁敷率。今稅租免役和買及關征榷酤之利。別無失陷。則軍事所需。何容不足。伏望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其餘非法科配。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災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是因軍期須索。亦有許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贓論。官竄嶺表。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斂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籲天不聞。誠宜嗟憫。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後勿以科斂爲諱。而特如條畫。申敕監司。謹其拋降之名。俾不得加數掊克。因事漁利。則四方之民。凡有征求。莫不樂輸而無怨矣。疏奏。詔檢會五月己未指揮申嚴行下。後奏在此月甲戌。今聯書之。明年正月陳汝錫謫官。恐緣此事。左朝奉郎葉夏卿直祕閣。知饒州。時江東羣盜方熾。故選用之。既而言者論夏卿通守洪都。以城投拜。命遂寢。

甲戌。詔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郝晸、顏孝恭以所部四千往建昌軍討賊。權聽守臣朱芾節制。先是建

昌之石陂寨軍賊丁喜、饒青聚衆爲亂。提刑司檄士居宣教郎蔡延世會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閻皋擊之。官軍失利。至是李敦仁復犯虔化縣。閤門祗候權縣事劉僅與戰。爲所敗。言者慮二寇相合。故命芾討之。

戾孝恭時駐軍鄱陽。就遣之也。

乙亥。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追三官。令統所部赴宣撫司軍前自效。坐擁兵逗遛。爲御史所劾。故有是命。　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爲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考。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舉官。　詔立賞錢千緡。有妄言火災者。許人告捕從軍法。時都人訛言太史局奏是月望復有火災。故禁之。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賊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需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刑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祖宗朝眞決賊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沒家財。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爲姦。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焉。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范宗尹爲相踰年。南宋沈與求論其過惡二十事。而贓墨居其四焉。於是罷相宮祠。彈疏既傳。無不駭愕。繼有詔旨。官吏犯贓。依祖宗舊典誅戮。仍籍其家。因宗尹也。(案)宗尹罷相。非因與求論列。前已辨之。此詔恐非因宗尹特勝非惡之之辭。今不取。

親衞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副統制岳飛爲神武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本軍主管文字秉義郎高澤民至紹興。而澤民其甥壻也。乃詐爲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故有是命。飛皇

恐自辯。詔諭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　詔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防遏金人。招安盜賊。保護浙西一路。厥功懋焉。可特與恩澤三資。奏補本宗或異姓有服親。　戶部侍郎柳約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從之。明年正月丁巳不行。　是日。曹成至道州。守臣直祕閣向子忞聞之。悉城中官軍。得百有二十五人。俾之迎敵。又遣使招之。兵行三十里。與成遇。士皆驚逸。成自東門入。子忞從西門跳奔。獲免。成遂據道州。

戊寅。以彗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案）此手詔甚詳。而日厤不載。蓋失之也。　詔行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日厤十二月十五日沈與求除龍圖閣學士宮祠。賈安宅工部侍郎。胡松年給事中。黃龜年起居舍人。（案）此皆紹興二年十二月事。史蓋誤也。又於此日書右諫議大夫徐俯上殿。（案）俯明年春方除諫官。又書遣駕部員外郎李愿充川陝撫諭。（案）愿明年四月方以國子監丞被命入蜀迎祁王。史皆誤也。周必大序駕部題名。亦繫於今年十二月。同此一誤。今並不取。

庚辰。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制置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遣參議李值來獻捷。詔以溫爲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仍命聽樞密院節制。　是日。桑仲遣兵攻復州。守臣修武郎俎遹棄城走。

辛巳。復置廣西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收八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爲七八百錢。議者以爲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戶部侍

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樁管。餘備軍費。從之。去年十一月辛亥已增。至此又增。

詔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辟安靖、朝散郎通判州事李彙並赴行在。令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遣將統兵戍守。安靖本劉錫屬官。彙嘗爲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劉豫使守海州。至郡踰年。遂誘率簽軍蓋諫等。殺金人所命沂南淮北都巡檢使王企中。及僞齊之戍守者。率軍民以城來歸。尋以安靖爲浙西兵馬副鈐轄。賜彙同進士出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安靖等除官日厤不見。據明年三月四日安靖等申明東海軍戍兵狀增入。彙以二年二月乙丑賜出身。

武翼郎單德忠充樞密院準備將領。以所部三千人自爲一軍。以其忠節顯著也。詔戶部給銀五萬兩付溫州。爲福建等路宣撫司大軍家屬錢糧之用。以添差兩浙轉運使盧知原有請也。先是宣撫使孟庾總大軍道由溫州。守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趣使赴援。庾怒於餽餉外。命擬亟犒師。犒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詢詢且不測。擬即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劾。詔書奬其知變。賊平。庾上其勞。加秩一等。擬轉官在明年十一月癸未。蓋因宣撫司保奏也。

僞齊汴京留守劉益遣父老史平、僧錄德眞、道錄王從問奉表請劉豫遷都。是日。豫下僞詔曰。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奧壤。爲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重念遷都重事。未嘗輕議。既而寇盜衰息。強梗還歸。關輔混同。人漸寧謐。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晉。亶孚羣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

宜知朕意。豫又以僞權尚書右丞張昂權門下侍郎。權尚書右丞張東爲左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范恭兼權右丞。

初。監察御史婁寅亮卽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秦檜以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中父死於賊。匿不舉喪。壬午。詔大理寺劾治。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爲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　尚書吏部郎中孫近充祕閣修撰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

乙酉。祕書丞劉大中爲尚書吏部員外郎。

丙戌。詔大理寺且留紹興府。俟勘斷見禁公事盡絕。赴行在。　詔入內內侍省應官司取索文字。依舊例更不回報。後又詔內侍省準此。此以二年二月十七日內侍省狀增入。

丁亥。言者請贓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贓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潘永思追一官。坐爲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寺推治僞告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戚里。旣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　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

肆爲虜掠。甚於盜賊。望賜告戒。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搔擾。樞密院察大將。大將已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

戊子。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人。先是浚徙治閬州。徽猷閣待制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浚今居閬中。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臣初至行朝。論浚者紛紛。甚可嘆駭。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迹。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爲。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且如前年航海。一枝之外。便皆爲不測。使惑於浮言。逡巡不決。豈不敗事。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上大喜。

己丑。制授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兼知秦州吳玠鎭西軍節度使。從張浚請也。仍遣中使任充持旌節官誥賜玠。　尚書右司員外郎江躋爲殿中侍御史。　初。上既褒錄符祐黨人。而其子孫陳乞推恩者。吏部猶會刑寺有無過失。議者言。敕書既稱以忠爲罪。望悉除落過名。以正名實。從之。　詔襄鄧鎭撫使桑仲、金房鎭撫使王彥釋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彥曰。賊兵以我爲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奔潰。彥

縱兵追擊。均州平。仲寇金州。據彥行狀在今冬。不詳月日。案史。降旨令二人釋怨。在此月己丑。故遂聯書之。曹筠撰陳規行狀云。都督張公入蜀。桑仲遣兵蹤其後。爲王彥所敗。卽日遣鄂州兵入謀蜀。公遣人諭霍明毋附仲。仲怒。夾數百騎來鄂州。爲明所殺。案浚以建炎三年冬入蜀。去此已久。仲不應蹤其後。若以爲浚入援時。則其還秦州在建炎四年三月。至此亦已踰年。筠所云誤也。仲追鄂兵及被殺。皆在明年。已刪潤。附見。庶不牴牾。仲承制加橫榮州團練使。日厤明年四月戊寅。桑仲奏李橫近緣再立功效已便宜加榮州團練使。有旨李橫特與轉團練使。依前武節大夫。(案)橫自此未嘗出兵。故且附於犯金州之後。俟考。

庚寅。詔存恤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屬。命所在州根刷期已上親赴行在。候到取旨遷擢。以其用事於僞齊故也。

辛卯。尙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守左司員外郎。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正月丙申依例免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是月。賜陳東家錢五十萬。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是歲。宗室善淵賜名者二人。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十八年閏八月所書可參考。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李乾德薨。子陽煥立。乾德在位四十五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紹興二年。歲次壬子。金太宗晟天會十年。僞齊劉豫阜昌三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令幹辦內東門司李珂、衛茂實提點紹興府酉住六宮事務。徽猷閣待制致仕王昇卒。昇、建德人。事親至孝。建中靖國初。以經明行修授官。事上皇爲明堂司常。卒年八十一。

乙未。詔諸路死罪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案。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以三省言。今道路稍通。若令一例減降。慮生姦弊故也。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中興聖政)上語及禁戢贓吏。呂頤浩曰。贓吏侵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隅。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臣酉正箋)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育且不給。而欲以刑法驅之於義禮。教化之不克成。宜哉。太上皇帝將大治贓吏。則先足其供給。誠得事理之序。比年以來。州郡經費不支。屬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責其廉。而勢或使之鮮廉。誠不可以不察也。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諜報金國主死。尼瑪哈已立。劉豫率官僚舉哀。見合兵謀取壽春。詔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措置防備。

丙申。故奉議郎贈直祕閣楊邦乂加贈朝奉大夫。爲立祠。名褒忠。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言其忠節也。

五年四月再贈。承事郎劉默除名。特送饒州編管。默知天台縣。訟守臣晁公爲之過。范宗尹、呂頤浩互庇之。公爲才免官。而默坐違法科敷及饋送過客屬吏。至是獄成。遂有是命。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候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師次延平。劒潭湍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宗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爲已伐木埋竹。及布鐵蒺藜。開陷馬坑。以扼諸要路。世忠偃兵自間道急趨鳳凰山。是日旦。至城下。遂圍之。戊戌。祕閣修撰知紹興府陳汝錫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先是手詔因軍期所須索之物。令州縣以印榜實數科理。毋得多取於民。事見元年六月。汝錫受詔不行。知屬邑侍御史沈與求劾之。下臺獄。法寺當汝錫私罪。狀該恩原免。右僕射秦檜惡汝錫。特有是命。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知紹興府。宣撫處置使司書寫奏報文字進士張檡爲右丞務郎。檡、浚之從子也。

辛丑。昭慈獻烈皇后几筵進發。上詣禁中焚香。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劉珏卒於梧州。熊克小厤珏以提舉太平觀卒。(按)珏此時未落分司。閏月丙辰方追復元官。訃聞。官其二子。後又追復龍圖閣學士。是日。韓世忠收復建州。初。范汝爲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礮等急擊。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爲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

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祀之。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軍統制巨師古以其軍從。留右軍統制官劉寶收後。以吏部侍郎李彌大權知紹興府。節制內外軍馬。時百司先渡江。扈衛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使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舟奏事。上至錢清堰乘馬而行。是日。湖東安撫使向子諲自曹成軍中復歸藍山縣。初。成既入道州。會樞密院遣幹辦官左鼎持詔書諭成。俾散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徒爲盜久。憚俊嚴明。不聽命。湖廣宣撫使吳敏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能進。新中書舍人胡安國移書於敏。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賀。以通舂陵。北檄韓京。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投於溝壑矣。敏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嘗駐軍大名。爲成所服。乃遣小校張布持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且令準備將魏憲遺擴書。略云。欲得相公指差一處。參謀官范直方曰。成不必招。可促之使赴行在。擴曰。彼既不願遠出。萬一促之。是使散而爲亂也。不若藉以爲用。敏不能

決。擴獻書於敏。請提軍親至道州。入成軍中。撫定分撥。選強壯以隸五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正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失此機會。不惟湖湘重困。師老財殫。無以善後矣。敏弗聽。後數日。擴爲詩獻敏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歸融州。敏遣騎追之。弗及。成聞擴去。又數日。敏祠命亦至。成遂復爲亂。朝廷聞子諲爲成所執。詔子諲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權湖東安撫使。將所部往潭州。而子諲已出矣。子諲得祠。在正月乙卯。飛權帥事。日厤不書。今以三月甲子江西安撫大使司奏狀所云增入。

甲辰。上次蕭山縣。顧見帷幙華煥。問輔臣。得毋擾民乎。輔臣奏。聞之縣令劉皞。民盡出庫金。上曰。斂不及民爲善。

丙午。上至臨安。潘芳大全集。趙德莊賀車駕回鑾起居表。皇威烜赫。方望幸於中原。聖孝寅恭。暫歸承於清廟。民有雲霓之慶。師無霜露之勞。恭惟皇帝陛下。開濟艱難。圖思久大。尚勤寶儉。來天祐於清躬。惡殺好生。養國祚之元氣。昌期將啓。強敵自夷。時乘六龍。淮海風動。日闢百里。豪傑景從。適崇祀以言還。因薦勳而飲至。格於藝祖。即收虞狩之常。作我上京。終復漢家之舊。臣義均國體。喜若己功。簪纓坐疏。雖愧甘泉之從。衣冠未掛。猶瞻清渭之朝。○曹牘林集代嚴州賀回鑾表。大巡六師。坐底妖氛之靜。外薄四海。欣聆法駕之旋。宗社成安。君臣相慶。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天地。功顯祖宗。能化本於至誠。神武歸於不殺。強鄰自殞。靡勞彎達覽之弓。巨寇就屠。必有假李兒之手。乃眷雲屯之旅。方馳月捷之書。往無爾勞。溫挾忘寒之纊。有激其勇。時揮卻暮之戈。遂使聞風鶴猶驚晉師。固已取鯨鯢而爲京觀。商政猶舊。而戎衣大定。徐方不回。而王日還歸。禁禦生春。旂常動色。臣職拘守壘。躬阻迎鑾。朝隨葵影之傾。夜喜旄頭之落。功成惟斷。願獻平淮西之文。復不逾時。請詠刻浩溪之頌。○張孝祥於湖集代方務得賀回鑾表。靈鋒電埽。殲厥渠魁。輿衛天

旋格於藝祖神人歡喜華夏奠安恭惟皇帝陛下仁配乾坤恩兼南北始結琬圭之好欲膏民均蹈於泰和茲親革輅之征乃強敵自干於皇略逮訖鯨鯢之戮亟傳龍駕之歸萬里提封將復漢圖之舊百重陛戟載新吳會之朝臣屬奉清閒獲瞻粹穆邊庭賤守莫陪飲至之觴馳道告行暫止前驅之蹕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數多類從官以元豐三年班簿攷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職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爲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熊克小厤載此事於元年九月末實蓋不知其月日故附俱初除舍人之月也日厤自有本月日今從之

己酉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席益移知衢州從所請也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宋輝知臨安府臨安府題名正月十八日宋輝自龍圖閣陞祕閣修撰蓋誤輝除祕閣在今年五月乙丑

尚書左司郎中姚舜明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

庚戌詔僞造券楔人並行軍法時諸軍僞造者多故倉部員外郎成大亨以爲請

壬子侍御史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兵權不在朝廷與求言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

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彍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神策諸衛。外有諸鎮之兵。上下相維。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熊克小厤又於此書與求上屯田集議。（案）屯田集議。乃去年所上。已具本月日。

初。建昌軍石陂寨卒丁喜、饒青等爲亂。聚衆數千人。而蘆溪寨士兵楊招與鄉民乘之縱掠。喜尋死。其徒姚達代領其衆。上命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督統制官崔邦弼等往捕。至是劉洪道請濟師。乃詔統制官韓世清自宣州遣兵二千。時奉議郎知貴溪縣符建中亦遣舉人劉銳往說諭士兵。衆皆聽命。詔官其首。餘衆分隸信州諸軍。

癸丑。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賞和尚原之捷也。浚初除左通奉大夫。未拜。故自左中大夫除。

詔招信縣復隸泗州。

朝奉郎杜欽智知舒州。初。李捧既受招。其徒路進以所部數千人渡淮而北。進犯舒州。守臣武節郎李鑄無兵不能守。棄城遁。知池州王進遣兵擊破之。進與其徒遁去。居太湖縣之司空山事聞。故有是命。欽智尋卒。江西安撫大使李回以準備將領武經郎武糾代之。進尋爲糾所殺。其黨李通率衆作亂。

乙卯。詔臨安諸門權勿稅柴薪油麪等物。

丙辰。右奉直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徐俯試右諫議大夫。俯初見建炎元年三月丁酉。俯之母。黃庭堅從妹也。避亂抵昭州。上始因閱庭堅文集見其名。而胡直孺在經筵。稱其行義文采。汪藻在翰苑。又薦之。上賜呂頤浩手詔曰。朕比觀黃庭堅集。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右諫議大夫。或尚在。卽以此官召之。頤浩奏俯避地廣中。乃詔俯文學行義。著聞於時。除右諫議大夫。赴行在。俯入朝未數月。遂執政。或曰。內侍鄭諶與俯遊於江西。重其詩文。至是力薦於上。御劄史不載。王明清云嘗於呂氏見之。鄭諶事以趙甡之遺史增入。時人多有是言。今年二月甲申、四年五月甲戌所書可參考。

詔見任郎官自建炎以來已經上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材。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豪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青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

丁巳。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劉約請推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名田數過者。科敷一同編戶。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數過者極少。自軍興以來。科需與編戶一同。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又況富商大賈之家。多以金帛竄名軍中。僥倖補官。及假名冒戶。規免科需者。比比皆是。願寢前詔弗行。從之。約建請在去年十二月丁丑。宰相呂頤浩、秦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邵青、單德忠、李捧三盜部曲。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帶

者皆釋之。所存七千而已。如上所料。中興聖政臣圃正等曰。始傳漢高帝豫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興。其睿知絕人。太上皇帝料降卒可用之數。妙於蓍龜。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歟。

皇城司更造入禁衛宮殿皇城門號四等。歲一易之。敕入禁衛三千道黃綾八角。入殿門二千道黃絹方。入宮門八千道黃絹圓。入皇城門三千道黃絹長。三年十一月壬申。更宮門號以緋紅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自後不復易。

是日。宣州火。先是閤門宣贊舍人韓世清自淮西以所部五千戍宣城。世清招納亡命萬餘。歲費縣官錢十萬緡。米十八萬斛。朝論恐其爲變。會州人有傳世清軍中欲縱火擄掠民財者。逮火作。世清往來彈壓。城中乃定。守臣李彥卿新除刑部郎中未上。密遣監稅趙令吉告於朝。呂頤浩遂有殺世清之議。彥卿尋卒。

戊午。三衙奏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爲百有十五鋪。用卒六百七十三人。三衙及本府兵各居其半。二十二年十月己卯。又增爲百有五十鋪。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綯在經筵凡兩歲。力請外祠。而有是命。

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用浙西提舉茶鹽梁汝嘉請也。此以紹興三年三月八日淮東提監郭楫劄子修入。

己未。詔修臨安城之頹圮者。以修內司所集湖、秀等五州役卒就築之。

詔商販茶鹽。並許經由海道出

入以運河阻淺故也。

庚申。詔發運使湯東野往建康收簇江東西路上供歲額米斛。　樞密院將領徐文有衆二千餘。命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莅揀之。仍詔文及李捧、邵青、單德忠、趙延壽等所部兵並專聽樞密院節制。

辛酉。遣入內東頭供俸官睿思殿祗候任源往張浚軍前撫問。源請金字牌以招收所過羣盜。上許之。言者奏。自崇寧以來。宦官握兵。馴致禍變。天下之人。言之切齒。今任源所經去處。就使偶有盜賊。止當移文所屬措置。勿致稽留使命足矣。而乃欲以招安自任。然則盜賊肯聽之乎。又況挾招賊之名。開握兵之漸。事有幾微。不可不慮。乃詔源遇有盜賊。將金字牌旂給付守臣招安。後旨在二年庚午。　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特遷橫行遙郡二官。錄招降邵青之勞也。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勍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統管楊惟忠欲圖之。乃與勍敍同姓之歡。邀勍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尋進惟忠軍職一等。勍自建炎中爲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及是乃敗。惟忠以二月辛未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其誅勍不知在何時。今從趙甡之遺史附此月末。勍初見建炎四年五月。

【紹興二年】二月癸亥朔。詔臨安府近行宮高阜禁人毋得至其處。犯者徒二年。以其可以下瞰宮中也。

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鬻書。以實三館。

丙寅。命江西安撫大使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將銳卒萬人移屯揚州。勸率農桑。經理一路。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　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用知漳州蔡密禮請也。　詔泉州草澤陳嗇赴行在。　直顯謨閣李承造復爲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付劉光世錢糧。以光世言累有機會。多緣無樁辦錢糧。幾誤大事故也。於是轉運副使直龍圖閣劉寧止遂罷。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祿官分左右。而賊吏不與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別。今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恥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　尚書吏部侍郎李光試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彌大試戶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蔡密禮試禮部侍郎。太常寺少卿程瑀試給事中。密禮、呂頤浩所薦。瑀、秦檜所薦也。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交修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交修以引疾得請。此恐是緣周杞事干運乞去。此月庚辰可參考。　殿中侍御史江躋奏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發運使湯東野、承議郎知渲安縣鮑愼好姦贓。脅使輸錢五千緡。庇而不發。東野遂罷去。　右宣教郎王彥恢知無爲軍。無爲分鎮地。至是始命守臣也。　楚州參議軍事李用成充本州團練判官。用成久參祝友軍謀。最所親信。劉光世因拔授用成朝請大夫。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祕書少監傅崧卿自淮東還。奏其勞。乃正補承事郎。用成補正在五月乙丑。

己巳。詔權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㪷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㪷增大。出給之

際。例各折閱。具獄滋多。惟臨安斛㪷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　詔比緣移蹕臨安。令漕臣措置營繕。聞諸頗取材於民。違背初旨。可令監察御史黃龜年取索。仍給銀絹度牒。計市價償之。　朝奉郎福建轉運判官張嶜爲尚書攷功員外郎。直顯謨閣新除兩浙轉運副使李承造移福建轉運副使。直祕閣提舉浙西茶鹽公事梁汝嘉爲兩浙轉運判官。承造爲劉光世所辟。未到司改命。當攷。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爲觀文殿學士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祕閣知道州向子諲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呂頤浩、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荊、湖兩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似爲未晚。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效羊祜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裁。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仍令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以所部統制官任仕安一軍三千人授綱。由汀、道州之任。又命權湖東安撫使岳飛率湖東副總管馬友及諸將李宏、韓京、吳錫等共擊之。時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避地湖東。亦以書遺秦檜。言吳敏兵寡。宜就遣世忠以爲之副。俾殲殄羣寇。收拾遺民。人言向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

辛未。上諭輔臣。將來御試舉人。止造席棚於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爲如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陛下恭儉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靡。況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爲夸美。上曰。卿言極是。　初命發賣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浙西田。至是六年。而未售者尚五千餘畝。乃詔發運副使姚舜明措置。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此以紹興五年二月十一日敕令所狀修入。

癸酉。起居舍人廖綱權尚書吏部侍郎。　左中奉大夫李友聞。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朝論以其子鄴爲僞齊所倚。故錄用之。友聞年八十矣。　詔諸路州軍。遇天申節依舊試經。撥放僧道度牒。每三百人放一名。建炎末。權住試經。至是禮部員外郎兼權祠部王居正言。本部歲降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萬。而其閒乃無一人緣試經者。揆之人情。恐有未安。故降是旨。

甲戌。福建轉運副使陳原缺。廣東提點刑獄公事徐端本、江西轉運判官趙公竑、浙西江東廣東提舉茶鹽黃昌衡、陳鑄、王鈇、章僅、福建提舉茶事孫恭、兩浙福建提舉市舶鮑存、陳鼎等十人並罷。以御史中丞沈與求論其猥濫也。端本、鑄子。鑄西安人。宣和逃古殿直學士。僅、惇孫。嘗除光祿寺丞。鑄、亨伯弟子。鼎、鎮江人也。　吏部尚書李光爲淮西招撫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瓊副之。呂頤浩欲討韓世清。乃託言路進等諸盜未平。命瓊將前軍往捕。而以樞密院準備將徐文所部爲光親兵。仍命世清及江東統制官張俊、崔邦弼、王進、王冠、李貴等軍。權聽光句抽使喚。事干軍政。待報不及者。許便宜行訖以聞。　朝請郎新通判池州樂亮臣改知滁

州。用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請也。滁州自向子伋死。不復除守臣。至是盜賊稍衰。而鄉村尚有食人者。亮臣捕得其首周智磔於市。由是遂止。亮臣淸介自守。惟一僧偕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滁人久猶思之。亮臣事以趙甡之遺史增入。但甡之所記作岳諒臣。蓋字譌。今從日厤(按)亮臣除命在二月甲戌。而甡之於正月乙卯書之。疑夢得先遣亮臣而後奏也。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柳約落權字。以將使高麗也。是日。雨雹。

丁丑。給事中黃叔敖兼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詔閣門宣贊舍人崔增、樞密院準備將領趙延壽、單德忠、李振、徐文、武功大夫李捧、樞密院水軍統制邵青所部兵分爲七將。以御前忠銳爲名。內增、青仍作水軍。並隸侍衛步軍司。非樞密院得旨。毋得擅發。仍鑄印賜之。文除第七將及賜印在此月庚辰。隸步軍司在辛巳。今聯書之。秀州海鹽縣令徐百祿、敕令所刪定官莫儗並罷。百祿、秉哲子。儗、儔兄。殿中侍御史江躋以爲言。故罷。金均房州鎭副使王彥奏文林郎續臠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宣教郎高士瑰、起復承事郎王弗並幹辦公事。士瑰、瓊曾孫。弗、榮陽人也。臠已見元年二月。始淮南營田司募民耕荒。頃收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歸業者少。上用崧卿言。詔損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征之。仍賜崧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爲牛種之費。故朝散郎梅灝贈直龍圖閣。以元符黨人故錄之也。龍圖閣待制致仕洪中孚卒。

己卯。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同執政對於內殿。光世自鎭江入朝。留彌月。上命光世

移屯維揚。而光世以爲恐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以爲根本之地。蓋光世實憚行也。右司諫方孟卿言。今陛下既已移蹕臨安。豈能免鄰寇之疑。臣又聞光世欲以身任山東、河朔之事。其陳義甚高。今乃不欲渡江。其意安在。臣願淸燕之閒。召宰相呂頤浩、秦檜與之面議於陛下之前。及早應副錢糧。並措置合行事件。諭以聖意。使之必行。庶幾不致臨事首鼠敗事。上召光世入對。諭使將大軍偕行。光世終以爲難。乃命移屯五千。往來節制而已。光世之來也。以繒帛方物爲獻。上命分賜六宮。御史中丞沈與求言。今艱難之際。不宜有此。乞斥還之。上納其言。仍降劄獎諭。　是日。秦檜因奏事言。每見陛下屈己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繡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舖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除。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繡也。　從事郎知高郵縣鍾離濬言。宣撫司指揮合營田之民。有警旋行句集出戰。本縣四十村歸業之民。僅千八十家。少有耕種。又慮秋成。或爲賊有。欲分爲二十社。社三百人。擇精強可仗者二人爲巡社首領。其餘十人爲甲。甲有隊長。如遇警急。遞相救援。二十社計六千人。約耕田六百頃。若無耕牛。可以人代。每畝收一斗五升。共收穀九千斛。計貸種錢萬六千緡。詔宣諭使傅崧卿以永豐圩禾稻給之。如其請。濬先爲辟慶幕客。屢勉以忠義。慶信用之。其後崧卿還朝。薦濬學有師承。忠國愛民。一路鮮有其比。上嘉之。命特改京官。濬改官在四月戊辰。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時言者論近兩浙轉運使盧知原等。皆係本貫之人。

利於殖產營私。應副親識。干求請託。一切用情。望別與差遣。庶革遂賂徇私之弊。稍復祖宗立法之意。故有是命。　降授朝請郎周杞除名。惠州羈管。杞在常州。爲政殘酷。會大旱。上御經筵。問所以致旱之由。顯謨閣待制胡交修時爲中書舍人。對曰。此殆杞佚罰。遂以杞屬吏。杞怒。上書告其罪。詔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交修無所挂。然羣從亦多抵罪。而杞坐賊殺不辜及贓罪流故竄。蒙、歷城人也。熊克小厤載杞獄具於去年十二月甲寅。(按)甲寅乃進呈體究文字。非具獄克誤也。　詔內外諸軍並各供具人馬衣甲器械總數。及開坐統制統領官所轄數以聞。自今每軍月具籍申樞密院。時呂頤浩以諸大將專兵難制。故舉舊制行之。然終不能得其柄。　夜雷聲初發。

辛巳。直祕閣知道州向子忞落職放罷。以湖東提點刑獄公事周隨亨劾其不法及棄城故也。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自全州遺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書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勳蓋一時。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沔、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是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於此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長。不以爲怨。而近世諸人。借國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議。今日公袞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罪。固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然比於忠獻公。猶有未及。不免天下之疑。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湊門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爲失。一旦賜罷。自觀

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忞之守道。鋤治姦猾。雖犯衆怒。識者是之。申乞移按他部。不爲過也。巨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交劾罷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爲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體。施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違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己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頤浩不納。隨亨、江山人。時以避賊寓治江華。子忞檄歸衡陽。隨亨怒。愬於朝。子忞坐削官。至是復有此命。子忞降官在今年二月乙丑。今併附。　直龍圖閣主管湖東安撫司公事向子諲言。已撫定曹成人馬。在道州河南駐劄。緣臣折衝無術。有失國體。望賜罷黜。詔子諲免罪赴行在。

壬午。敍文州司馬黃敦彥復通直郎。敦彥、建炎末通判袁州。坐降敵停廢。刑寺當敦彥謀叛。還歸會赦。敍散秩。敦彥愬於朝。大理少卿錢稔言與眞犯不同。故有是命。敦彥自承議郎建炎四年八月甲申追一官勒停。

癸未。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詔張浚選精銳西兵五千人騎。遣將統押。隨中史任源赴行在。以騎軍不足故也。　詔國學免解進士張雷令入對。　舊制州縣官正郎以下身亡者。給倉券。兩浙轉運判官梁汝嘉言。詭冒者衆。蠹耗邦財。詔坐罷。　是日。淮西招撫使李光發行在。

甲申。中書舍人程俱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上既召徐俯。俱密言於上曰。俯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尚淺。今以前往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攷之古今。非卓然傑出如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資

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學士。眞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其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爲疑。仰累聖德。上不聽。右司諫方孟卿因奏俱諂附蔡攸。在秀州棄城而遁。俱遂罷去。戶部尚書李彌大兼權侍讀。大理寺丞李處度、監都察院蘇簡並送吏部。限三日出門。此必有故當攷。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新知光州劉超爲武功大夫榮州防禦使。知眞州。後數月。超乃赴行在。許約知光州事已見此月。未恐可移入此。或附超初除光州時。超以今年閏四月壬子到行在。故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以死節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茂實既死雲中。其友朔寧府士曹椽董詵自投歸張浚。浚以爲陝西轉運判官。詵乃錄茂實所爲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鉞來獻。浚亦上其事於朝。故有是命。茂實此節已見建炎元年正月壬寅及二年八日末。後謚忠節。

乙酉。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齊家治天下。有餘裕矣。賜劉光世淮東宣撫使印。光世初除揚楚等七州宣撫使。與江東西二大帥同命。後光世乞鑄淮東宣撫使印。得旨以揚楚通泰眞承州連水軍宣撫使印爲文。至是再請。遂改鑄。陞東海縣爲東海軍。時海州復爲僞齊所得。乃以成忠郎閤門祗候葛玥爲軍使。將辭安靖部曲五百人往守之。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厤。自渡江以來無史官及是御史中丞沈與求始以爲請然未及行。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廬州王亨權主管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司公事。兼知廬州亨守郡踰年。條陳禦寇利害來上。故就用之。　詔六部於東北角開便門。遇有職事赴都堂稟白。聽於便門出入。

丁亥。尚書工部員外郎王昂守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試太常少卿。昂、珪弟子也。

戊子。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衞落職與宮觀。衞言甘露降於州之祥符觀。且爲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衞以蔡京圍田叨冒改官。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爲地。搢紳號爲流外侍郎。今乃崇飾諂諛。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　右修職郎陳淵充樞密院計議官。淵、瓘兄孫。舉進士不第。以積舉得官。秦檜薦其才而有是命。　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聞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人主府庫也。自古言利之臣。初非天降地出。不過推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唐德宗時。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載在史册。爲世所譏。蓋不可不戒也。陛下盛德日新。躬履節儉。不殖貨利。有如成湯。臣子所宜奉承德意。近日乃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踰五萬緡。州郡有餘。朝廷自當移用。豈待進獻。以爲己能。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將何以示天下。倘或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民以爲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一吳懋固不足道也。欲望陛下斥還懋所獻錢。仍加黜罰。少寬四方民力。且爲後來貪競之戒。詔委自憲臣勘當。如係科斂。卽仰給還以聞。吳懋俟勘當到取旨。懋守明踰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而水軍步卒戍明者踰萬人。懋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權酤之

贏軍用無乏懋用是得職名。懋除職在元年四月丁丑。比代去又獻錢五萬緡。其後勘當如章。然懋所獻羨錢朝廷皆已移用。但貶懋二秩而已。熊克小厤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墟地。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公裕水軍一萬。皆置戍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酤之贏。以供廩稍。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祕閣寵之。至是貶秩而去。尋察其枉。除湖北轉運判官。克小厤所云。乃汪藻所撰懋墓誌中語也。日厤紹興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浙東提刑司奏。體訪得吳懋縻諸縣云。都統陳太尉所帶軍馬四千餘人前來駐劄。今相度權於人戶等第物力錢。自三十貫以上。借錢二十文。省實催到九萬七千九百餘貫。又踏逐崇寧寺屋。分酒務米麴。寄造賣酒。收息錢三萬七千餘貫。又將朝廷降到度牒。分下諸縣出賣。收到錢一萬一千餘貫。并都酒崇壽務趲出二合酒錢二項。共十五萬貫。據此則藻所云非其實也。陳思恭步卒四千人。并張公裕水軍不應有三萬人。今但云踰萬庶不失實。懋以五月癸未貶秩。今并附見。

右奉議郎監諸軍計司秦湛添差通判常州。以黨人子特錄之也。湛、觀子。已見。

己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禖。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福受胙如儀。復荊湖東西爲荊湖南北路。以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爲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荊湖北路安撫使。詔湖西安撫使程昌國還行在。仍命洪道以所部顏孝恭、崔光弼軍之鎮。熊克小厤。四月甲申。時朝廷已除呂祉湖東提刑。祉因言荊湖分東西路。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爲湖南北。從之。蓋克不考繫之四月也。二月已降旨。乃

詔申嚴福建路私有私造軍器之法。以提點刑獄徐庚有請也。

庚寅。監察御史婁寅亮罷。寅亮既爲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獄成。坐爲族叔郛民田改立官戶。刑寺

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　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萊州防禦使主管侍衛馬兵司公事邊順皆貶秩一等。坐城中多劫盜也。既而盜獲。復其官。三月癸丑復官。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引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奉直大夫知邛州陳右提點潼川府路刑獄公事。而以朝散大夫鮮于繪代之。時有旨以朝請大夫王俣知邛州。浚乞合改替繪。朝廷不能奪也。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附於劉豫。先是閤門宣贊舍人李興以節制軍馬屯於商州。會先爲陝虢安撫司統制官耿嗣宗所迫。來依興。以兄事之。未幾。河南鎮撫使翟興俾先知商州。先心慊之。密有害興意。因置酒伏甲。執興於坐。以鎮撫使之命。械興赴河南。欲於中途殺之。行兩程。宿山林菴舍中。興見羣卒熟寐。乃荷械而去。逮曉。至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遺興使去。其子女諸妾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虢間。先既與興爲仇。且劉豫勢漸盛。先不能軍。遂以商虢二州降豫。　初。淮西諸州。多爲劇盜所據。朝廷因而授之。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雖受朝命。陰與僞宿州守胡斌通。李成之敗也。襄信縣射士許約收其潰兵。入光州城。以收復告。卽以約知光州。約與武節大夫中州刺史知壽春府陳卞皆與僞境往來。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光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額山爲寨。事聞。詔授昂忠翊郎忠義兵民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來。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聞之。卽遣使撫諭卞、宏二人。皆聽命。既而豫遣僞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先攻壽春。爲

卞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卞尋復固始縣。會豫衆犯二州。卞棄城保南岸。夢得令統制官王冠、張俊等援之。豫衆引去。彥先、維州人也。此以葉夢得行述增修。而不得其月日。小麻附之此月(按)日麻。三月六日李光奏。體問得江東安撫大使司已差王冠知宿州。過江前去。則冠之行。必在二月也。又紹興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寇宏申。順蕃知宿州胡斌令人齎文字誘宏從僞。已行處斬。詔特轉一官。二年二月十五日葉夢得申。王彥先、胡斌犯壽春府。濠州已差王冠、李貴、張俊策應。四月十二日奏已收復壽春府。此皆與行述同。但小麻所書。以陳卞爲陳辨。又云。遂復光州。皆誤也。日麻今年四月五日孔彥舟尙申得光州。牒繫用僞年號。則知未嘗復光州。許約、張昂事並不得其年。今以紹興二年正月五日張昂奏狀附見俟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二

【紹興二年】三月壬辰朔。詔襄隨郢等州鎮撫使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桑仲量度事勢。乘時收復陷沒諸郡。仍令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更相應援。毋失機會。如能成功。當議不次推賞。仲除節制軍馬。未見本月日。或可附去年乞幸荆南之後。 尚書左司員外郎潘良貴以父老乞補外。乃除直龍圖閣。知嚴州。 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送惠州。昭化軍節度副使吳玠南雄州。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儔韶州。並居住。先是秉哲等既以赦得還。而儔遣人詣鼓院自陳上皇出郊之日。已方在敵營。不預其事。乞改正戶部侍郎柳約奏。今二聖遠在沙漠。而秉哲等復居善地。言之至此。陛下寧不動心。縱未忍加誅。亦宜永竄遐荒。以爲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 虔化縣凶賊李敦仁補正修武郎閤門祇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敦仁起書生。爲盜三歲。蹂四州十縣。最後爲江東統制官顏子恭所破。至是始平。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韓世清於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瓊將忠銳神武軍合萬餘。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世清將迎謁。其壕寨將曰。不可。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遂將親兵千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瓊共議。翌日。世清率諸將來賀。月旦。守臣具食。瓊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揀軍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

馬。馬已持去。光命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楊明、吉榮聞之。諭其徒擐甲毋出。世清不得已。批報諸軍。衆乃聽命。擇其壯者五千餘人隸神武前軍。餘許自便。光又得世清所用舟九百艘。帛七千匹。遂執世清以歸。其中軍統領官趙琦先以精銳二千討賊於建昌。亦命琦赴行在。熊克小厤云。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像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琪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後徽人翟汝揭在言路。嘗欲爲世清辨白。而未果。今敷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嘗爲克言之。(案)日厤呂頤浩未相時。上屢以諭范宗尹。則當時言世清可疑者。不特呂頤浩也。然世清彈壓有功。亦未可知。如李光、王瓊所奏揀散事。亦不言其拒命。可見世清初無反意。但迹可疑耳。今併附此。

是日。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武功大夫權軍事趙令㦸。及吏民百餘人。掠舟船而去。遂以其衆歸於蘄黃鎮撫使孔彥舟。此以今年五月七日德安鎮撫司所奏修入。

癸巳。詔溫州太廟百步內遺火者徒二年。　尚書司封員外郎林待聘爲禮部員外郎。左朝奉郎張燾爲司封員外郎。　詔以朱勔平江南園地賜孟忠厚。　責授果州別駕顏博文乞以赦敍權刑部侍郎王依擬敍奉議郎與差遣。而吏部侍郎綦崇禮言。博文嘗撰僞楚赦書。今使之通籍朝端。公議未允。乃詔博文永不收敍。日厤、刑、吏部並無名。(案)此時吏部尚書李光出使。而崇禮爲左選侍郎。必崇禮也。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逵除名。婺州編管。坐爲范汝爲游說辛企宗也。初。宣撫使孟庾械逵及招撫官謝嚮、葉棠赴行在。且言嚮等三人。與汝爲同情反叛。殺戮生靈。不可數計。聞尚

有人爲之多方營救。不知何意。嚮、棠未至都。道死。上益疑有爲之地者。下逵臺獄。命中丞沈與求窮治。二月丙子降旨。逵至獄。因得以歸罪二人。刑寺當逵依隨企宗。不多方措畫攻討。追二官。罰銅十斤。案上。特有是命。熊克小厤云。逵送遠郡羈管。中途逸去。(案)逵十月己丑再竄瓊州。其逸去當在彼時。今移附十月。

乙未。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言。湖東名賊曹成在道州。馬友潭州。李宏岳州。劉忠處潭、岳之閒。雖時相攻擊。其實聞二宣撫之來。陰相交結。分布一路。爲互援之計。馬友據潭州踰半年。漕臣錢糧不得移用。今朝廷以岳飛知潭州。友安得不疑。飛亦安能引兵直赴潭州。與友共處。若使飛先往道州捕曹成。友必懷疑阻害糧饋。則飛有腹背受敵之患。不若且置成不問。先引兵往袁州。約友、宏云討劉忠。以俟二宣撫之來。庶使成不便過嶺。最爲長策。飛之將行也。回既諭以此意。復言於朝。呂頤浩、秦檜進呈。因言湖、廣大寇。曹成爲首。馬友、劉忠次之。此數人相與交結。爲輔車相依之勢。上曰。宣撫使兵到。必能平湖南諸寇。續次令轉往湖北、襄、漢閒。以通川、陝。譬如漢高祖先遣韓信破趙。復破齊。然後擒項籍。乃詔飛斟酌賊勢。如未可進。且駐袁州。以俟世忠會兵。時成已進犯嶺南。飛亦移兵茶陵。而朝廷未知也。　詔臨安府城內強盜及縱火焚有人居止之室。依開封府法治罪。竊盜指揮。在四年四月癸卯。

戊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卽眞、揚、楚、泗州置轉般

倉納受。泝流摺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綱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八年四月復置。資政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吏部尚書李光充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壽春府滁濠廬州。無爲軍宣撫使。仍命光以親兵千人之任。光奏直祕閣宗穎爲參議官。迪功郎胡珵主管機宜文字。從之。日厤葉夢得累乞宮觀。可依所乞。則是朝廷檢會行遣。非因乞祠也。熊克小厤亦不云所以。(案)夢得之去。恐是處治韓世清事。與朝廷異論。夢得以世清爲大使司都統制。不見於他書。今年三月四日樞密院勘會江東安撫大使司軍馬數多。本路賦入有限。兼都統制韓世清一軍人數稍衆。已令淮西招撫使司因便前去揀汰。據此則世清爲夢得所用。而朝廷廢之。其罷帥事而代以李光。或由此也。今且附此。更須參考。直祕閣知台州秦梓移知秀州。是日。右武大夫明州觀察使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桑仲爲知郢州。霍明所殺。初。仲屢爲王彥所敗。欲再攻金州。鎮撫司副統制兼知鄧州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卽殺敵以圖報國。勿坐困於此。仲檄明曰。金州草寇當道。當盡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爲誰。安復鎮撫使陳規聞之。亦遣人謂明曰。朝廷以郡授汝矣。汝謹勿附仲。仲怒。陰有殺明意。明措置郢州。漸成井邑。亦有戀郢之心。仲以二十騎疾馳入郢州。明聞。謂其黨曰。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髻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爲之束髮。坐定。明卑詞謝曰。擇日卽起兵。豈敢違令。事未須遽。莫要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其髻。卽擒而殺之。囚其從者。而以反聞。後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歸朝。得召見。上問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上問其說。去疾曰。仲嘗爲臣言。

必欲取京師以獻朝廷。第乞二文資以祿其子。上惻然感動。授仲二子昕、維將仕郎。昕、維以紹興三年二月戊子補承信郎。既而去疾言。維年七歲。已能誦論孟。不類武人。是月壬子並改補將仕郎。今併附此。

己亥。布衣王大智授右迪功郎添差樞密院計議官。呂頤浩言大智知兵法。上召見便殿而命之。制授故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之。獨安南如故。懷遠軍節度使占城國王楊卜麻疊、懷遠軍節度使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大同軍節度使眞蠟國王金裒賓深皆加恩。以明堂故也。右承事郎潘疇通判通州。疇、葆眞宮道士也。建炎中。以從張浚勤王改京秩。故以命之。既而言者論其忝竊冒濫。爲搢紳羞。命遂寢。寢命在今年四月庚辰。

庚子。戶部尚書李彌大乞命近臣講求祖宗委任三司之意。詔給舍看詳申省。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通融應副。議者以爲隨軍漕運。出於一時。故以州縣則不從其號令。以運使則不恤其有無。甚至搜求獻羨以爲己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有是命。言者奏山東艱食。而帛踴貴。商人多市江、浙米帛。轉海而東。一縑有至三十千者。詔許告捕獲人補承信郎。賞錢三千緡。犯者依軍法。巡捕官失察者抵罪。是日。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人戰於方山原。敗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

卒數千駐原上。金人所命陝西經略使薩里干與叛將張中彥、慕容洧合兵來犯。陝西都統制吳玠命政及吳璘、雷仲救之。大戰三日。焚其水寨。翌日。敵引去。政、臨涇人。初爲弓箭手。驍勇過人。玠用爲統制。宣撫處置使張浚錄其功。擢政知鳳州。

辛丑。鑄紹興經筵印。　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言。根括到揚州未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趁時耕種。從之。　直祕閣王晙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員。熊克小厤在二月丁丑。今從日厤。以尚書右司員外郎仇悆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姚舜明爲左司郎中。監察御史胡世將守右司員外郎。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張守請朝昭慈獻烈皇后攢宮。許之。自是以爲例。　詔雲安軍羈管人謝亮許自便。以嘗使夏國也。

戊申。降授武顯大夫威州防禦史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張俊敍所降一官。俊起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三千。朝廷嘉之。乃有是命。　詔淮南諸州通判到罷並進秩一等。以廬州有請也。

己酉。左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權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復爲神武後軍統制。中侍大夫密州觀察神武右軍中部統制楊沂中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時衛兵不滿三千。沂中病其寡弱。於是招丁壯營牧圉。未半載。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　詔孟庾、韓世忠至荆湖日。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

來班師。令李綱措置。庚初受命宣撫福建、江西、荆湖三路。而朝議恐曹成度嶺。故命綱自閩廣之長沙。庚言措置相妨。乃有是命。始吳敏之未罷也。上奏言。曹成雖已受招。陰縱虜掠。臣見在桂州措置。緣止係廣西軍馬事力至薄。望促庚、世忠或別遣大將前來。於是庚已發福州。而敏未知也。　濠州守將寇宏獲僞知虹縣李子誠赴行在。詔給以資糧。遣還僞境。　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論時事。詔賜束帛。　賜鄭億年家錢千緡。以其妻韓氏卒於台州故也。　追奪謝嚮、葉棠出身以來告勅。　廢潮州揭陽縣。縣、海陽地也。宣和中。以劉花三作亂析置。至是省之。

辛亥。承節郎閤門祗候張莘榦辦御輦院。莘、婕妤弟也。

壬子。左朝奉大夫趙霈行太常博士。霈、抃孫也。　初。泉州花鄭貴等謀作亂。爲賈人湯易所告。捕斬之。至是以易爲承信郎。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　戶部尚書李彌大言。道路無阻諸路。上供錢糧並依限起發赴行在。許之。　童子朱虎臣。七歲能誦七書。排陣步射。與其兄端友偕來。上召對於內殿。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爲承信郎。虎臣、浮梁人也。　樞密院水軍統制官張崇、李允文部曲也。有衆僅五千。詔揀其精銳三千五百人隸李光。卽建康屯駐。　龍圖閣待制知漳州黎確、左朝奉郎知台州徐偉達並罷。以言者論其在圍城中並受僞命也。確仍奪職。　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董濬罷。殿中侍御史江躋論濬當蔡京用事時。嘗撰蔡命三篇。以事進取。在會稽。又嘗畫中興圖以獻。故斥之。　閤門宣贊舍人知澤州盧師迪自建炎初連結

山寨豪傑。至是五年。上在會稽。師迪與其徒赴行在。請兵收復河東州縣。上命往張浚軍中。俟路通之任。師迪以非本計。辭不行。固請留紹興以俟命。上許之。師迪初見建炎四年八月戊子。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知河南府兼節制應援河東北兵馬使翟興爲其將官楊偉所殺。初。僞齊劉豫之將移都汴京也。以興屯伊陽山寨。憚之。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人。由懷、衞、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深苦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詔書遺興。誘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唱偉以厚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死年六十。其子兵馬鈐轄琮收合餘兵保故寨。自是不復能軍事聞。詔贈興保信軍節度使。興之死。諸書不同。張匯節要。劉豫以翟興大軍屯伊陽。去東京不遠。及扼斷陝西道。豫深患之。故力請於尼瑪哈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於是發女眞萬戶察罕瑪勒戊河朔。多張聲勢。揚言將攻興。興遂出兵以應之。偉潛引賊兵由間道以襲興營。興以大兵既出。衆寡不敵。力戰而死。趙甡之遺史。劉豫遣蔣頤持書遺興。興戮頤於市。豫計不行。復誘興裨將楊偉。陰約內應。以謀害興。是日。賊兵徑犯中軍。寨興親迎賊與戰。遂陷重圍中。賊奮擊之。興力戰不勝。墜馬遇害。小厤全據張匯所云。(案)日厤紹興二年七月十一日。權河南鎮撫使翟琮奏。父獨當一方。前後百戰。不敢辭難。不幸於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本部將官楊偉。陰懷姦很。遽然謀害先父。身首異處。提攜首領。叛投僞齊。據所奏則興爲偉所殺。非戰死也。甡之以爲結偉內應。此猶近之。匯謂偉先降賊。而後引兵襲興。蓋非實矣。小厤不詳考而遂因之。今不取。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於講殿。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才。爲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官。直言

者置之高等。凡諂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高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彼劉豫者。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於寇敵耳。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臣觀濱江郡縣。爲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閎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中興綱目。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融也。其何安乎。盛夏之季。風窗水院。涼氣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蠻氈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箸而起曰。雁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具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甿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其溫。夏不得其凊。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望遠傷懷。何時可釋乎。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思欲埽清蠻帳。以迎二聖之車。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搜攪少蟲。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

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疏。前後者難閒。聖意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埽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聞閣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鴟梟晝舞也。九成家傳云。公對策言劉豫比之狐狸鴟梟。豫怒。手劍屬客欲刺之。乃策語不同。家傳小誤也。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淩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欲以景夏爲第一。此以紹興五年六月戊午上諭大臣語修入。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中興綱目。初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爲異日之所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詔諛者居於下列。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時舉人策有犯廟諱及文理紕繆者。上命黜降。又有犯御名者。命收寘本等。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出身。至助教凡七等。特奏名入五等。依揚州例。許調官。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九成故樞密直學士鑑曾孫。希仲、新津人。時舉人陳之茂等十一人。二人以犯諱降等。九人以文理紕繆。與諸州助教。鎖廳人右從事郎范寅賓、樞密院計議官揚愿等六人各進秩一等。愿辭不受。尋詔助教人調官。依特奏名例。輔臣再請。乃幷文學人並附正甲之茂、無錢人。寅賓、致虛從子也。愿已見建炎元年四月甲子。鎖廳遷官在五月甲子。今併附書之。唱第在四月丙寅。今但書策試之日以便敘事。日麻。紹興二年四月戊寅。後殿進呈新第正奏名助教乞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降

旨令考官以鯁正爲上。詔佞居下。此以示朕好惡。凡士人常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然而學子遠來。朕悉務優容。命助教九人者悉依特奏名例推恩。如所請。五年七月庚寅。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紹興二年陳之茂等十九名爲文理紕繆及犯名諱。各補下州文學。後來併附第五甲末。前此輿議以爲紕繆之文。乃緣觸犯忌諱之故。其後大臣知之。於是奏附正甲。祖信所奏與日厤元降指揮全不同。以進士同年小錄考之。是年第五甲後別有文學一十一人。係陳之茂至陳宗周下注同進士出身。則是果附正甲也。但日厤遺之耳。然日厤稱助教九人依特奏名例。而文學乃有十一人。數又不同。〔案〕日厤四月丙寅。殿試進士。有犯廟諱者。上曰。犯宗廟諱。當依格降等。然則九人之外。又有犯諱降等者二人。故祖信所奏合紕繆又犯名諱之人通言之也。日厤載祖信奏狀作一十九人。疑傳寫字誤。當求別本參考。○中興聖政臣堕正等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設科取士之制行。鄉舉里選務觀其行。設科取士獨考其言。其事若不相同。而皆可以得賢。亦各一時之宜也。故嘗謂觀其行。則必其行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之不詭。若使諛佞之言得以進。則是汚穢之行亦可容。爲法以取士。顧宜如是乎。然而以董仲舒之賢。猶有不切之譏。若劉蕡之直。則有不第之恨。道之艱於自信。與夫難於必行也。尚矣。非上之人有以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太上皇帝之策士。以鯁正爲上。詭諛爲下。言之切直。無所回避者。必置之首選。至犯御名者。又曰免降黜。其優容也如是。何患於不得其人乎。

祕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傅崧卿宣諭淮東還入見。神武前軍統制王瓊自宣州還行在。賜銀帛五百匹兩。其將士皆賜銀有差。先是瓊一軍凡萬二千三百餘人。而使臣輜重在焉。乃詔以萬四千九百人爲額。正兵萬人。使臣四百人。輜重火頭二千五百人。馬軍二千人。共成此數。

是日。金人復自水洛城入寇。統制官楊政等又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滅裂。務令民間不能倣傚。近歲韶州所鑄新錢。不甚磨錯。湖東人號爲

詔錢。又倣之私鑄。夾以沙土。謂之沙錢。每千財直二三百。及馬友逐曹成。收其軍中沙錢甚衆。行於潭州諸縣。民甚以爲苦。提點刑獄公事呂祉請拘收二種錢入官。重行改鑄。不行。　顯謨閣直學士右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彥修卒於德慶府。吏部奏贈開儀同三司。自是以爲例。此據紹興九年十月十三日本部狀修入。

丁巳。詔修眞揚澳閘。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之一。

尙書司勳員外郎吳表臣守左司員外郎。　詔五品以下官及執事官。非監察御史以上。應給告者。其錦標權以纈代之。　進士曾盈夫特補將仕郎。盈夫、旼子也。旼、漳浦人。故太常少卿。獻其家所藏書二千卷。故有是命。

詔應有坑冶去處。令逐路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費者並罷。

己未。左從政郎魏良臣充樞密院編修官。良臣、江寧人。秦檜引之也。　福建荆湖宣撫使司奏以朝奉郎胡紡充本司參議官。從之。

庚申。曹成引衆犯賀州清水寨。守臣直祕閣劉全安撫使所遣統領官趙履棄城去。先是成遣小校毛全來告。以二月丁亥發道州。詔補全承信郎。而已叛矣。毛全補官在此月戊午。　桑仲之未死也。遣鎭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左承事郎譚志來告。以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爲聲援。呂頤浩信之。始大議出師。以仲兼

神武左副軍統制。

是春。金人以完顏宗弼爲元帥府右都監。左副元帥宗維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遷秩冒濫。命西京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三

【紹興二年】夏四月壬戌朔。借補敦武郎閤門祗候權壽春府兵馬鈐轄陳寶爲閤門宣贊舍人。知順昌府。先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遣寶與守將陳卞同取順昌。以收復告。遂命之。卞等不能御下。軍多鹵掠。中原人大失望。夢得又遣統制王冠率知濠州寇宏共取宿州。爲僞齊王彥先所逐。遂陷壽春。卞棄城保南岸。主管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與卞有隙。且利其甲馬。乃以犒軍爲名。襲取之。盡滅其家。王亨殺陳卞。此據明年十二月二日郭偉所申附入。偉又言亨受僞命武功大夫興州刺史。

癸亥。詔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千人屯福州。御前忠銳第六將單德忠以八百人隸之。仍併聽帥司節制。時宣撫副使韓世忠移兵西去。留統領官陳照、馬準所部千五百戍南劍州。帥臣程邁以兵少爲言。故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宋高知蘄州。用鎮撫使孔彥舟奏也。

甲子。直祕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賊爲漕臣所劾。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於朝。命按其事。既而策亦以贓廢。　是日。曹成入賀州。

乙丑。廣東經略司言。虔州盜陳顒率衆三千人圍循州。焚龍川縣。詔江西大帥司遣將捕之。顒初見元年七月壬寅。

戊辰。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毋得用重刑。以祕書少監傅崧卿有請也。

己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直祕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隨軍轉運使趙開措置川路隔槽酒務。自建炎四年春至紹興元年秋。增收息錢一百四十萬緡。已陞直龍圖閣。詔中書省給告。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軍中糧乏。詔光世具見屯鎮江官軍單甲姓名。責取統領官保明申尚書省。故監察御史沈畸贈直龍圖閣。以議章綎盜鑄獄忤蔡京謫死故。畸、德清人。事見大觀元年九月丙申。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此卽建炎三年所省者。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東晉之初。首開學校。頃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鐫減。今所在州郡。添差簽庫捕盜者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欲望稍修學官。使士子有所矜式。且廉退之士。不至棄遺。事下給舍看詳。而有是命。

壬申。以平范汝爲德音釋福建諸州雜犯死罪已下囚。其脅從歸業之人。自今毋得告。蠲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民嘗遭焚刼者。蠲今年夏稅。訪聞舊來未行茶引。歲收息錢九萬緡。自置茶事一司。所收十餘萬緡。除官吏支費外。較其所入。與搭息不甚相遠。仰本路帥臣監司同共講求利害以聞。

初。命江東統制官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皋以所部五千屯邵武軍。皋以檄授賊首熊志寧武功郎。充前軍統領。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於朝。降皋兩官衝替。遂併其兵。中奉大夫廣東提點刑獄

公事宋孝先爲福建等路宣撫司參議官。是日。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進降之。進寇江州之瑞昌。帥臣李回遣惟忠討捕。時賊衆萬二千。官軍八千人而已。平旦。惟忠渡江。先鋒將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傅選悉五軍旂幟行。以壯軍威。賊諜知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軍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詔以進爲從義郎。其徒十三人皆授官。仍留江州屯駐。留屯江州在六月壬寅。進補官在八月乙未。

癸酉。廬壽等州宣撫司奏僞齊兵犯壽春。詔本路宣撫司不須輕舉。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罷。初。上幸浙西。而漕臣營宮室。聞諸邑有取材於民者。遣御史黃龜年視其籍。而以錦帛與度牒償之。松年恐得罪。諭屬縣詐言已償民間三分之一。而具文以示龜年。事聞。故有是命。

乙亥。昭慈獻烈皇后小祥。上不視事。郡臣進名奉慰。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尚書戶部侍郎柳約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江躋言約頃守嚴州。略無措置也。詔進士第五甲人特免銓試一次。

丁丑。奉直大夫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罷。以宣諭使傅崧卿言實闇懦不才。自到官之後。止在揚州。乞別選能吏故也。

戊寅。戶部尚書李彌大兼侍讀。彌大乞講筵官不許留身奏事。從之。日曆無此。今以沈與求劾彌大章疏附入。

己卯。執政奏事。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頤浩聞桑仲進

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且言近聞金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自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及是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朱勝非秀水閒居錄。

紹興二年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引傾險浮躁之士。列於要近。以爲黨助。謀出呂而專政。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頤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政局議更張法度。而檜領之。案趙甡之遺史。頤浩始開督府。乃因桑仲出師之故。未幾聞仲死。頤浩遂提行。以事考之。此說爲合。恐非檜黨所擠也。又是時檜所引如胡安國、程瑀、江躋、張燾之徒。皆賢士。不得以傾險浮躁名之。勝非所云。恐非其實。今不盡取。

詔三省樞密院人本宗有服親。不許任軍中差遣。如違重行黜責。時辛永宗既得罪。事見元年十一月辛亥。而神武前軍統制王瓊又奏省吏單知彰之兄爲本軍準備使喚。論者恐其刺探省中事。故條約之。中書言。諸路州縣民戶因兵火逃亡者。田業二年內許人請射。在十年內者。雖已請射。聽理認歸業。已施功力者。償其費。客戶權田者。聽免一料科催。田主歸業者。倍之。仍免二年非泛科配。

庚辰。夔州路安撫使韓迪奏祁王見任本州。詔國子監丞李愿宣召赴行在。初。迪功郎李霞者。監富順監鹽井。其子勃不肖。蓄妓。家貧無以爲資。遇保義郎杜遠於萬州。欲從之假匄。卽僞稱祁王。遠以舟送至夔。具以告迪。迪聞於朝。會內侍楊公謹在夔。與勃相見。公謹頗能言徐王起居狀。勃遂更稱徐王。迪不疑其詐。卽以白宣撫司。宣撫使張浚令內侍武翼郎趙彥民驗視。彥民心疑其非。而依違以對。浚以爲然。乃給

觀察使俸。命愿偕勃赴行在。十月庚寅行遣。武功郎樞密院兵房副承旨劉希房等十九人各進秩一等。以本院言。昨范汝爲破滅。係本房首尾應辦措置。行遣調發。別無他誤故也。既而言者論吏行文書。蓋其職也。今各進官。恐將有捐軀冒死之人。聞之解體。而主帥論功第賞。轉益冒濫。乃命收後旨勿行。第行犒設而已。後旨在是月丙戌。朝奉郎江漢者。初以本樂府撰詞曲得官。宣和末。爲明堂司令。至是除通判郴州。言者以爲不可罷之。大學生許藎上書論事。上召對。命爲迪功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宗朝播越。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絕滋久。閒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乏謀寡援。致姓名不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舉三兩人。以備器使。起居郎陳與義試中書舍人。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於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攷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才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尙慮進用之人。才可勝德。心則媚奧。潛效偏私。浸成離閒。將見分朋植黨。互相傾搖。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敦尙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頤

浩而專朝權。上頗覺之。故下是詔。中興聖政臣圃正等曰。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帝王之道。其大如天。寧有私哉。然而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不知其爲大。宜其不免於怨之也。太上皇帝謂登庸二相。體貌爲均。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隨才任使。嘗無有二。此其大如天者也。進用之人。或潛效偏私。寖成離閒。使分朋植黨。互相傾搖之患。不免上貽聖慮。此猶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也。大抵天下之事。不患於不可制。而患於不能知。知之於微。而革之於早。豈有不可制之事哉。此太上皇帝所以於其幾微而明辨之。不憚於播告之詳。而以絕朋比之漸也。祕書丞李藹爲孫傅請謚。遂謚忠定。直祕閣知彬州趙不羣陞直顯謨閣。知鼎州。充湖北路兵馬副鈐轄。代程昌寓也。時湖南多寇盜。二人卒不果行。詔臨安府。令馬步軍司分左右廂巡警照管。時初命平海軍承宣使蘭整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而權主管步軍司邊順援東京舊例爲言。故有是命。

甲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斛至荊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上曰。一二日前猶有言者。謂當遣人副浚治軍。朕念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翟汝文皆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置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兵可以強國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衞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爲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荊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考二人之績。

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雖已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左宣教郎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祉亦言。荊楚乃行朝上遊。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時已命劉洪道鎮武昌。而洪道未至也。　詔今次補授文學人。不俟赦降。令陞朝官三員保任聽參選。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上寬聖慮。上曰。朕宮中亦自育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質儉。中興聖政。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瑞。何必甘露慶雲邪。頤浩奏曰。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禾穗入禁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意。臣僚正等曰。昔周公於詩作七月。歷序稼穡之艱難。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稼穡賤事爾。何與於一人之貴哉。蓋惟至貴不忘至賤。然後能有其貴。況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歟。周公之意可見矣。太上皇帝憂雨之久。而喜晴。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以爲過於甘露慶雲之瑞。大哉王言。眞中興之本歟。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加封梓潼縣英顯王武烈二字。王晉人張惡子也。居縣之七曲山。舊與姚萇交。逮萇據關中。因不復出。後人即其地祠之。浚言比形靈應。大破羣凶。詔令中書省出告。　是日。李綱始受湖廣宣撫使之命。置司。上遣內侍於蓋撫問。令見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沖用者獨不賀。人問其故。沖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其

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之名埽地矣。何賀之有。是夜。太平州軍士陸德等縱火作亂。囚守臣左朝奉大夫張錞。殺當塗縣令鍾大猷。閉城自守。先是錞與兵馬鈐轄武經郎趙子綱不協。劾罷之。子綱因激怒諸軍。既執錞。遂領州事。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聞變。遣統制官耿進、右奉議郎通判建康府錢需率兵水陸捕之。子綱罷兵四月己巳。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進秩一等。榮爲盜久。朝廷聞榮與其部曲殺平民而取其貲。命劉光世圖之。尋召榮入朝。復進官。遣還郡。命劉光世措置。在去年十一月庚戌。降旨召榮。在今年四月乙卯。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曰。盡長江表裏之雄。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時頤浩將謀出師。而秦檜之黨亦進言。昔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上乃命頤浩總師。開府鎮江。頤浩請辟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仍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頤浩都督之除。日厤會要玉堂中興制草皆在此日。而熊克小厤繫之四月十八日已前。蓋以是日上有專治軍旅之諭。不知是時雖有定議。未降制也。但日厤載頤浩畫一陳請狀在四月三日。所不可曉。當是閏四月三日所奏。日厤誤繫之四月初閒。今併附此。候考。

國公以元祐宰輔入黨籍者八人。獨忠彥未加贈故也。南康軍布衣李彧、元祐戶部尚書常之從孫也。故追復觀文殿大學士相國公韓忠彥追封魏

靖康末。嘗率里人捍賊。江西帥臣板授迪功郎。至是安撫大使李回言其學行於朝。詔補正。己丑。給事中王叔敖守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降授左武大夫萊州防禦使閻皋赴都督府軍前準備使喚。皋故爲呂頤浩部曲。故頤浩請之。　武德郎江東安撫大使司固統制趙琦爲樞密院準備將領。尋命琦以所部二千充御前忠銳第八將。琦已見三月壬辰。改充忠銳將在五月辛酉。　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役兵五百。提點司歲給黃銅五十萬斤。白錫五十萬斤。鑄錢二十五萬緡。及是纔餘役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端明殿學士知潼州府宇文粹中求去。張浚承制以其弟直祕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時中代之。又以右中大夫陳古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粹中奉祠。以七月庚午得旨。蓋用浚奏也。續成都記。時中以四月二十八日改差。故附此日。

庚寅。僞齊劉豫移都汴京。士民震駭。豫乃下詔以撫之。因與民約曰。自今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豫僞尊其祖忠曰毅文皇帝。廟號徽祖。父曰睿仁皇帝。廟號衍祖。僞左丞相麟簽所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三軍。以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馮長寧參謀軍事。徙汴京留守益爲京兆留守。豫在開封。凡軍國事以至賞刑鬬訟。毋巨細。申元帥府取決。沿河沿淮。及陝西、山東等路。皆駐北軍。由是賦斂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僞太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已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所尚。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殆忘監牧。國家創業。力爲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爲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

未知盡牧圉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爲用。使讀之者知此爲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軍政。與減磨勘。以示無言不酬。時西京奉先卒李英賣注椀與虜人。豫疑其非人間物。驗治得實。遂以其臣劉從善爲河南沙淘官。谷浚爲汴京沙淘官。於是兩京民間窖藏及冢墓破伐殆徧矣。趙甡之遺史於此書張孝純罷相劉麟秉政恐誤麟去年已爲左相矣

是月。直祕閣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許中令諸郡上丁輸召募勇敢錢。戶八千。自治平間。於廣東潮、梅、循、惠等州。專置槍手。熙寧間。又於諸州團兵處增置保丁。每農隙輪赴州縣。教閱防守。若廣西邕州之峒丁。本以防遏交趾。而欽、廉、宜、融、平、觀諸郡。亦各有土丁。欽、廉之沿海。宜、融之防遏。率以三等戶五丁取一。至四等以下。則戶以一丁充團結而已。平、觀拶邊之地。則團結父子全丁。凡爲土丁者。並蠲其身丁稅錢。皆不離本處。及中爲廣西帥。始調羈縻州峒丁。赴靜江防拓。往來剽掠。所過騷然。經涉冬寒。死者殆半。每遇戰守。則統兵官先驅土丁赴敵。潰喪愈多。至是中以聖旨盡發一路土丁。既而言恐妨農事。上欲召募敢可丁輸錢五千。并折米錢三千。並易輕齎赴帥司。一方大擾。三年二月壬午。明夔奏許中五罪。論科土丁錢事。在此月。今附見

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漳州趙億乞守本職致仕。許之。億年纔五十三也。日厤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呂祉等薦章修入。汪藻作億墓誌。但云以疾請老從之。亦不言其故。日厤此月九日壬寅。有都省奏。廣東運司。建炎四年。糴米陳腐。弛慢失職。下提刑司覈實指揮。然止是詰責當職糴買官億。前任轉運司。恐非其實故也。訪附於此。國史須詳考。

顯謨閣直學士李偃卒於饒州。偃傳在此

月、未得其年。

閏四月辛卯朔。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大、祕書監傅崧卿充徽猷閣待制。並爲都督府參謀官。直顯謨閣福建轉運副使李承造陞直龍圖閣。爲參議官。尚書右司郎中姚舜明充祕閣修撰。爲隨軍轉運使。起復左武大夫榮州團練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復榮州防禦使。兼都督府統制軍馬。翌日。頤浩言。臣今以僕射職事出。凡所措置。乞一切作聖旨行下。續具奏知。許之。後數日。彌大於講筵面身言。東晉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己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政。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卿。當別爲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密以啓聞。上以爲離間君臣。彌大遂改命。尋詔謀議官敘位視兩省官。奉使機宜官視職司。幹辦官視雜監司。選人在諸州通判之下。時已罷隨軍轉運使。而崧卿、舜明所除職。論者以爲太優。殿中侍御史江躋請降旨以督府權任至重。特許置隨軍漕臣一員。又請自今非見任宰相暫出撫師。其所辟僚屬。除官進職。不得輒援此例。詔令三省遵守。頤浩不悅。許置隨軍漕。在此月丙申。參謀官已下敘位指揮。在五月戊辰。江躋論僚屬職名。在六月戊戌。遣內侍衞茂實往紹興府津送所留宮人赴行在。詔左朝奉大夫知太平州張錞先次衝替。令安撫大使司追攝取勘。時本州言錞自到任不法等事。已行拘收。聽候指揮。乞早降曲赦。庶幾軍民一向安業。中書乃言。訪聞錞贓汚不法。郡民厭苦。遂罷之。仍詔陸德等並特與放罪。既而聞德不服。乃命知池州王進合兵進討。又詔

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親往視師。未行而城破。遣王進在乙未。詔光躬親前去節制。在丁未。今併書之。

壬辰。詔戍兵於屯駐所在有違法。許守臣監司按舉。其兵校於知通並依階級法。用樞密院請也。

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其尚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淸、閤門祗候沈起入貢。詔祕書省校書郎王洋押伴。楷獻金百兩。銀千兩。帛二百匹。紙二十匹。人參五百斤。詔賜惟淸、起金帶。又賜酒食於同文館。辭亦如之。初議遣從官出使。既而不果行。洋、資深子也。　直祕閣主管洪州玉隆觀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爲右承奉郎。封衍聖公。

甲午。上諭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軍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惶恐奉詔。

乙未。呂頤浩請以右朝請大夫令畤主管行在大宗正司。上令易環衞官。頤浩言。令畤讀書能文。元祐閒。蘇軾嘗力薦。恐不須易環衞。上曰。令畤昔嘗事宦官譚稹。淸議不容。不當復齒士大夫之列。乃以爲右監門衞大將軍榮州防禦使。令畤、燕懿王玄孫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以通直郎王擇仁知涪州。擇仁初除河東制置使。會都統制韋忠佺不能守。以山寨降敵。統制官宋用臣、馮賽以餘衆赴宣撫司。擇仁因改命。　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諸州助教。調官如文學例。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大罷爲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仍詔以彌大係侍從官。特不避本貫。御史

中丞沈與求言。彌大謀閒君臣。妄自增大。自陛下駐蹕錢塘。四方顒顒。日望朝廷爲向進之圖。今陛下命頤浩提相印。總師律。都督諸道之兵。而節制之。聖慮精微。罔不曲盡。中外翕然。爲甚盛之舉。彌大設有他見。自合委曲開陳。裨贊廟畫。乃緣懷私。妄有奏請。掩陛下推誠待遇大臣之盛德。沮陛下抗志經理四方之遠圖。望賜降黜。疏再上。後六日。詔彌大落職奉祀。　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於賀州境上。大破之。初。成既得賀州。聞飛至。以兵守莫邪關。飛遣前軍統制張憲攻關。軍士郭進與旗頭二人先登。進揮槍而出。殺其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日厤飛申以閏月十二日奪關口。今併附此。飛喜。補進秉義郎。解金束帶以賜。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賊黨楊再興率衆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卻。順夫爲再興斫臂而死。飛怒。盡誅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張憲與後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擊不已。成屢敗。賊衆死者萬數。成率餘兵屯桂嶺縣。楊再興初見建炎三年六月。不知卽此人否。

丁酉。詔奉迎溫州開元寺眞宗神御赴行在。初。章獻明肅皇后以黃金鑄章聖神御。上恐其誨盜。故遷焉。因愀然謂宰輔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

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覿除名。象州羈管。先是李光爲吏部侍郎。上疏論覿知臨安府。盜用助

軍錢四萬餘緡。呂頤浩、秦檜削光名。下其章付大理。落覿龍圖閣待制。至是獄成。覿以衆證坐以經文紙劄之屬饋過客。計直千八百緡。有司言覿自盜當死。詔貸死。免決刺。所過發卒護送。連坐流徙者又三十餘人。久之。二相免。覿上書訴枉。乃放還。下光章在二月庚午。降旨以衆證爲定在三月庚戌。罷後苑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鎧以爲武備。戊戌。賜紹興府行宮復作府治。上謂時方艱難。宜惜財用。若別建府第。益煩費矣。直龍圖閣劉寧止充祕閣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參議。

己亥。呂頤浩進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頤浩。人材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爲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攜以自隨。令造水戰之具。不當棄能也。詔移紹興府榷貨務都茶場於臨安。

辛丑。詔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韓世清特處斬。世清既至行在。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軍中。呂頤浩欲除之。會浙西兵馬副鈐轄趙令畯訟世清在蘄州。嘗以黃衣衣己。語言狂悖。下大理。世清具服。因醉怒以緋腳黃旗被令畯。向之山呼。故抵死。仍詔以世清一身專謀不軌。其部曲並無干涉。令樞密院榜諭諸軍。世清狂悖事在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熊克小厤三月。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瓊總兵至宣州。光擒韓世清誅之。仍揀其衆瓊部之赴行在。實甚誤矣。光至宣州在二月辛卯。揀軍在三月壬辰。世清伏誅在閏四月辛丑。相去凡四十日。大理寺劄子節文。寺司收管韓世清枷項根勘。據招。建炎三年十月內。不記日。因喫了數盞酒後。去州衙理會官兵闕千錢糧。見知州甄采。共趙令畯坐閒。有遞到舒州劉文舜牒一道。令世清聽他使喚。世清道。劉文舜舊曾與世清賊殺。怎

教聽得使喚。趙令畯道。我新從舒州來。劉家人無事。世清道。趙令畯。你莫與他劉文舜斷說着。待來算世清。你是皇親趙官家人。世清手下人。不曾起動民閒。你是淮西兵馬鈐轄。可自交割取我人馬。遂叫使臣軍兵取將黃旗一面來。意待交趙令畯披著。不移時。有使臣軍兵一百來人將到緋衣黃腳旗一面。世清下增指定趙令畯。你又不肯交割世清人馬。你胡做時。須肯交割。世清令使臣于閏將旗去。待與趙令畯披著。世清不合指定趙令畯呼萬歲。其時趙令畯走起。面西北。搶起頭巾。口稱太祖官家。令畯不曾胡做。世清即時便覺有酒。不合與令畯呼萬歲等。不慮有旨。韓世清特處斬。仍令大理少卿前去監斷。

癸丑。詔統兵官行移用劄子者徒二年。　左朝奉郎辛次膺監諸司審計司。次膺、掖縣人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朝請郎楊仲光爲夔州路轉運判官。

甲辰。張浚奏桑仲侵犯均、房州。已令鎮撫使王彥掩殺。乞嚴行戒約。令兼聽臣節制。詔京西係屬宣撫處置地分。自合節制。先是范宗尹當國。以京湖道遠。勿乞隸宣撫司。故浚以爲請。前三日。仲以南陽破賊功進一官。而仲久已死矣。　責授中大夫余深卒。

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

丙午。呂頤浩言。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屯鎮江。兵宄不練。必敗事。乞移光世一軍歸闕。上不允。翊日再請。上曰。比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可先犒設。使恩信既洽。然後料簡。光世惟卿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愚見如此。頤浩歎服。時光世招納蕃漢及淮北人民來歸者不絕。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之未去也。亦招宿州人陸清等率衆來歸。樞密院言事體非便。詔今後不許招納。其後光世言。結約到北界七十

餘寨。請降詔書撫之。上不許。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賊將楊再興爲追騎所及。跳入深澗中。軍士欲就殺之。再興曰。勿殺。當與我見岳飛。遂受縛。飛見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不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飛留以爲將。時成既爲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前軍統制張憲追之。成窮蹙。又走郴州。守臣趙不羣乘城固守。成轉入邵州。會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既平閩盜。乃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而道處、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以爲神。世忠聞成屢敗。遣神武左軍提舉事務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董敗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有郝晸獨不從。率衆走沅州。戴白巾。稱爲成報仇。晸後歸於張憲。曹成受韓世忠招安。諸書不見日月。(案)世忠以六月五日奏到。則必在五月半已前去。此蓋閏月。今併附此。當考。

丁未。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席益移知平州府。賜福建等路宣撫司錢十萬緡。以賞戰士。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復徽猷閣直學士程唐爲寶文閣學士。充參謀官。專一措置財用。浚言。唐累該赦宥。合復舊制。已劄下先次繫階。乞下有司於寶文閣學士上降勅。又言。四川監司知通闕人去處。本司已差官到任。而朝廷所差官後至者。乞別與本等差遣。皆從之。御史臺檢法官晏敦復言。逮事曾祖母張氏。乞納左承議郎一官爲張氏追封。許之。敦復、殊曾孫也。

己酉。更鑄樞密院印。初。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樞密院將領韓京以所部屯茶陵縣。而湖南安撫司統制軍馬吳錫在郴州。二人皆起於羣盜。所將多湖東士人。京本王以寧部曲。兵皆精銳。聞以寧之廢。心常不

平。會有前河東經略司幹辦公事王久中者。遺錫書。論京專權擅命。錫聞於朝。事下韓世忠。未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并京、錫軍自將之。至是以聞。

庚戌。武德大夫知池州王進言已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張俊、耿進等攻城未能下。進以所部赴之。叛兵陸德等許受招。進挺身而入。其次周青者言不順。進乃召使臣張錞。叱令置對。乘賊不意。執青斬其首。俄而耿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諸軍既不相一。遂殺人縱掠。城中亂。兵馬鈐轄權州事趙子絅乘間遁去。俊執德以獻。伏誅。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光究實。光上進等及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於朝。上命以功贖過。而子絅與錞皆勒停。初。進在池州。嘗以事械司理參軍衞允迪而釘其手。言者交奏其狀。未及究。至是呂頤浩遂命進以所部二千屯饒州。進罷池州。不見月日。案日厤。九月戊寅。樞密院勘會都督府已差本府統制官王進將帶官兵前去饒州駐劄。候到饒州。權聽守臣李彌遜節制。今附見也。德之始叛也。懼官軍將至。謀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慈湖寨兵馬俊適隸周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益落。官軍四合。遂就誅。後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案史。王進以閏四月奏捷。且奏張俊冒爭功賞。壬子。詔李光體究。甲寅。俊申進恣行殺戮。五月丁酉。光奏子絅罪。勒停。九月庚辰。詔以功贖過。更不推恩。始終凡百餘日事。今聯書之。錞停在十二月。馬俊贈官在三年十月丙申。立祠在四年正月己巳。

辛亥。百官以天申節開啟道場於天竺寺。有軍將乘馬與權吏部侍郎廖剛爭道。蹄傷剛左股。宰相奏軍將爭道當降黜。上曰。第言軍將犯朝儀可也。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備。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爲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間食彘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　初。陝西都統制吳玠戍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飢。而利夔路制置使兼知興元府王庶過爲守備。閉石門仙人關。塞褒斜路。商販不通。玠、彥病之。因訴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浚初欲調護庶。令與玠、彥結好。玠、彥言庶遇己無善狀。始庶治榷酤與關市之征。得其贏以市軍儲。有三年之積。又爲亭堠數百。達於秦川。至歲終。有三萬人仗。於是有言庶難制馭者。浚惑之。檄召諸帥會於益昌。庶亦覺有間己者。以素隊數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不樂曰。君欲棄三秦耶。乃以便宜命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是日似發成都。

癸丑。端明殿學士許翰提舉萬壽觀。趣赴行在。時翰避地嶺南。辭不至。

甲寅。詔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朱勝非許自便。　尚書右司員外胡世將守起居郎。中大夫洪炎爲祕書少監。祕閣修撰劉棐爲右司郎中。監察御史黃龜年守左司員外郎。炎、芻弟。宣和中。嘗爲是職。坐元祐曲學罷去。至是復用之。　樞密院計議官張致遠添差兩浙轉運判官。　河東布衣林向進砭石論。詔赴都堂審察。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秦檜言。祖宗舊制。內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奔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職。廉恥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詔諸鎮撫使襄陽桑仲、河南翟興、荊南解潛、金州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州王亨訓習兵馬。廣行布種。儲蓄糧食。非奉朝旨。毋得擅出兵。

丁巳。右通直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蔡延世改通判太平州。以才選也。

戊午。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東宣撫使劉光世特起復。光世始聞父延慶之喪。詔遣中使起復故官治軍事。光世乞持喪不許。賜金帛甚厚。欽宗實錄。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丙辰。金人登城。劉延慶聲言護駕。帶班直長入祗候西兵萬餘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靖康朝野僉言等諸書所載尤詳。而光世自言。弟光烈自陝西前來。面說有保捷兵士王進。自金寨中走歸。稱父於建炎二年內。結約本朝人要走歸。金知覺促回。遂被害身亡。疑光世所云走卒之言未足據。趙甡之遺史。延慶死於亂兵。光世不知其存亡。多以金寶遣人詣僞境尋訪。紹興二年五月。有客人自僞地來。得其父之骸骨。言死狀皆不可參考。云以骨雜甘草把中。故僞境官司不能幾察。或勸光世割皮滴血以驗之。光世不從。以禮安葬。發哀成服。甡之所云。必有所據。今附見此　將仕郎賀廩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廩、鑄子也。

己未。降授左朝奉郎劉岑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去年十一月乙酉劉超知光州注。或與此相關。俟考。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起復朝請大夫

張澄爲利州路轉運副使。宣教郎夏珙權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判官公事。祕閣修撰程千秋知巴州。澄、榮陽人。始以娶宗室女補右職。後王黻薦易文資。建炎初。黃潛善以爲樞密院編修官。與浚同命。故浚引用之。　封漢南昌尉梅福爲吏隱眞人。　初。襄鄧鎭撫使桑仲旣爲都統制兼知郢州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副都統制李橫於鄧州。熊克小厤云仲毋奔告李橫當考。同副統制兼知隨州李道聞之。與橫共率其兵。縞素圍郢。明有口辨。登城謂橫曰。仲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衆與地。請命於朝。不聽。攻之彌月。橫刈其麥以贍軍。城中糧乏。至是攻圍益急。惟西城石壁。下臨漢江。敵不能近。明知事急。乃夜半縋石城而下。與其徒數百。泛舟順流而去。翊日。橫始覺之。追之不及。明奔德安府。鎭撫使陳規謂之曰。仲、鎭撫也。汝爲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於朝。以辨曲直。明乃去。規謂人曰。仲、明、皆黠寇也。今兩亡矣。橫遂併將郢軍。匿其黨李簡知郢州。惟後軍統制王嵩奔劉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四

【紹興二年】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於天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自政和行方澤之祭。改設皇地祇位於壇南方北鄉。至是將命大臣侍祀。禮官請如舊制。爲位於北方南鄉。從之。禮官奏請在閏月庚戌。

辛酉。兵部尚書兼侍讀權邦彥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合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懷諼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胯己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合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內。而總之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酉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乃薦用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不可用。不聽。邦彥在樞筦。又言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人心不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賊騎。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入。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

近覘者報敵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梃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者哉。然疆理淮堧。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　翊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前部副統制魯珏特貸死。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免眞決。不刺面。配瓊州本城收管。珏前在京東。掠取良家子。且賊殺不辜。爲人所告。下臺獄當斬。上以珏累立戰功。特貸之。其三子並罰右軍。仍令臨安府遣官兵自四明市客舟。由海道護送。　樞密院言。據探報。敵人分屯淮陽軍、海州。竊慮以輕舟南來。震驚江、浙。緣蘇洋之南。海道通快。可以徑趨浙江。詔兩浙路帥司速遣官相度控扼次第。圖本聞奏。　詔迪功郎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高佑贈承務郎。與一資下州文學。以爲鍾相所殺。特錄之也。　詔神武諸軍御前準備差使使喚使臣不能馬步射者。並放罷。發歸刑部。　戶部侍郎黃叔敖請江東西路今年上供米。並赴建康府、饒州寄廒。以候行在取撥。非奉朝旨。雖安撫大使及諸統兵官。毋得擅支。如違取旨。竄責。漕臣不舉者與同罪。從之。　檢校少保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都總管楊惟忠薨。惟忠之討趙進也。卽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而死。安撫大使李回收其軍隸本司。以統制官傅選、胡友所部四千人爲前後軍。又命親衛大夫鼎州團練使祁超將餘兵五千充本司統制。此據今年七月六日李回所奏增入。惟忠皆行閒。兼長戰守。宣、政閒。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上至東南。官崇志滿。不肯盡力。聲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謚恭勇。　僞齊劉豫聞桑仲死。遣通直郎張

珖持勅書至隨州招李道、使臣彭義至鄧州招李横。時横留別將蔡立知鄧州。二人皆不受。且執其使以聞。詔嘉奬。據李道申僞檄以五月二日到。李横申以五月二日到。辛酉、初二日也。故附於此。其後陳規言於朝。六月壬子降詔奬諭。八月甲辰。三人各進二官。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勝非以前宰相侍經筵。不帶職名。亦非故事。

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鋭將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趙甡之遺史。頤浩出師在壬戌。今從日厤。甡之又云。頤浩以新拗置忠鋭十將偕行。案日厤。閏月三日。有旨呂頤浩進發。其神武忠鋭統制將佐不許出城辭送。則忠鋭決非偕行也。又忠鋭初止七將。此月二日乃命第八將趙琦。而第六將單德忠先已從申世景在閩中。此云十將亦誤矣。第四將邵青五月壬午揀併。元只在臨安。蓋第一將崔增。第二將趙延壽。實從頤浩行。餘人不與。甡之不深考耳。

甲子。武節大夫果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襄鄧鎮撫使司都統制知郢州霍明權襄陽府鄧隋郢州鎮撫使司公事權知襄陽府。聽呂頤浩節制。其郢州、令軍中統制官同舉可以服衆者權知。具名聞奏。朝廷始聞桑仲死。故就命之。翌日。遷明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仍賜詔書奬諭。不知明已敗矣。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爲將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二三大將。嘗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尚多奇士。願詔管軍臣僚及都統制官。與夫内外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有謀略精深。武藝超卓者。具名來上。陛下親屈帝尊。問以恢復之計。果得其人。則不次用之。庶幾豪傑並出。故有

是旨。

乙丑。進士及第張九成爲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九成兩浙路類試爲第一。用陞甲恩特遷之。　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煇陞祕閣修撰。仍賜三品服。　直徽猷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天民罷。先是上聞常州科斂害民。遣度支員外郎胡蒙往究其實。未奏。天民自知常州改命。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朝廷號令之出。要當使民信之而已。方體究其罪。乃加除擢。賞刑措亂。民其信乎。朝廷示人好惡如此。儻使胡蒙稍懷觀望。豈肯以實達於陛下之前。四方聞之。謂朝廷陽爲寬恤之言。陰縱掊克之吏。欲使其知禁勸。蓋亦難矣。況天民掊克蠹民。爲浙西諸郡之最。嘗致無錫縣之民。不勝誅求之苦。致有自斷其腕。聲冤訟庭者。亦有自溺於井者。天民庇而不發。今又付之廉按之權。責之澄清之任。未見其可。乃罷天民。令提刑司治罪。　忠訓郎韓遹爲閤門祗候。知孝感縣。初。孝感闕令久。鎮撫使陳規聞遹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爲尉。以兼邑事。遹去縣十餘里。臨河築壘以捍賊。未幾。有告遹謀叛者。規謂之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爲賊破者。獨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爲反。遹叩頭請死。規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纔兩日。遹斬謀亂者數人以獻。規上其功於朝。故有是命。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以言者論其苛細也。

戊辰。言者奏。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免。要在居官任職之人。或先事以折其姦。或乘微以戢其暴。如火始然。隨卽撲滅。昨范汝爲嘯聚回源。初不過四十人。不時討殺。遂致賊得爲計。日以滋蔓。至煩朝廷遣將出

師。僅能得其死命。而遺黎之不遭賊者。十無一二。蓋不勝其酷。昨者宣撫司所上功狀。動以千萬計。朝廷既捐賞以予之。顧一時養寇遺患。有如前所云者。豈可以置而不問。望陛下以臣章付外議。當時帥臣監司郡守縣令之罪。特出威斷施行。庶爲盜發所臨。謬儒不及事者之戒。詔本路轉運司體究申尚書省。時建州守臣朝奉大夫韓珉已罷去。於是又降二官。珉降官在九月庚午。

己巳。詔侍從官知州於本路安撫大使用申狀。前宰執卽書檢。

庚午。岳飛奏破曹成於賀州。詔飛不以遠近襲逐。如成肯自新。一面從長措置。直徽猷閣劉民瞻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自建炎以來。川陝帥臣部使者。皆張浚版授。至是稍以敕除。浚尋徙民瞻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成都漕司題名民瞻以今年九月三十日到任。賜江東安撫大使司折帛錢十萬緡。爲修行宮之費。時李光言。建康自一都會。望朝廷略示經略之意。故有是命。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子偁初見建炎元年十月。時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令慮奉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癯。上初愛伯浩。忽曰。更仔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貓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趙子偁爲左宣教郎。以此日厤及王明清揮麈錄舊諱參修。熊克小厤云。上以子偁之子生有聖質。育於禁中。又云。賜名伯琮。臣謹案。阜陵藩邸舊諱。從王從宗。至紹興三年二月壬寅。除防禦使。然後改賜名。去伯字。克誤也。明清云。伯浩後終於溫州兵馬都監。

東海軍使葛玥以舟師至淮岸。爲海州艚船所邀。呂頤浩言。賊船雖不能多載騎兵。然乘秋初北風。南來錢塘江上。震驚行朝。乃詔溫、臺州募海船土豪。杭、越、秀州措置斥堠。

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窮督獄訟。　蘄黃鎮撫使孔彥舟言。劉豫已遷汴京。金人留戍甚寡。人苦科役。日望王師。土豪人戶。尚有團練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爲大元帥。宿重兵於淮南要害之地。以爲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籍以爲兵。不必乞師於神武。取民所餘。資以爲糧。不必仰給於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旦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府鈐轄統領。巡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粗知姓名。見今所部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陣。習知山川。不問鄉導。伏望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之蔡。迤邐進兵。詔賜勅書嘉奬。仍令就都督府計議。　太學博士詹公薦自東京遁歸行在。詔吏部與見闕差遣。

甲戌。給事中程瑀爲尚書兵部侍郎。瑀以親年高求去。後三日。除龍圖閣待制出守。已而復留之。瑀復爲給事中。在此月辛巳。

乙亥。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自來全無纖毫生事。欲以錢三萬八千緡。市新淦縣所籍賊徒田宅。慮有違礙。詔以賜世忠。

丙子。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試給事中。大理卿章誼權吏部侍郎。剛尋以憂去。右朝散大夫趙元裕行太常丞。元裕、黨人彥若子也、彥若青州人。元祐侍讀學士。通習典故。坐父故。閑廢四十年。至是添差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祿薄不能贍。請於朝。召赴行在。遂命之。時元裕年幾七十矣。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孟庾自溫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剛由汀、道州之鎮。至是剛言。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爲之。近張浚、孟庾爲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冒使名。兼庾已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樁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剛又言。自建昌、虔、吉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重兵不可行。又福建等路宣撫司經由江西及荊湖路分。逐路州縣錢米。先次剗刷拘收。理當通融應副。所有朝廷支降。並他路所輸錢糧銀帛官告度牒餘剩之數。乞並樁留。撥付本司。詔剛先往廣東置司捍寇。竢庾、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仍令庾等班師日。度量合用錢糧數外。並留與剛。剛請取撥所至州縣錢四十萬緡。米二千斛。爲一歲之用。又請移行所部帥臣監司州縣並用劄子。皆從之。於是曹成已爲岳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蘭州文學王隴坐饋馬進錢糧。昭州編管。事見建炎四年十月己卯。

丁丑。責授中大夫余深復特進。朝廷聞深已死。故用赦復之。給事中程瑀言深姦謀陰賊。實蔡京之腹心。

今一赦盡復元官。則京黨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然眚災之赦。難施於巨蠹。乃詔寢前命。寢命在此月丁亥　初。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延壽所部忠銳軍叛於呂城鎮。是日。叛兵過金壇縣。奉議郎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爲所敗。賊以槍刺之。思忠曰。寧殺令。毋掠藏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衆。後贈思忠三官。錄其家一人。於是頤浩稱疾不進。熊克小厤附此事於七月。又云頤浩行未至丹陽縣。後軍叛去。皆誤也。日厤五月二十五日都督府申。趙延壽下潰兵在廣德軍作過。二十六日右司諫方孟卿言。臣昨晚聞呂頤浩所帶前軍。自常州以來逃竄。六月七日鎮江府申。有都督府前軍人馬在呂城鎮作過。據此則非後軍也。叛去之日。不可得而知。案張鎮申明胡思忠死事狀云。五月十八日。有過軍在市殺人。卽指此事。故附見於此。思忠六月丙申贈官。

己卯。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樞密院統制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陞忠州團練使。僞齊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郡之兵犯福塱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艦。又送旂榜僞赦。欲閒衆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舟自募商人販米許之。　初。御前除戎器。而浙東諸州所遣民匠。困於工程。多以暍死。上知之。詔給齎糧。遣還故郡。俟秋深乃集。

庚辰。詔江東西路糴米十萬石於建康府、饒州椿管。應副行在及防秋使用。自巡幸以來。軍儲歲計。多仰浙西。而平江、湖、秀之產。倍於他郡。至是久雨。三州中下之田。率皆淹沒。而上田所損。十亦二三。議者恐所

入必虧。故於江南增糴。是日。臨安府火。彌六七里。延燒萬餘家。火之始熾也。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仗劍登屋。督所部救之。不能止。最後修內司搭材兵至。火乃熄。於是臨安府守臣兵官及三衙管庫皆坐貶秩。時浙部淫雨害稼。御史中丞沈與求因推言災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夫畏天不以誠。則巫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閒日進。將以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正士。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惇骨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宦士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爲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願爲福耳。上嘉納焉。徽、嚴水災。於史不見。特與求章疏中及之。故附於此。

壬午。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邵青充紹興府兵馬鈐轄。揀其所部精銳千三百人。隸神武中軍。保靜軍承宣使高世則提舉萬壽觀。溫州供職。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曾肇贈龍圖閣學士。謚文昭。以黨籍故也。肇、南豐人。故相希弟。元符末。翰林學士。待制以上第二十五人。汀州安置。詔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諜報劉豫於登、密、淮陽造舟。論者恐賈舟爲僞地所拘。則棉工柁師悉爲賊用。故有是旨。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金若入寇。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慮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及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掉。況敵人捨馬。不能有所爲。若用舟行。一舟所容幾馬。彼不爲此。不過分遣京東簽軍乘舟。以懼我耳。倘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望分撥耿進、李彥進水軍。擇人統之。似爲利便。詔以付都督府。仍令江東、浙西大帥司海舟並聽督府使喚。既而呂頤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遼遠。緩急恐失事機。彥進見隸劉光世軍中。乞就委光世措置。從之。委光世。在六月丁酉。

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所爲名。仍隸工部。日厤不載。此據會要增修。會要云。隸工部在五年三月。而此年六月六日。工部侍郎韓肖胄已申明看驗等事。則是元隸本部也。三十年七月。黃中又有申明。不知何時不隸本部。

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前左承議郎范同儒學知兵。望起復故官。主管都督府機宜文字。從之。同初見元年二月。

甲申。上臨軒疏決繫囚。自是遂爲故事。

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兩浙折帛。已見建炎三年三月壬辰。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綢三十九萬匹。浙東路上供八萬。淮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千。淮福衣六千。江東上供九萬八千。淮福衣二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福衣萬五千。

湖北上供三百。夔路上供三百已上皆有奇。江西、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浙東上供絹四十三萬六千。淮福衣五萬三千。天申大禮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萬一千。淮福衣十三萬八千。天申大禮八千。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淮福衣十三萬九千。天申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萬五千。淮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以上四路皆有奇。淮東天申大禮四千九百五十。淮西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四百。廣東天申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申大禮六千五百。四川天申大禮萬三千。東川上供萬一千。天申大禮萬六百。夔路上供二萬二千。天申大禮七千。利路天申大禮八千三百。四川宣撫司截三路剛三十萬匹。又科激賞絹三十三萬匹皆不隸戶部。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絁七萬匹。東川綾二萬六千三百。浙西八千七百。四川七千八百。浙東四千六百。皆有奇。婺州羅二萬。湖南絁三口。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蓋自此始。川絹川布已見建炎四年乙未東南絹三年十月庚寅廣布五年末可參考。詔行在權官並罷。惟戶部刑寺許長貳指差見任人兼權。時言者論州縣權官之弊。以爲屢降約束。而監司帥臣未必奉行者。蓋由朝廷不自信其說。有以啓之。於是自省郎以下權攝者並罷。是日。始聞都督府前軍叛。詔浙西大帥司遣兵趣捕之。

乙酉。承議郎葉斐除名。鄰州編管。坐授范汝爲僞命知建州也。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戶部侍郎黃叔敖爲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爲參議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屯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嶧並爲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

故事。差提舉官以下。在六月辛卯。今因置局遂書之。熊克小厤云。參詳參議官。皆以侍臣爲之。案差參議官時。世將未爲舍人。居正未爲左史。克蓋誤也。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監察御史劉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者。亦修其車馬器械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爲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造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工部侍郎韓肖胄應詔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所總窠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郡所總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所入亡矣。積以歲月。所亡至多。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所入所出。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簡明可考。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以視出納。則無陷失矣。且經費之大。莫過於養兵。今諸兵軍人亡而冒請者甚多。財如江河。難實漏巵。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優給告賞。斷在必行。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艱難以來。正兵散於四方。流爲盜賊。故軍籍日削。願倣康定、治平弓手義勇之制。申以選揀教習之法。卽有緩急。俾佐行陣。或令保守。蓋人有顧藉。則進必死敵。退不潰散矣。生民之不得休息。爲日久矣。常賊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爲姦。斂取百端。復爲寇所逼逐。田桑失時。寇去歸業。未容息肩。催科之吏。已呼於門。使何所措手足乎。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三年收。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世將應詔言。兵衞寡弱。乞以神武五軍並建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爲萬乘扈衞。以備非常。居正應詔言省費九切。大略謂。今有司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非所謂知時變。夫不

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寇備敵。興卹民之事。一切姑置。則省費而國裕矣。司勳員外郎張燾請復置御營司。分諸將爲六軍。命大臣大將爲使副。各典一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重鎮。使自戰自守。又乞躬行實德。以率百官。曾統言於檜曰。丞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爲。檜不聽。右文殿修撰季陵應詔言。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治。其弊極矣。自軍興以來。朝廷所降。類多誥牒。非強以與民。則莫售。師旅所須。最先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民之倍費。已莫能堪。又況重役暴斂。有不可勝言者。故民之流亡。終莫能救。甚可痛也。今之爲監司守令者。亦太巧矣。監司移文於郡守。則曰。不得搔擾科率。郡守移文於縣令。則亦曰。不得搔擾科率。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者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來年之賦。又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乃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上下相籠。專以智詐。此文弊之極也。今之爲兵將者。亦少恣矣。衣食不取其飽煖。而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而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鬬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則千爲一。遇勝則一爲千。此亦文弊之極也。臣願陛下用夏之忠。以革誕謾。兼商之質。以去華侈。守此爲修政之本。庶幾其有瘳乎。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至此而無益於國者。軍政不修。而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

矣。計行朝每月官吏之費寡。而軍兵之費多。是竭天下之財。祇足以養兵。兵籍日衆。財用日窘。國日削。民日貧。厥咎安在。議者非不知此意。謂兵爲大事。艱難之際。恃以恢復。當盡節浮費。惟兵是圖。其意誠美。殊不知欲強兵者。正不在冗食也。爲今之計。儻能一舉而空敵軍。暫費暫勞。皆不足恤。若猶未也。當爲長久之慮。無徇目前。至於大壞而後已。今相臣將臣。同司兵柄。嘗汰羸卒矣。嘗置營田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節制之師。固無可議。然偏裨遠去。紀律漸疏。臣所目擊者。試言其略。凡稱統領。兵數不多。家口隨行。般挈勞重。一聞賊至。擇其精銳。護送老小。其用以自隨者。祇辦走計耳。此當議者一也。家糧口券。贍給無餘。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此當議者二也。所至州軍。邀求犒設。稍忤其意。公肆劫持。守令憚於生事。竭取於民而奉之。此當議者三也。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死亡逃竄。開破不明。枉費官物。誰敢檢察。此可議者四也。悠悠之徒。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用命之人。安得不怨。此可議者五也。事類此者。未可悉數。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其因循。以作士氣。如此則軍政立矣。　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椿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用三省請也。

丁亥。左朝奉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仇悆充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使。尋命悆兼領福建、兩浙、淮東諸路。序位視發運使。舉官如兩浙漕臣。諸路非沿海州軍。皆許按察。悆請置司平江之許浦鎮。又辟右承奉郎王安道充本司參議官。皆從之。悆兼領諸路及許按察。在六月戊申。申明舉官及奏辟王安道。在六月癸丑。申明敘位。在七月庚申。　吏部言。近旨寺監丞

以下令本部依格注擬其閒有應堂除及專法奉辟者未有該載詔權貨務都茶場仍舊堂治御史臺檢法官主簿令本臺自辟其寺監丞以下及檢鼓等六院官並還吏部自呂頤浩再相用堂後官張純爲榷貨務場使更鹽法故獨重其職焉熊克小厤呂頤浩之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歸吏部案日厤今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呂頤浩等劄子云云蓋其爲相時所陳非吏部建請也劄子又云寺監丞法寺官乞令吏部按格法注擬其後吏部申明乃置太常國子丞克所書寺監書局以上依舊除堂亦誤今不取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大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於荆南詔不許詔止在三年四月己丑今併書

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專對令極言得失先是詔省臺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例之限乃命釐務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詔後詔在此月己丑六月辛亥左宣奉大夫新除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張守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初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溫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開金銷金屏障等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送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以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爲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國特降二官日厤戊子日事俱不詳今以與求附傳及奏議增入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兩路軍馬關師古爲榮州防禦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五

【紹興二年】六月庚寅朔。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殺友之謀。是日。因其詣天慶觀還。襲殺之於市。其將王進、王俊以所部數千人遁去。宏屯潭州。宏殺馬友。趙甡之遺史在六月朔日。今從之。日厤六月二十六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奏。潭州申。統制李團練於今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去訖。不云是何月。潭州去臨安遙遠。又此時道路不甚通。不應二十餘日奏到。或者宣撫司軍期奏改行速。亦未可知。且依遺史附此。更求他書詳考。

辛卯。內殿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上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

起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向子諲知廣州。朝廷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右承議郎呂抗、右宣議郎呂摭並直祕閣。主管萬壽觀。仍賜五品服。右迪功郎江淮荆浙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呂挺爲右承務郎。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挺初見建炎三年三月。朱勝非閒居錄云。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當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爲執政侍從。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文、洵武之子。並以曲恩幸例。列於從班。至建炎二年。中丞王賓論列。始鐫職。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者。汪伯彥子名嗣直徽猷閣。呂頤浩二子抗、摭。秦檜兄梓並爲直祕閣。張浚兄滉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維亦直祕閣。倖門復起。蓋諸公不爲國家計也。

詔進士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赴行在之人。並充樞密院効士。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六

【紹興二年】秋七月己未朔。蕪湖縣進士韋許爲迪功郎。以其獻書籍也。

庚申。直寶文閣知桂州許中令再任。曹成之犯廣西也。中嘗率兵與岳飛會。詔錄其功。進職二等。至是又任之。中進職在六月丁巳。

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之家。悉捐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爲著令不過三分。上欲實惠及民。由是申命。

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敕令廣西經略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左承事郎沿海制置司參議王安道充樞密院計議官。往淮東措置海道。奏檜引之也。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翟慶、賀仲堪爲宣州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

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雖以李光之賢。亦且爲此。朝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令。又不能違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臣未知其可也。今州縣添差之官。以祖宗之舊額較之。殆三四倍。生民安得不重困。朝廷姑悉藩鎮。可謂得已

而不已者。願罷處、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寬民力。從之。令修政置局措置。罷福建提舉市舶司。依舊法令憲臣兼領。以每歲海舶不至。虛費官吏廩祿故也。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上曰。聞卿大名。爲何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眞。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尙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覈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爲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敵人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鎭安陸。此不可易者。論正心。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願更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強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曲失可得指議。論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爲度。不可以私勞行賞。私怨用刑。論寬隱。謂創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必

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旨如此。至是又申言之。安國又有制國論。已附紹興六年四月甲申張浚言運米至荆南之後。覈實論。已附李綱復官時。時上欲講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勳員外郎朱震。

丙寅。詔靖康勤王京城守禦。應緣方臘及直達綱賞。靖康以前御筆指揮。明受可行事件。并淮南州縣官建炎以前元不離任。靖康以前鹽課增剩等賞。自今並不許陳乞。以言者論其爲濫也。此所謂明受可行事件。申取朝廷指揮。不知以何月日降旨。日厤未見。可附建炎三年四月辛亥。

丁卯。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爲宜。初。僞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道觀。中下等者給士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守與士大夫謀爲實封之說。存留上等四十餘刹。以待高僧。餘悉爲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此以紹興二十九年閏月甲子朱倬所奏修入。起居郎王居正充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讎。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施

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始恨之。　通侍大夫溫州觀察使神武右軍統領官張翼卒。以嘗有斬馬柔吉功。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戊辰。右朝奉大夫王昞提轄行在榷貨務都茶場。昞、晚第也。

己巳。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沽敢言之名。朕謂宣和間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聞疏遠。所以人人敢言。秦檜曰。陛下聽言。臣下所以敢言。臣亦嘗謂胡安國。凡有論駁。當務大體。若或細事。第可申朝廷改正。　江西安撫大使司奏孔彥舟北遁。詔趣岳飛移屯江州。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僞齊於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繩維舟。謀濟江之計。今沿江津渡。皆當爲備。就中采石江稍狹而水緩。鑒之往事。備禦尤當嚴密。樞密院勘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扼江道。詔送沿江諸帥。　武翼大夫寧州刺史翟琮起復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琮告父喪於朝。故有是命。日厤。琮此日奏狀已繫遙刺銜。而明年五月丙辰捷奏。乃止稱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仍帶權字。朝廷除觀察使告命。亦止繫副使銜。八月乙未李橫奏琮到襄陽。始稱遙刺。或是因起復轉官。而道梗未嘗受命。至襄陽乃得告也。今附注此。當求他書參考。

庚午。詔湖廣宣撫使李綱速往潭州置司。時綱引兵至吉州。須犒軍物。而榷貨務官不時與。綱械繫之。先是韓世忠軍士留其家於廬陵。江西轉運副使韓球聞命。卽輟所樁世忠錢糧以勞軍。旣而軍儲不繼。世

忠之軍婦皆憤。伺球出。徂擊之。裂其衣巾。球走得免。綱之乞錢糧也。得旨。孟庚、韓世忠班師日。所餘錢糧。並留與綱。綱劄下吉州。增依奏二字。球以他郡所受不同。審其故。綱怒劾球。事下安撫大使李回覈實。其後回言。錢糧官高公惕不時給散。致世忠軍士邀球自言。公惕坐免官。事遂已。綱乞錢糧事。已見今年五月丙子。著此爲列劉劾綱增益制書張本。

公惕今年十月庚戌免官。

辛未。左宣教郎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加直祕閣。直顯謨閣知郴州趙不羣進職一等。先是湖南盜胡元奭作亂。祉檄統制官韓京、吳錫破之。及曹成爲岳飛所破。進犯郴州。不羣堅守不下。秦檜言。湖南寇盜以來。州郡多至失守。請褒賞二人。而劾賀州守禦官之罪。時知賀州直祕閣劉全已罷去。全六月甲午以許仲劾罷。言者謂賀州當湖、廣要衝。乃賊所必攻之地。而憲臣未嘗臨按。守禦豈不失職。況偏遠小州。以數百殘弊之卒。當豺虎百倍之師。岳飛銳旅。猶墮其計。而籤判以下。皆責以不能守禦。豈不過乎。望下漕司究實。然後施行。庶幾賞罰當而軍政修。於是提點刑獄宋孝先已從辟爲孟庚參謀官。事竟寢。

癸酉。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修政局條上。檜曰。此盛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聽。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檜者。檢討官尚書右司員外郎林待聘聞之。上疏言。陛下卽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績用弗著者。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今廷論猶前日也。積弊宜更。

則樂於循故。冗濫當裁。賜惡於省己。臣知修政之局廢。則亦翫歲愒日而已。監察御史劉一止亦言。陛下閔宿蠹未除。念頹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二人上疏不得其日。因上語附見。一止以此月甲戌遷左史。恐緣上此疏也。今附於未遷之前。俟考。

甲戌。給事胡安國兼侍讀。給事中程瑀、中書舍人陳與義并兼侍講。上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詢。中興聖政臣曾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德也。蓋人君之德。莫大於學問寬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者也。學則必有思。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昭徹。與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爲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爲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幾之繁。日不暇給。而圖神六籍。退託不明。申命講臣。無爲義訓。隨事解釋。用將咨詢焉。嗚呼。茲德之盛。所以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載之上者也。

監察御史劉一止試起居郎。一止在臺中。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爲州縣官。皆僥倖不塞之故。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於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水旱。及增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皆以嘗任侍從官爲之。所言雖不即行。後多採用。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右司員外郎劉棐並充修政局檢討官。省淮東提刑司。以其事歸提舉司。

樞密院計議官辭徽言論明州湖田利害。詔上田稅每畝增租爲四斗。以其所增與下田對豁。中等田如舊。內低下處復廢爲湖。徽言、永嘉人也。

丙子。詔自今未經審量人。不得舉辟及權攝職任。犯者官司及被差舉人並以違制論。言者以爲近來惟到部人方預審量。其冒濫贓汚之人。避免到部。皆在諸處干辟。既無進身之望。何所不至。故有是命。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以拒官軍。

丁丑。詔兩浙漕臣梁汝嘉措置鎮江府縣酒稅務。以其錢助劉光世軍費。右宣教郎知無爲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爲之控扼。外以淮甸爲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爲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檝。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西良疇。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祇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令彥恢招兵教習。只乞邢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邢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今秋金人長驅入犯。及盜賊猖獗。彥恢當以此舟車。摧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搴旗。以此種蒔。飛芻輓粟。保守淮疆。決無疏失。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戊寅。提點江浙京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王喚言。鼓鑄乏本錢。乞借支浙鹽五千袋。令本司販賣。及借留上供錢十五萬緡爲回易本錢。都省言。借鹽有妨商販。乞借上供錢。從之。舊制。鑄本以二廣五分鹽息錢。自鈔發行。所得甚薄。故喚以爲請。三年二月丙午罷借　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主營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進秩一等。以收復安豐、壽春縣、花靨鎮故也。初。壽春既爲僞齊王彥先所據。江東大帥李光欲出師。而朝廷不從。呂頤浩言。壽春本治淮南。國初方移治下蔡。今賊不能守。得之亦不能城。不若遣兵二千逐安豐、霍邱、壽春之寇。使之過淮。且於壽春寄治府事。如此則在我可省轉輸。又足以示敵人不過淮之信。詔督府措置。此月己未。會僞齊兵退。亨遣敦武郎羅興往戍其地。因是得遷。光又言。和州鎮撫使趙霖、知濠州寇宏、知六安軍謝通皆有守禦之勞。並進秩一等。既而傅崧卿又薦霖宣力於朝。乃復霖直徽猷閣。三人遷官在八月癸巳。霖復職。

在戊寅。

己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

庚辰。頤浩言。金人頃犯建康。初自北岸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恣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於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堠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

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藏。如違。篙稍並行軍法。俟過防秋如舊。從之。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弈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鄉不疑。遂周圍覽賊營而出。喜曰。天賜我也。卽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山上。翊旦。辛巳日旦。世忠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暨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麾張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爲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至是卒如所料。熊克小厤載此事於今年二月。蓋不知世忠軍月日也。克又云。忠欲投劉豫。途中斬其首以降。益誤矣。蓋趙雄撰世忠碑。所書如此。其實忠以七月走淮西。九月在蘄陽爲解元所敗。乃走僞齊。明年四月始被殺也。克不深考。今各附本月日。

辛巳。詔呂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蓋傾秦檜也。棣州進士李宋挈家來歸。詔賜錢百千。故右承議郎鄧考甫贈直龍圖閣。考甫、臨川人。元符末。應詔上書。言新法必亂天下。坐削官羈管。年八十餘而卒。後三年。復官其曾孫一人。考甫上書邪上尤甚第一人。鈞

州鞫管黨籍餘官第六十七人。　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本府事傅崧卿請逐路應統兵官大小將帥及本府元置下人馬並聽節制行移兵將官及屬部仍用劄子除江東一路事務與李光會議外餘路並令諸大帥依元得便宜指揮施行從之崧卿之至建康也右承奉郎通判府事吳若以衫帽見之崧卿訴於朝若坐貶秩　自葉濃之亂而福建監司皆聚於福州言者以爲建、劍、汀、邵四州習俗強悍盜賊屢作漳、泉、興、福號下四州其民怯弱少有爲盜者每聞寇作監司首爲逃避之計按部漳、泉去賊逾遠羣凶益無所憚乃詔漕臣還治建州詔淮、浙煎鹽亭戶全免役用戶部侍郎提領榷貨務黃叔敖請也　右朝請郎陳堯臣主營亳州明道宮　初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喬仲福、靳賽等十三人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至是光世辭兩鎮之節復爲之請上命特與轉行給事中程瑀言將帥取必其流將不可收命令數改其弊將不可振望令尚書省籍記姓名後若立功優加賞典於體爲便詔以章示光世其後瑀罷去

仲福等卒遷官。仲福等遷橫行在九月癸酉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近置沿海制置司最爲得策然敵人舟從大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此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角放洋至青龍港又沿流至金山村海鹽縣直泊臨安府江岸此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望令仇悆專管淮東、浙西路別除制置使一員專管浙東、福建路從之時江北士大夫

多避地嶺南者。上聞之。詔帥臣監司優加存卹。　勒停人林杞以擅殺張政事訟於御史臺。御史中丞沈與求等言杞之情節終有可矜。乞行改正。詔杞敍奉議郎。

乙酉。詔武臣試換文資。權令住罷。以右正言吳表臣言。天下危。注意將。近聞武臣欲趁秋試者甚衆。蓋有舊係舉人。寄名軍中者。又有規免試弓馬。及出戰短使者。以武換文。非今日事。乞竢邊事寧息日施行。故也。詔自今臨安府遣火。止令馬步軍司及府兵救撲。仍預給色號。他軍非奉御前處分者。毋得擅出營。

丙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　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提領榷貨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敖試戶部尚書。

試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蔡寧禮與權兵部侍郎方孟卿兩易。　祕閣修撰都督府隨軍轉運使姚舜明權戶部侍郎。　殿中侍御史江躋守御史。躋之除日厤不載。題名在七月。必以沈與求出奎故也。今附此。　初。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原積慶圖。曰宗藩慶繫錄。曰宗枝屬籍。玉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爲嚴重。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江滸。

丁亥。大常少卿兼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五年六月丁巳進呈。

是月。詔應曾在潛邸祗應人。自今並不作隨龍。時吏士攀援推恩者衆。言者引司馬光之論。以謂人主獨

私宮中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況親曾遭遇之人。推恩已久。不應遷延至今。故有是命。此以今年十月四日臣僚上言增入。

湖廣宣撫使李綱以左朝奉郎通判全州趙志之權湖南轉運判官。此以明年六月乙未辟徽言所奏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

【紹興二年】八月庚寅。案是月戊子朔。上諭輔臣曰。今巨盜悉平。年穀豐稔。天意可知。假如敵或南來。避與不避。策將安出。呂頤浩曰。若盡遣諸將向前。廣爲備禦。敵豈能便渡江。但當先爲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也。起居舍人張燾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本。或使爲商。或爲伎藝。以混其迹。庶得其誠心。盡其死力。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彼尚安得出吾不意。以輕犯吾行闕如前日。詔以什都督府及沿江諸帥。右宣議郎通判興化軍劉子翬主管建州武夷山沖佑觀。子翬、韐少子。有學行。以毀瘠不堪吏責。棄官去。讀書武夷山中。左從政郎魏良臣爲敕令所刪定官。良臣初除寄編。避諱改刪定。

壬辰。參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乃引勝非爲助。故以勝非同都督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倉皇。國勢岌岌。凡下詔令。當本至公。以收潰散之

情。冀安天步。乃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敍錄。淪滅三綱。天下憤鬱。若謂事由濟善。已不與知。此大事也。亦可從乎。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敵僞交窺。不忘東向。沿江都督。極天下之選。用人得失。係國家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上親劄。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謂昨逆傅作亂。而勝非卒調護於內。使勤王之師。得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必能爲朕克濟事功。丁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不知兵。是日。安國入對。因論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可用。上問安國所以知綱。安國曰。綱爲小官。宣政間敢言水災事。上曰。綱固以此得時望。然嘗用爲宰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綱多掠世俗虛美。協比成朋。朕今畀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翌日。上以語輔臣。頤浩曰。朋比之風。自蔡京始。靖康伏闕薦綱。亦本其黨鼓倡。乃至殺戮近侍。莫可止遏。此風不可再也。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饒、建四郡。歲鑄錢百三十萬緡。以贍中都。江州二十四萬。池州三十四萬餘。饒州四十六萬餘。建州二十五萬餘。共役兵三千六百餘人。其後皆不登此數。至是併廣寧監於虔州。永豐監於饒州。四歲鑄錢纔八萬緡。

順昌盜余勝等作亂。左承議郎通判南劍州王元鼎督兵將捕殺之。詔遷一官。

甲午。詔韓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加優擢。其告內外指事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

冊。時言者以爲今日理財治兵。最爲急務。如鎭江建康、江湖皆以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已暫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閒。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聽。于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宣撫使劉光世在鎭江。韓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卽爲虛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宰執專制閫外之意。況人主近臣。入則陪侍。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　給事中程瑀論事不合。以親老求去。罷爲龍圖閣待制。知信州。給事中胡安國言。今國勢未安。朝廷微弱。所賴以振頹綱消隱慝者。衆君子耳。如瑀志節特持。議論剛正。有補于時。蓋知臣莫若君。不待臣言而後喻也。陛下方將與多士圖維萬務。共濟艱難。憐瑀之私。處以便郡。使養其親。爲瑀計則厚矣。其爲陛下計。無乃失乎。況瑀兄弟數人。家居侍奉。鄉邦非遠。安問易通。移孝爲忠。於義無闕。詔瑀令日下依舊供職。　詔江東、西、福建路帥憲臣同共措置石陂軍賊。限一月須管勦盡。先是石陂卒饒青、姚達等作亂。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掩殺達。統領官徐慶射殺青。其徒李寶等走梅州境上。既又聚衆千餘。復作亂。椎埋建昌、汀、邵閒。守臣朱芾以聞。時神武前軍統領官申世景屯邵武。孝恭屯建昌。猶不能制。左司諫吳表臣奏兩路憲臣互相推避。不肯專一措置。故命帥憲六人督捕。樞密院又請降旗榜招安。　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詔通進司令檢正官檢察。用黃龜年請

也。

乙未。皇伯寧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話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輟一日朝。　言者論比年編伍之民。累經蕃寇。識其技能。往往保社相聯。乘間邀擊。敵不敢犯。今數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師。亦不能徧給。儻能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兵民之勢既成。卽黥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置。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爲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詔釐務官並免轉對。

竢來年三月取旨。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知興元府王庶興陝西都統制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皆以職事不相協和。深恐有誤國事。臣以便宜。將庶興知成都府王似兩易其任。庶幾將帥一心。相爲犄角。併力合謀。以定興復。從之。時庶已得罪。而似既還成都。朝廷蓋未知也。

戊戌。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呂頤浩進呈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功。朕豈不知。近因罷同都督。士人疏論。勝非功甚多。惟一二台諫不與。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勝非。故有是命。頤浩恐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

諸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劉、苗之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獎。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儻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恥。公論謂何。不報。遂臥家不出。　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與改京官。　初命沿海州軍藉定民閒。海州每縣分爲三番。各當一年。周而復始。其當番年分而輒往他路者抵罪。拘其船入官。論者以海道頻年藉客舟把隘。失業者多。故有是旨。　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董正封卒。正封、耘叔父也。

己亥。呂頤浩奏。諜報敵中造舟簽軍。若果侵犯。其山東、江北人。豈有戰心。如使劉光世、張榮設伏兵於承、楚要害地邀擊。可以大破賊衆。上曰。可招可擊。秦檜曰。不戰何以休兵。上曰。朕觀自古中興之主。何嘗坐致戎功。　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聖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本朝鑒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閒舊規猶在。及至高俅得用。軍政廢弛。遂

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單少。豈尊君彊本。消患預防之計也。伏望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　孔彥舟之叛也。尚書考功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雩坐久在彥舟軍中。責監興化軍商稅。至是停其官。英州羈管。　詔大理正斷刑治獄丞七員並堂除。以吏部員外郎劉岑言。逐闕資望甚高。異時郎曹理鄉之選。元豐年雖係部闕。見今久無應格之人故也。

庚子。給事中程瑀言。孟庾同都督之命。物論良以爲允。然已迫防秋。乞不俟其奏事。趣令開府。庶合事宜。詔庾同韓世忠總大兵至建康。訖赴行在奏事。尋詔庾更辟官屬。事從便宜。自世忠以下。並聽節制。　入內東頭供奉官鄭諶還。所寄資爲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帶御器械。諶頗能書。上命書盤庚、無逸、詩之車攻篇、孝經孝治章。列於左右。嘗以諭輔臣。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閒。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爲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閒。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大不均。如七處渡口外。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沿江守帥。　初。命尚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爲功。至有五月初已到行在。論者

以爲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先旨在二月二十三日己酉日厤不書。中書言。東南州縣鄉兵。多因私置紙甲。而嘯聚作過。熙寧編敕令有若私造紙甲五領者絞。乞著爲令。從之。

癸卯。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初置宰執已下待漏院於行宮南門之外。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敵。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晧、張邵、孫悟輩。皆爲所拘。既而金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宗維貽上書。略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於吝愛。使不成國。書語以王繪甲寅講和錄增入。於是晧、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僞閤門宣贊舍人馬某伴押至境上。光世以聞。詔倫赴行在。

甲辰。詔武臣遙郡已上。非統兵戰守者。並依靖康指揮。減本俸之半。靖康元年二月癸亥減三分之一。七月辛未又減四分之一。內管軍及宗室節度使月廩權依六曹尚書。承宣使依侍郎。觀察使依給舍。防團依郎官例支給。戶部申明。諸路總管鈐轄已下。雖號兵官。坐請俸給。卽不應全支。從之。

初。命浙西大帥劉光世屯銳兵五千於維揚。光世以乏糧爲詞。不奉詔。言者屢奏趣之。給事中程瑀亦言。三國、東晉雖各保長江。實宿重兵於淮南。今光世未移兵渡江。誠恐眞揚、楚、泗見屯不多。賊衆或渡淮。則

淮南爲所蹂踐、江、浙必震。時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洑之閒。以備退保。議者恐搖人心。請令光世扼險抗賊。詔以章示光世。光世卒不爲之遣也。論不當退保在此月丙午。令聯書之。

乙巳。德安圍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於城之西北隅造天橋。成。塡壕皆畢。乃鼓衆臨城。鎭撫使陳規率軍民乘城禦之。規坐城樓。爲砲折其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諸將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牛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孝感令韓遹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命乘勢呵殿而來。賊衆疑其有神。卒不敢擊。規以書求援於朝。未報。橫遣人來。願得府之妓女而罷軍。規不可。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卽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得之而未必退乎。卒不予。時橫塡壕不實。而天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鎗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橫拔塞遁去。先一日。詔以橫及隨州李道、鄧州桑立不受僞檄。各進二官。後六日。朝廷得規奏。命江西大帥李回遣兵援之。而圍已解矣。規奏以此月庚戌至行在。日厤李回申德安府八月十九日解圍。而趙甡之遺史在乙巳。實差一日。蓋橫夜引兵還。丙午乃覺之也。今從遺史。

丙午。祕書丞李霭試監察御史。

戊申。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搒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

曰。禮義不愆。於人言而奚恤。君臣無閒。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上。卒不許。呂頤浩言於上。是日。詔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出。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可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遂家居不出。

己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劉棐行右司諫。頤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

庚戌。侍御史江躋入對。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上不聽。左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見君。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是日。給事中兼侍講程瑀亦罷爲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瑀之罷。日厤不書。案此月辛亥。方闡權給事中。必以瑀補外故也。今附此。詔萬壽觀並歸景靈宮。提舉官保靜軍承宣使高世則令任便居住。此以爲秦檜當考。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上召見於內殿。頃記誦如流。自言能詩。上指金唾壺爲題。筆閑不下。上猶嘉其敏。命爲文林郎。仍賜名嚴。（中興聖政）庚戌。大理少卿張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閒作。州郡兵器朘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闕乏。不復給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闕少。將使數百疲卒。束手臨敵。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凡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許他役。監司察其滅裂者。帥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許給其餘。詔從之。臣匱正等曰。軍政之不修。莫甚於今日

之郡國也。郡國之有兵。所以爲民人社稷之衛。今乃與皁隸雜處。轉移執事之不暇。未始一迹於閱武之場。吏亦習熟見聞。以戎器爲長物。宜其所儲有名無實。而僅存者蠹折斷爛。尤可傳笑噫。以甲仗名庫者。苟欲備儀注而已耶。則誠不必問。倘曰民人社稷之衛在焉。不可以無一旦不虞之備。則安得置而弗憂。宜太上皇帝以是而力責州郡也。邇者聖上克遵成訓。益勵戎威。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閱習。凡器械之刓蠹不備者。皆有程督。將繕治而一新之。豈止於吳人之犀渠。魯人之貝胄而已哉。在易萃之大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蓋國家閒暇之時。而能不忘此。舉然後見聖人之政云。

辛亥。右承奉郎簽書桂陽監判官廳公事范寅秩以招降諸盜李冬至二等。李冬至二初見元年二月戊辰。詔進二官。通判全州。冬至二者。起於宜章。連犯湖、廣數郡。踰年乃平。寅秩、致虛子也。南雄盜鄧慶。鄧慶初見元年六月甲午。吳忠。忠初見元年六月庚寅。聚衆千餘。州兵不能制。守臣奏江西統制官傅樞在南安軍。去本州纔九十里。願得其兵擊賊。詔樞總兵累年。糜費錢糧。未嘗立功。當躬率所部兵討賊。如敢逗留。重寘典憲。既而樞捕忠之黨劉軍一。其餘皆平之。傳樞擒劉軍一。以紹興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田如鼇乞推賞狀修入。樞密院統制范溫以所部至東海軍。溫在萊州福島五年。至是食盡。遂與其徒二千六百餘人泛海來歸。朝論嘉其忠。詔溫以舟師屯青龍鎮。屯青龍鎮。在九月戊寅降旨。是日。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並罷。中書舍人陳與義兼權起居郎。尚書都官郎中方闇兼權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

壬子。龍圖閣待制新知信州程瑀、中書舍人胡世將、起居郎劉一止、起居舍人張燾、尚書左司員外郎林待聘、右司員外郎樓炤並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黨。爲呂頤浩所斥也。自是台省一空矣。此以胡寅撰其父安國行狀參修。但寅云呂頤浩出瑀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恐誤。蓋彗出在甲寅夜。此時彗未出也。朱勝非家傳云。言路論公不知兵。胡安國亦以爲非所宜。上怒。與封駁者俱逐。凡十三人。以日厤考之。胡安國、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張舜、潘特連、鄭朴、陳淵與秦檜凡十二人。此外更有楊愿、王鐵、王暎、王昞、王守道五人。而愿、守道爲計議官。或通指此二人爲十三。而檜又不在其數也。當考。武功大夫柴春知楚州。用劉光世奏也。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右通直郎新知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鐵罷。坐秦檜親黨也。直祕閣知鼎州程昌寓復直龍圖閣。賜銀合茶藥。詔以昌寓守鼎累年。屢以孤軍禦寇。忠力顯著。可復舊職。仍遣內侍撫問。昌寓爲秦檜所黜。故呂頤浩薦之。諜報金人欲犯川陝。輔臣言。關外已有大兵。爲歸、峽係川路後門。宜屯重兵爲備。詔張浚措置。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頤浩既引朱勝非還朝。復自內批令日赴都堂議事。位知樞密院事上。欲以逼秦檜。會邊報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上未許。前一日。頤浩與參知政事權邦彥留身上前。復言檜之短。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崈禮曰。檜言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爲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密禮請御筆付院上卽索紙書付密禮密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秦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成謨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寅恭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擯所憎豈實汝心殆爲衆誤顧竊弄其威柄慮或長於姦朋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梽朝堂檜入相凡一年

秦檜罷相事迹史極不詳其罷相制今洪遵所編中興玉堂制草亦無之王明清以爲皆檜專政時焚滅當有此理也熊克小厤但云上召學士示以檜疏而不云有御札及榜朝堂今從趙甡之遺史案史學士所受御札後復取索則甡之所云非誣矣檜自辯奏云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欲攘以歸己援朱勝非來朝此所云又與黃龜年劾疏全不同不知何故檜自辯全章見二十三年七月戊戌(龜鑑)曰秦檜何人哉既出宗尹而奪之位又出頤浩而專其權昌言二策可聳四方既上二策專爲金計南自南北自北此何語也而斷然與天子言之王居正有言檜自請爲相必聳動天下今設施乃止於是置修政局所修何政實欲奪同列之權宜乎曾純有何以局爲之譏也既而頤浩視師還朝以傾檜御史黃龜年之論奏一行檜于是下章辭位矣考紹興三四年間國勢乍張而復沮敵酋既懾而復肆者秦檜誤國之胎已萌此也

詔珍禽花木毋入臨安諸門　降徽猷閣待制新知台州王昂爲祕閣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亦以秦檜所引故也　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提舉十閣分嘉國夫人朱氏薨朱氏開封人治平間自襁褓入宮建炎末從衛往江西數遭寇盜及是年六十餘而薨　夜四更彗出於胃上憂之命大官進素膳宰執言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也中興聖政臣圃正等曰天心之仁愛人君至出災異譴告驚懼之者乃所以扶持而全安之也人君之得失蓋在此而臣下乃採占步之術或推之於鄰國或驗之於將來是以姑息愛其君者爾星文變異太上皇帝不問齊魯燕趙之分惟知側身

以修省而邇臣乃以所次甚遽爲言其得失果何啻天淵

乙卯。詔防秋屆期。建康修大內可罷。

丙辰。上以星變諭輔臣修闕政。徽猷閣待制賈安宅落致仕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胡松年試中書舍人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守起居郎。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洋守起居舍人。思誠、明誠兄也。樞密院計議官楊愿罷。先已召愿試館職。及是斥之。既而右司諫劉棐論愿初係右職出身。乃令換武。言者又論廖剛嘗匿母喪。從林待聘求爲給事中。詔剛落職待聘自左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責監彬州商稅。久之。愿自陳本上舍登第。監察御史明橐亦論剛未嘗匿服求遷。乃復令改正。剛以五年正月癸亥得旨改正。同日待聘依敕與本等差遣。愿以五年七月壬申得旨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八

【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落職。時言者論陛下憤中國之未振。付檜以內修之事。而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不以寬大之政。輔陛下仁厚之德。乃以苛刻爲務。事圖減削。過爲裁抑。人心大搖。怨讟在路。又引用程瑀等布列要路。黨與既植。同門者互相借譽。異己者力肆排擯。檜爲宰相。兼此二罪。尙何俟而不譴之乎。故有是命。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之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也。秦大憾之。(案)此時謝克家以前執政領京祠。不知制詞何人所作。明清蓋誤也。

尙書左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嶧、金部員外郎潘特竦、兵部員外郎鄭樸、樞密院計議官陳淵並罷。以右司諫劉棐言。嶧嘗遊蔡氏之門。輕脫干進故也。樸、西安人。與特竦皆秦檜所引。故棐並斥之。仍降淵三資。與嶧皆黜。監遠郡市征。大理少卿張宗臣爲尙書右司員外郎。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後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非女。能爲歌詞。自號易安居士。

己未。罷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故也。龍圖閣待制知溫州洪擬試吏部尙書。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滋試尙書兵部侍郎。詔雩祀上帝復以太宗配。用太常寺

卿王居正請也。舊以神宗配。居正建議。而禮部侍郎趙子畫奏行之。　新除右司諫劉棐言監察御史李藹係親姑之子。同處言地。豈得無嫌。詔勿避。　初。保靜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邢煥自忠州來朝。復以爲樞密副都承旨。煥在遠方。盡得其山川險易。比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荆南訓兵。以圖興復。上甚嘉之。煥引疾不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煥初除日不見。今因得祠遂書之。

庚申。直祕閣提點江淮等路鑄錢王暎、右朝奉大夫提舉榷貨務都茶場王昞、樞密院計議官王守道並罷。坐秦檜親黨。爲御史黃龜年所劾也。

辛酉。以彗星出。赦天下。應盜官物入己罪抵死者不赦。內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行在和糴軍糧。自今並用一色見錢銀絹充糴本。免民間牛稅一年。應盜賊嘯聚去處。限十日出首免罪補官。川陝豪戶輦運軍儲數多者。與補承信郎至進義副尉。陝西諸叛將許令自新。前罪一切不問。　朝奉郎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王倫至行在。上嘉其勞。詔倫去國五年。奉使有稱。特遷右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倫言。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時虛中子右朝奉郎師瑗奉其母居閩中。乃添差師瑗福建路轉運判官。於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議當再遣使人。以驕敵意。

壬戌。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爲左承議郎。假吏部侍郎。爲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繪爲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副之。命倫作書與其近臣耶律紹文。紹文九年七月爲翰林待制。不知此時居何官。故但云近臣。　且附香藥果茗

縑帛金銀。進兩宮二后。上皇金三百兩。銀三千兩。淵聖減三之一。寧德、宣和二后又減半。又遺左副元帥宗維金二百兩。銀千兩。遺右監軍希尹及賜宇文虛中半之。遺耶律紹文銀三百兩。縑幣百匹。而通問副使朱弁以下亦皆賜金。三省勘問路由東京。乃令頤浩作書。以果茗幣帛遺劉麟。熊克小厤云。令宰執作書與劉豫。蓋從日厤所書也。〔案〕此時豫已僭號。不應作書。日厤紹興三年九月乙丑潘致堯狀。元降信物。內有退回物色。劉大總管天淨紗等。有旨並赴左藏庫寄收。劉大總管即麟也。致堯、公繪各官其家二人。賜金帛甚厚。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席益試尚書吏部侍郎。尋兼侍講。益兼侍講。在丙寅。癸亥。執政進呈胡安國請益衛兵上曰。一衛士所給。可贈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修鞍馬。備器械。乃爲先務。熊克小厤。於此下書遂命楊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案〕史沂中今年三月已西除中軍統制。已兼帶矣。非在安國建請之後。克蓋誤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綯知紹興府。初置六部監門一員。以右朝散郎新通判平江府董將爲之。秩比寺監丞郎官。有缺得兼。甲子。直徽猷閣郭偉爲淮西招撫使。初。江東大帥李光聞僞齊王彥先於壽春鳩兵聚糧。奏言。廬州王亨、濠州寇宏、六安謝通兵力單寡。恐透漏過淮。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乞兵五六千人。并近上文臣一員往廬州屯駐。未及行。光又言。本司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爲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愫

之氣。望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詔光別選文臣一員充招撫使。光之未奏也。都督府以知江州劉紹先爲沿淮防遏使。未行。尋罷紹先。復以爲都督府統制。光初奏以六月庚辰再乞除宗穎。以八月甲午紹先罷防遏。在此月癸酉。不知以何日除。今併附見。詔太史局令丁師仁等造渾天儀。後不果成。宣撫處置使張浚遣其兄右承務郎滉。與工部員外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宗元、迪功郎孫道夫等四人來奏事。因與僞徐王偕來。是日至行在。上令王府故吏驗視。具言非眞。詔大理劾治。宗元、方城人。爲浚辟客。道夫、丹陵人。宣和末入太學爲上舍生。浚使川陝。命以官。上皆召對。尋詔宗元進秩。滉除直徽猷閣。道夫改左承奉郎。遣還。詔自今應賜帛者。自禁中及二府中丞北使并軍功捕盜收茶鹽錢及數外。每匹令戶部折支錢三千。

乙丑。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勝非再相不進官。當制學士蔡宥禮失之。初命沿江岸置烽火臺以爲斥堠。自當塗之褐山、東采石、慈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大城堽、池州之鵲頭山。凡八所。旦舉煙。暮舉火。各一以爲信。有警卽望之。用李光請也。

丙寅。呂頤浩言。得張浚申。今歲措置川、蜀有備。諸將之兵。分道守險。敵來難犯。聞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金人與夏國頗暌。可令浚常通問夏國。上曰。此與今來欲講和事相妨否。上又曰。浚孜孜爲國。人多稱譽。但聞蜀中士民流怨。人情不喜。蓋軍興累年。賦調征役。不無騷動。緩急恐浚失助。宜遣人副其

事。頤浩曰。當如聖訓。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兼侍讀。　馬友之死也。其潰卒過均州境上。守臣林積仁聞之。棄城去。詔罷積仁。　軍賊李通受都督府招安。通初見正月癸丑。　傅崧卿以通爲修武郎本府親兵前軍統領。戊辰。以聞。

己巳。國子監丞李愿爲尚書駕部員外郎。酬使蜀之勞也。　集英殿修撰李擢復徽猷閣待制。

辛未。監察御史林叔豹爲湖南轉運判官。陳橐爲江西轉運判官。二人之出。史不云所以。恐是呂頤浩在外時奏檜所除。故補外。明年十二月叔豹劾章言爲御史以朋比逐郎指此也。　降授右宣教郎監台州酒務王以寧既貶。其母陳氏干張浚乞自便。浚以聞。會朱勝非爲呂頤浩言。以寧向在荊湖。妄用便宜。專殺掊斂。害及兩路。頤浩白其言。上曰。以寧罪大責輕。今又干宣司。從之則兩朝廷也。乃責永州別駕。潮州安置。時廣東轉運副使汪召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伯彥在官所。頤浩因奏左朝奉大夫新知廣州向子諲輕肆妄作。請罷去。伯彥長於治郡。欲以代之。上曰。恐外議以朕藩邸之舊。云云未協。勝非曰。漢用蕭、曹。故人。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一方面。未爲過舉。上乃許之。翌日。批旨下行。案日厤。向子諲罷帥。乃頤浩口奏。不云有言章。而壬申日行遣。乃有臣僚上言。纔八十許字。不知何也。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橫州陳晟除名。雷州編管。晟客居婺州。詐稱戰功。冒請眞俸。爲守臣所劾。故有是命。　宣撫處置使司言。見

依倣朝廷體制。造綾紙度牒。爲贍軍修城壘戎器之用。或不如則。乞給降度牒萬道。付張滉以歸。俟至卽罷。詔以五千道賜之。　詔自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身者。並依舊作御筆行下。用三省請也。宣和二年正月九日。立御筆日限。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照依祖宗法並作聖旨行下。

是日。御筆醫官樊端彥湯藥有勞。特除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爲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復奏。所以絕羣小之求。今奉御筆。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三省評議。乃寢前命。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頤浩意也。日厤九月十五日奉御筆樊端彥已降指揮。更不施行。此月丙子呂頤浩云云可考。

壬申。詔諸州武臣。非教閱軍陣出師討賊者。見長吏如文臣禮。論者以天下艱危。不可失武臣之心。故有是命。　御史臺主簿唐煇守監察御史。煇、吳縣人也。　御筆從官因事得出者。並替見任人成資闕。故事。太中大夫已上補郡者。見任人卽衝罷。言者論前此州郡廣。而從臣之員少。今也州郡狹。而從臣之員多。士人失職。公帑匱乏。皆由此之故。乃有是旨。

癸酉。右朝請大夫呂源爲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置司定海縣。以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爲本司都統制。尋命御前忠銳第八將趙琦以所部從行。　賜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張浚名守忠。仍命以所部一軍赴行在。遂以爲御前忠銳第二將。守忠赴行在。以此月丁丑降旨。其除忠銳將。在十月乙巳。蓋代趙延壽也。今并附見。

甲戌。端明殿學士顏岐、李邴並復資政殿學士。責授左中奉大夫辟昂復左太中大夫。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安中、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樊並復左中大夫。責授祕書少監滕康落分司。提舉亳州明道宮。皆以赦敍也。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昂諂京、卞以壞學術。安中附王黼以開邊釁。樊厚誣宣仁。結怨建禍。罪不可貸。乞追寢近恩。從之。俯奏在十月甲辰日。厥不書安中及樊敍官。今以俯章疏增入。是夜。彗星沒。

乙亥。御筆尙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宏禮爲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襄鄧鎭撫使司統制官侯進言。見以所部在漢陽軍。詔聽湖北帥臣節制。進、桑仲部曲也。用爲郢州都巡檢使。仲爲霍明所殺。進與其徒亡去。後受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招安。回十一月乙卯奏至。尙書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恤及軍期等事。與前此指揮事體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慢。止依違聖旨科罪。是日。進呈上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前已不同。朱勝非曰。不經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呂頤浩曰。所以別於聖旨者。欲上下曉然。知陛下德意所嚮也。遂批旨行下。降授同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武泰軍節度使。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熊克小厤。初鎮江府有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興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旨劾世將違旨。府僚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日厤紹興二年九月五日鎮江府狀。本府未經兵火。以前歲貢花平羅六千三百餘匹。建炎三年。前知府葉煥申明朝廷省罷。近於今年六月八日承省札。據內藏庫申。獲聖旨織造起發。自本府殘破之後。賦入不多。約用本錢七萬餘貫。乞展限來年起發。戶部勘當。所乞難行。劄本府速行計置。今來委是無錢起發。得旨令依限起發。二十一日進呈。上謂輔臣曰。鎮江府織造御服花羅可罷。當軍興之際。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案〕此時光世以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明年四月。光世移淮南宣撫。始以世將代守鎮江。其實紹興三年再舉行。而世將有請坐是削官事。見四年三月己未。克實誤也。

御筆靖康、建炎以來上書授官之人。並令免吏部審量。時方下詔求言。論者以爲近歲因上書直言而得官者。乃與宣和以前投賦獻頌之人。例皆審量。故忠正之士。咸以爲恥。未敢盡言。故有是命。

己卯。降授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蘭整、降授海州團練使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並復舊官。

庚辰。端明殿學士許翰、馮澥、宇文粹中並復資政殿學士。以赦敍也。起居舍人王洋草粹中詞。極其稱美。洋坐免官。而粹中之命亦格。事在十月辛丑。

詔福建市舶司職事。令提舉茶鹽官兼領。仍移司泉州。移司在十月辛卯。務要招徠蕃商。課額增羨。臨江軍編管人范仲熊許自便。仲熊坐照附苗、劉謫嶺外。至是始釋之。是日。

呂頤浩奏論防秋事宜。欲以韓世忠爲宣撫使。總大兵屯建康。諸路帥臣兼帶宣撫使名者並罷。上因論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如綱朕固任用。不知有何功可紀。若謂在宣和間論水災事。以此得時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掠虛美。頤浩曰。綱之朋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俞應求、程瑀鼓唱太學生。殺戮內侍。幾作大變。上曰。伏闕事倘再有。朕當用五軍收捕盡誅之。

辛巳。太尉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荊湖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光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荊湖廣東宣撫使李綱止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自分鎮以來。前執政爲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棐屢言綱跋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減大字。日厤載出奏稟及指揮。殊不了了。蓋頤浩之意。專爲李綱設。是以沿江三大帥雖去使名。而依舊統隸元管州運。獨李綱止領一路耳。今詳載庶見本旨。世忠言。提舉官董旼招馬友、曹成之衆。得八萬人。詔戶部侍郎姚舜明往衡、邵、辰、沅等州揀其軍。仍應副沿路糧食。世忠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鷙勇絕倫者。

壬午。遣使宣諭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川陝向有宣撫司。兩淮、京西分鎮地。故不遣。時盜賊稍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分命御史循行郡國。前一日。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三省以監察御

史明橐、尚書左司員外郎曾統、度支員外郎胡蒙、御史臺主簿施鉅、樞密院計議官辟徽言五人爲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麻。招收盜賊旗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攝御史。　權尚書禮部侍郎趙子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官自子畫始。　召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劉錫赴行在。承事郎權陝西轉運判官董詵直祕閣。詵已見去年二月甲申。先是張浚錄詵功。進三官。除職名。故申命之。已而言者以爲大過。遂罷遷秩之命。詵罷遷秩在十月己丑。　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言。近旨令臨安諸門差官率兵搜檢往來舟船。以察私鹽之盜。乞速賜寢罷。以安人心。詔三省戒飭。毋得藉便搔擾。

癸未。新作行宮南門成。　詔大理寺置監門使臣一員。用本寺請也。仍用舊制。令內侍一員在門檢察。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中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劉鎡知遂寧府。　詔御前忠銳第七副將宋穩所部並付沿海制置使仇悆。

甲申。直祕閣范寅敷知岳州。自袁植爲李允文所執。岳州遂無守將。寅敷有田在岳之平江。參知政事孟庾出使。付一郡事。至是奏而命之。　詔淮、浙鹽每袋令商人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算清而未售者亦如之。

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時呂頤浩用提轄榷貨務張純議。峻更鹽法。至是畫一行下。鹽鈔畫一。日厤全不載。會要亦無之。十月十八日乙巳右諫議大夫徐俯劄子。比降鹽鈔指揮。內一項貼納錢三貫文。省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有旨廣南鹽鈔並依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淮浙鹽鈔已降畫一指揮施行。

三年正月十五日刑部狀檢會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今參附書入以補史闕但呂頤浩鹽鈔畫一與張浚措畫指揮乃同日而下亦可怪也徐俯劄子廣鹽指揮詳具本月日可以參考

是日直龍圖閣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初變鹽法盡權之做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初成都、潼川、利州路十七州鹽井戶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爲直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至是開始令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應折錢引者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蜀中鹽課最盛者莫如簡州舊爲課利錢纔千三百緡絹千九百匹銀百兩引法初行歲課至四十八萬餘緡他州做此自是歲益增加合三路所輸至四百餘萬緡而夔路十三州及隆、榮、邛、岷諸州官煎者不與焉

乙酉都督府請增辟參謀官已下文武十七員以孟庾至府故也右僕射朱勝非嘗因辭同都督之命上章極論利害至數千言勝非以爲宰相權任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手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姦人居此位建立功業託名濟世將何以處之他日因進呈復奏此官當罷呂頤浩、權邦彥皆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言庾姑存之頤浩所領可罷庾奏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原爲參謀官從之

十月戊子

丙戌顯謨閣直學士知興元府王似爲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始浚出使第以宣撫處置爲名至是始帶川陝及等路字浚在關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見

少所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議於東南。大略謂浚殺曲端、趙哲爲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爲非是。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置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行在未知也。朱熹撰浚行狀云。謗者謂浚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爲非是。案浚用玠。時人皆以爲宜。所以謗子羽及開者。指子羽驕倨。開聚斂耳。於玠無所與。今刪潤修入。

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李光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言者論光頃爲御史。不言蔡京之罪。及秦檜罷相。而光含憤與訟故也。先是光嘗遺呂頤浩書。稱李綱凜凜有大節。四裔畏服。頤浩以白上。上曰。如此等人。非司馬光、富弼誰能當之。頤浩因言。光與其儕類。結成黨與。牢不可破。上以爲然。頤浩白上語。在辛巳。

都督府參謀官傅崧卿兼權知建康府。集英殿修撰程邁充徽猷閣待制。知溫州。以孟庚言邁在福唐。保護下四州有勞也。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渲、鄭望之、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季陵並復徽猷閣待制。以赦敘也。子渲、令鑠子。宣和末。嘗以雜學士爲陝西都轉運使。坐累免。至是始復之。令鑠、鐺王世雄子。故寶文閣待制。

右朝請大夫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呂源復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

婺州編管人施逵移瓊州編管。以孟庚言范汝爲殘破閩中。逵實禍根罪首。乞竄海外。以謝福建荼毒之民。故有是命。逵中道逸去。後改名宜生。奔僞齊。

丁亥。保靜軍承宣使邢煥爲慶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

皇伯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

在大宗正司事令時爲洪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是月。錄故直龍圖閣尹洙四世孫錫爲將仕郎。此據明年三月戊戌錫乞岳廟狀修入。

初劉忠既爲韓世忠所破。復聚衆走淮西。駐於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遂附於劉豫。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忠之將文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回降。回卽以廣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在雲中。聞敵將寇蜀。遣使臣相偁閒行以告宣撫處置使張浚。且齎上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爲信。兩旁細字作道家符籙。隱語云。善持正道。有進無退。魔力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寧殞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虛中之名也。又遺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幸全素守。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使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艱戾。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亦須茗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其負。於是其夫人黎氏奏以縑帛茗藥附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虛中遣相偁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宇文粹中所奏修入。黎氏以十一日甲戌奏至。今并附此。

僞齊長星見。僞太后翟氏死。謚曰慈獻。

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留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祈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爲變。盡約燕、雲之郡守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而獲之。宗維族稿里。命希尹誅伊都於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乃奔塔坦。塔坦先受希尹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塔坦善射。無衣甲。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西京副留守李處能坐累誅。南京留守郭藥師、河東南路步軍都總管蕭慶皆下獄。既而獲免。處能、燕人。遼宰相儼之子。宣和末。自平州來歸。拜延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燕。復取以去。宗維以藥師家富於財。謂其可以動衆。悉奪而囚之。宗維次室蕭氏。本天祚之元妃。希尹殺之。謂宗維曰。彼與兄實爲仇讎。然忍死事兄者。蓋有待也。今事既不成。他日帷閒寸刃不測。可以害兄矣。希尹以愛兄故擅殺之。宗維泣謝。於是宗維令諸路盡殺契丹。金主晟聞伊都叛。未至燕而歸。大赦。彰德軍節度副使高景山告知相州杜充陰通江南。先是充之孫自南方逃歸。充不告官而擅納之。遂下元帥府掠治。宗維問之曰。汝欲歸江南耶。充曰。元帥敢歸江南。監軍敢歸江南。惟充不敢歸也。諸酋相顧而笑。踰年乃釋。西京卽雲中大同府。南京卽平州。

內樞密使楊樸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九

【紹興二年】冬十月戊子朔。置孳生馬監於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爲軍旅之事。馬政爲急。多事以來。國馬爲戎狄所侵。盜賊所有。其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孳生之利。於江東西擇水草善地。置監以牧之。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何志同、宋伯友並復徽猷閣待制。右文殿修撰李璆、左朝請大夫趙子崧並復集英殿修撰。朝請大夫衛仲達復祕閣修撰。璆、開封人。宣和末。自中書舍人坐朋附蔡絛斥去。衛仲達、華亭人。靖康初。爲禮部尚書。寇至而遁。坐除名。均州居住。至是並以赦復之。而子崧已卒於潯州矣。

庚寅。斬富順監男子李勃於都市。勃僞稱徐王。下大理。至是獄成。詔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趙子畫、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審問。法寺言。勃受俸劵饋遺金銀。共計贓絹四千餘匹。當杖脊流二千里。居役之年。詔勃依軍法。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瓊、大理少卿元袞涖其刑。保義郎杜遠坐資給勃。勒停。內侍武翼郎趙彥民坐驗視故不以實。湖北安撫司將官敦武郎秦濤坐護送勃擅留禁兵。並除名。彥民英州。濤永州編管。初。勃之出蜀也。道過衢州。吏白守臣左朝奉大夫汪思溫避正堂以待。思溫曰。卽乘輿至。何以待之。治具如大賓客之儀。既就館。思溫入謁。出謂人曰。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勃之未決也。左從事郎田如鼇言。恐奸雄假尺布斗粟之謠。以爲嘯聚之釁。乞以

其獄布天下。奏可。遂以如鼇爲樞密院編修官。如鼇已見元年六月。其建請在九月辛未。除官在十月己亥。今聯書之。思溫、鄞縣人也。臣謹案靖康陷二皇族數云。徐王見在。祈王沒於五國城。時顯仁后南歸之後。去此已久。足明其詐也。詔陝西都統制吳玠、金房鎮撫使王彥、統制熙秦路軍馬關師古並賜金帶。仍降詔獎諭。言者請諸州守臣移罷者並先次離任。令漕臣擇本路廉幹官主管。帥臣則令監司暫權從之。詔諸路常平司歲舉京官員數。令憲漕二司分舉。憲司一分。漕司二分。嘉祐舊制。郡倅舉京官。如守臣之半。熙寧初。取歸常平司。至是省提舉官。故有此命。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爲江南東路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言者奏其貪刻。罷之。

辛卯。正侍大夫華州觀察使夔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知珍州。倣務川成例以省經費。用張浚請也。政和中。初置珍、思、承、湊、播五郡。宣和末。已廢其四。至是浚欲省珍州。故以祐恭主其地。後不果廢。朝議以坑冶所得不償所費。悉罷監官。以縣令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家奏存饒信二州銅場。許之。二場皆產膽水。浸鐵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紹聖二年。又置信州鉛山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片鐵排膽水槽中。數日而出。三煉成銅。率用鐵二斤四兩而得銅一斤云。

癸巳。詔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還鄂州。孝恭初奉詔討石陂軍賊余照。照爲軍官所殺。其次李寶等百餘人皆就招。尋以寶爲樞密院準備將。左宣議郎直龍圖閣胡寅應詔上書。論修政事、

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奸慝十事。大略謂。今政事之大。莫甚於四裔強盛。而兵甲不振。以爵祿與人。而人莫肯用命。抑又有甚焉者。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內則立修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府。今日講議。而明日併廢。今日出師。而明日召還。廟謨成算。其果安在。今國步雖日蹙。譬人之身。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江左雖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國之脣。江南者、國之齒。脣亡齒寒。其理明甚。金人遁三年矣。邊備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以來所恃以爲障塞者。今不過置一二鎮撫使以處盜賊。一旦有急。安知不併力助敵。爲彼先驅。藩籬何賴焉。軍旅之事。大要有三。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閱。今王室危甚。緊諸將是賴。宜得慷慨知兵之士。付之重權。庶幾能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習戰鬬。內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羣下之死志。外不能讋服賊盜。而書尺寸之功。平居趦趄。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倡奔潰。豈不痛哉。今國內空虛。養衆非得已也。而偸惰宄食。十常三四。爲將帥者。以動搖軍情爲畏。專務姑息。故常敗事。爲今之計。宜無卹紛紛之論。而惟實效是圖。兵不可用者。悉蒐去之。猝有搶攘之變。驅以赴敵。何患不致死。今養兵雖衆。獨不聞暇時以教閱爲事者。而貴遊近戚。大臣權要。拘占役使。動以百數。軍政一壞。緩急之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彼之肉其足食乎。臣願修此十事。以承天意。惟陛下酉神。天下幸甚。

甲午。御筆起居舍人汪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詔羣臣條闕失。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

諭輔臣曰。朕虛己求言。務濟時病。如敵國外患。及朝廷闕失。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望。諸國在五季時。割據類皆盜賊。洋欲封其後。是奬賊也。洋言無取。與降一官。若後來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賞。進士周拯、夏康佐、陳康國各上書論時事。詔拯召見。餘賜帛罷之。既而康佐等辭賜帛。上曰。唐太宗固嘗如此。本朝久亦不廢。茲乃待士禮意也。其以此諭之。上詔在己巳。

乙未。詔起復徽猷閣直學士王庶語言輕率。用意傾險。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始用張浚奏也。

右文殿修撰劉觀復徽猷閣待制。責授中大夫祕書少監黃潛厚落分司。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左朝散郎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左朝奉大夫提舉建州武夷山沖祐觀胡世將並更俟一赦取旨。皆以刑部簽舉也。既而右司諫劉棐奏潛厚聚斂苛細。賣官鬻爵等四事。命遂格。棐奏在十月丙午。

丙申。初置江浙荊湖廣福建路都轉運使。以大理卿張公濟充集英殿修撰爲之。自罷發運使司。頗失上供錢物。故呂頤浩以爲請。詔統領軍馬官經由及屯駐所在。以請受之類爲名。陵犯知通縣令者。流三千里。將校依階級法。時統兵官在外。肆爲凶暴。韓世忠後軍統制官巨振過安仁縣。笞邑尉數十。幾死。論者以爲言。故立法。日厤載所立條不甚明了。今以慶元隨敕申明修入。河南府助教杜諤嘗集春秋傳。右司諫劉棐請付之學官。從之。

諤、眉山人。以春秋教授諸王。元祐中舉進士不第而卒。

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於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上曰。若選精兵十五萬。分爲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省兩浙添差漕臣員。

己亥。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知夔州韓迪降三官落職。責監資州在城稅務。坐奏僞徐王不實也。

庚子。御筆右諫議大夫徐俯。志氣剛方。早聞於世。其於文學。直其餘事。可賜進士出身。故事。任子不爲臺諫官。故有是命。　都省言。江西吉、筠州、臨江軍上供糧斛。累年不至。今歲豐稔。乞命倉部員外郎孫逸同轉運副使韓球催理三十萬斛。赴鎮江府交納。從之。　詔自今非監司及沿邊守臣。毋得再任。違者令御史察之。時言者以爲士大夫貪冒苟得。巧圖因任。非國舊制。故有此命。　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宗元、張滉入辭。並賜五品服。　是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淩唐佐爲僞齊所殺。初。唐佐既降。事見建炎三年九月壬子。劉豫因以唐佐知歸德府。有尚書郎李亘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豫使守大名。時通問副使宋汝爲亦以豫命同知曹州。事見建炎四年冬末。三人素相厚。汝爲知豫無改悔意。與唐佐等密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於朝。唐佐、亘募得卒劉全、宋萬、僧惠欽。汝爲募民王現、邵邦光。皆十餘往反。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之過常州也。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閤門祗候。裨持帛書遺之。憲至睢陽。唐佐妻田氏使與館客張約同食。憲疑不出。田氏曰。無傷也。既而爲約所告。豫遣人捕唐佐。并其家至京師。憲走得免。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於境上。下令曰。唐佐結連江南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皆從坐。貸死送潁昌府拘管。時全、萬、惠欽

爲邏者所得。事泄。亘亦坐誅。先是武顯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不得歸。後謀挺身還朝。爲人所告而死。事聞。贈安道忠州刺史。爲亘立祠。名愍忠。約、江南人也。此以唐佐附傳、趙甡之遺史、宋汝爲忠嘉集、葉夢得避暑錄話、龔頤王忠義互錄及紹興三年三月十六日唐佐妻田氏自訴狀參修。但諸書各有所差互。今並以史爲正。宋氏所錄云。淩、李遣兵卒劉全、宋萬、僧惠欽皆十餘往反。後僧與卒爲邏兵所得。事泄。淩、李俱族滅。此與甡之遺史夢得錄話俱不同。田氏自訴狀云。去年六月蒙僕射相公差到姪孫淩霄將到蠟彈。即時跪領。後來已將回文去訖。不期於八月中。有一南中秀才詣劉豫陳首蠟彈文字。於九月十五日追取夫淩徽猷前去勘問。其本末。遂高聲毀罵劉豫。至十月十三日。於界首斬了淩徽猷。其狀詞皆與甡之所書合。所謂南中秀才。即張約也。(案)此則李亘之死。當是僧與卒被獲。而唐佐又自有告者。特宋氏傳聞不詳耳。甡之又云。唐佐家屬各決脊杖二十。由是田氏暨婢妾五人各遭重決。唐佐二子。長子已卒。次子方九歲。兩杖而斃。(案)田氏狀云。隨母男王端人、力陳德各決脊杖編管。外田氏并男定國、安國、新婦周氏、女子六娘、小兒祖德。所使人五人等。並各枷項。送潁昌府拘管。則甡之所云非也。遺史又載劉豫所出犯申云。直敷文閣淩唐佐。(案)此時未有敷文閣。甡之亦小誤。夢得錄話云。李亘兗州人。爲劉豫守南京。遷大名留守。後謀歸本朝。爲豫族誅。據會要載亘立廟事。亦云僞齊知府事。與葉書同。然應天自陷敵後。即以唐佐守之。或者亘先守大名。而後代唐佐守應天。已而被殺。亦未可知。今不得其詳。且牽聯附見。頤正書唐佐死狀差互。已辨之。見建炎三年九月。唐佐紹興三年三月贈官。詳具本日。亘十年三月立廟。今附見。安道紹興五年贈官。不得其被殺年月。以其爲應天鈐轄。故附唐佐事。遂爲書之。當考。

辛丑。祕書少監方闇爲起居舍人。左朝奉大夫張綱爲尚書右司員外郎。綱、金壇人。尋命綱權監察御史。綱懼察官。日厤不見。此漯左右司題名。起居舍人汪洋坐草詞溢美。罷爲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事初在九月辛巳。

壬寅。詔江南西路兵馬副鈐轄張中彥以所部充都督府統制官。仍遣右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楊揆往吉州濟其軍食。初。中彥以討捕駐軍廣州。脅制州縣。供億以萬計。一路爲之震擾。朝廷撥隸楊惟忠、李回、岳飛、孟庾、韓世忠、李綱。皆不稟命。綱察中彥意樂爲郡。檄令權知岳州。中彥果至。卽械送獄。遂幷其軍。揆、仁和人也。中彥初見建炎三年十二月末。其令聽李綱節制。在今年十月壬辰。被誅在十二月庚子。而熊克小麻於九月乙酉李綱止帶湖南安撫使。已前書之。實甚誤也。今移附本日綱行狀作張忠彥。亦誤

中大夫洪炎爲祕書少監。建炎初。除是官。久不至。及是又申命之。認待闕官權攝州縣職任者。令長吏批書印紙。違者無得調官。用右宣教郎知無爲軍王彥恢請也。

甲辰。詔宣諭官所至。有使相及前執政官知判州府者許出謁。是日。金國通問使潘致堯至楚州。通判州事劉宴與諸將謀夜劫致堯於舟中。奪其禮幣而去。巡檢馬貴知其謀。以告守臣武功大夫柴春。率衆拒戰。晏敗走。俄而晏兵自子城出。春鬬死。錄事參軍劉晟亦爲所害。晏遂攜掠國信奔僞齊。致堯還承州。復治行而後出境。此月辛亥劉光世奏至。詔置承州聽旨。癸丑詔光世遣赴行在。十二月庚辰贈劉晟宣教郎。與一資恩澤。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都督府統制軍馬劉紹先充福州兵馬鈐轄。朱勝非之謫九江也。紹先爲守臣。不之禮。勝非憾焉。紹先有部曲九千餘人。至是揀其壯者隸神武中軍。而有此命。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比降鹽鈔指揮。應商販淮、浙鹽之未售者。每袋貼納錢三千。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臣

謂立法太峻。於人情有未順。恐天下之人。謂陛下爲利而不恤。乞轉由海道之鹽。竢到州縣日爲始。寄頓邸肆之鹽。俟鹽主到日爲始。自是之後。錢有未足者。許質鹽於稅務。而寬其期。詔各展十日。如錢有未足。聽商人於官司質當。取息三分。武翼大夫江東安撫大使司水軍統制耿進以所部屯建康。當受宣撫使韓世忠節制。進聞世忠來。謂其徒曰。若分揀此軍。當相從下海還鄉耳。準備使喚李明詣世忠。告進結謀順蕃。世忠命水軍統制張崇代將其軍。執進屬吏。事聞。是日。有詔械進赴行在。已而權主管都督府公事傅崧卿奏進自言無反謀。乃下大理。更以其衆隸都督府統制官姚端。以進軍隸姚端在三年正月辛酉。今並書之。進三年二月甲午行遣。

丙午。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都督府事權知建康府傅崧卿降二官。落職提舉洪州玉隆觀。左奉議郎御史臺主簿充湖南宣諭施鉅降一官。放罷。初。朝廷以軍興糧乏。出官告度牒以糴於民。而有司定直太高。無願受者。會崧卿出使。奏崇德、嘉興二縣能損度牒之直。與私價略相當。提點浙西刑獄公事施坰保明如所奏。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言。二縣有未糴者。上以詰崧卿。崧卿言前所奏事。蓋以二縣暗增米直。使與度牒官價略相當。故民不以爲病。非謂其及額也。上又遣監察御史李霽案問。霽還言二縣未嘗損直。上以崧卿爲欺。乃有是命。鉅先知嘉興縣。坐不自言故絀。而坰以觀望亦降兩官。責監遠州市征。崧卿初奏在今年正月癸丑。劄問崧卿在七月辛巳。命霽體究在十月庚辰。今并書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銜命而使。應皇華之選。分外臺之寄。吏之否臧。事之罷行。皆得以專達乎上。實天子耳目之司也。是宜激濁揚清。彰善癉惡。如鑑之明。

如衡之平。而無私焉。而乃奏報不實。公肆誕慢。失職之誅。庸可逭乎。太上皇帝獨運剛斷。鑄貶職秩。則居是職者。誰不戒焉。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權監察御史。充湖南宣諭。代施鉅也。罷三省吏行遣文書犒設。明年四月塑昭慈神御。禮房吏以下百二十有二人增給食錢萬餘緡。五次犒設。銀絹二千四百餘匹兩。議者復以爲言。乃止。

丁未。以孟冬薦饗太廟於溫州。是日也。先祫祭。祠部員外郎神主神御提點向宗厚言。祭不欲數。乞用故事權罷時享。禮官援政和五禮新儀不從。於是祫祭、孟饗、薦新、朔祭。兼行於一月之閒。非故事也。是日。盜張成入醴陵縣。右從事郎知縣事程愿率士兵射士擊之。巡尉曹修、郭建皆爲所殺。愿中刃不死。賊亦去。後贈修、建各兩官。錄其子。久之。愿自愬其事。於是亦進二資。

戊申。端明殿學士新知平江府事趙鼎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許過闕。詔減落糴本關子價直之人。賞錢五百千。許入告。慶元隨敕申明。

己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旨論罪。先是李綱爲湖廣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榷酤。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榷酤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

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楊太。時太據洞庭。有衆數萬。太主誅殺。其黨黃誠

主謀畫。誠之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之徒。大造車船及海鰍船。多至數百。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遇官軍船近。卽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輒敗。大率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鰍如陸戰之輕兵。又倫、欽雖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爲強。誠、衡雖各有舟。而專倚寨以爲固。此其所恃也。韓世忠之在湖南也。遣使臣朱實往招之。太不聽命。至是昌寓以奏。乃命趣捕之。

庚戌。武節大夫果州刺史霍明爲江西兵馬副都監。

辛亥。徽猷閣待制安復鎭撫使陳規陞徽猷閣直學士。詔規俟來春赴行在。　左迪功郎孔端朝、宣聖之後也。上召見。特改左承事郎。尋以端朝爲祕書省正字。端朝除正字在十二月。

壬子。都督府統制官王冠盡追所有官。降爲承信郎。赴神武右軍自效。時諸將之起於羣盜者。朝廷盡揀其軍。冠兵皆老弱。又虛張軍數。冒請糧食累年。故有是命。　尙書吏部郎中晏敦復嘗以事忤呂頤浩。言者論敦復治吏而不白其長。又不信朝廷批狀。而自審於都堂。詔送吏部。

丙辰。權尙書刑部侍郎王衣罷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司諫劉棐論其於刑名屢有出入。又嘗舉張汝舟。每懷憤恨也。　尙書金部員外郎呂廷問請令文思院造斗秤升尺出賣。以助經費。私造者抵罪。從之。

是月。尙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揚。聲言趣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擣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賊併力南寇。今敵使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士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上納之。僞齊劉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爲尙書兵部侍郎。兼權尙書左丞。豫傳云是月以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案)僞齊錄有什一稅法進劄云。阜昌四年五月。權左丞范恭。阜昌四年癸丑乃紹興三年。則恭此年未權。宵傳蓋誤也。陽穀令李俅言什一稅法利害可采。遷監察御史。俅、儔弟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

【紹興二年】十有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議事。其敗以此。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特未知。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自頤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共食於朝堂。論者謂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朱勝非閒居錄云。朝廷承堂陛之勢。宰相號表則之官。動違典禮。不容妄作。故事。每見客無迎送之禮。無燕聚之私。建炎以來。車駕巡行。典禮雖不備。然大體尚存。三年渡江至臨安。有苗劉二賊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同爲勤王之舉。聚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犒勞偏裨。置酒高會。必至夜分。款狎無所不至。如是四十日。事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將會集不已。酒酣箕倨。以至嘲謔。喧鬨紛擊。無復禮儀。至呼諸將第行。以兄事之云。幾哥。故事悉廢。議者深惡之。

己未。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移吏部侍郎。仍兼工部。權吏部侍郎章誼移刑部侍郎。仍兼兵部。肖胄兼工部。在丁卯。誼兼兵部。在庚午。

御筆新除尚書比部員外郎蔣璨直祕閣。知台州。璨、之奇從子也。時台州守臣屢以不才罷。會璨召對。獻議請帥府望郡皆增置通判一員。而易其名爲長史少尹。論者以爲不可行。詔以璨在臨川有聲。故有是命。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再疏論璨交結梁師成。師成所蓄古今書畫。最爲富有。常置璨於門下。爲辯其眞僞。命遂格。臣僚駁璨所議。在十一月辛亥。俯初論璨奪職。在此月庚午。罷郡在辛未。今聯書之。

庚申。執政進呈。朝堂所受訟牒。州郡有未決者。乞付大理。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爲務。顧呂頤浩曰。卿可諭臨安守臣宋煇。令盡心獄訟。毋致煩紊朝廷。

辛酉。詔自今住講日。令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篇。至開講日如舊。　右承事郎陳正由試尚書屯田員外郎。以其父瓘任諫官。言京、卞誤國。特錄之也。　詔湖廣縣令闕官處。令提刑司限半月具名申吏部差注。限日之任。自喪亂以來。湖廣縣令皆罪廢。或右職攝之。論者以爲言。故有是旨。　直徽猷閣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以營田有緒。遷一官爲左中奉大夫。　是日。盜陳顒破武平縣。

壬戌。尚書駕部員外郎李愿請望祭程嬰、公孫杵臼於臨安。從之。

乙丑。詔江湖、閩浙、廣南路州縣官吏曰。朕以中原否隔。狄難歲滋。巡省治兵。久淹江表。惟是六師供億調度之繁。加以盜賊干戈。誅求之苦。擾吾郡邑。害及生靈。終夜以思。當食而歎。雖詔書寬恤。赦令蠲除。以時而下。尚慮奉行之吏。便文自營。徒掛牆壁。使吾惻怛哀矜之意。不能下究。而元元之民。靡獲沾其實惠。朕甚愍之。肆簡忠信之使。分路循行。逮諸郡縣。檢察詔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布德意。付之以親札之歷。使舉案必書。以稽其殿最。丁寧告戒。躬臨遣之。惟爾在官小大之臣。斯亦知朕志矣。其相率勵。各公乃心。勤乃職。毋荒失朕命。務安吾民。凡使者之所上聞。朕將即其功罪。示以勸懲。隨其惰修。加以誅賞。爾乃狃於習俗。行或不良。時冒吾禁。其洗心易慮。務自悔革。勿蹈大刑。朕言必行。惟明聽之。勿忽。　左承奉郎虞澐爲祕書省校書郎。先是澐與沈長卿、石公揆同召試。上諭輔臣。以長卿策尚懷明附呂頤浩曰。惟澐答

所問長卿乃於題外別敍四事。皆是自外準備。公揆文詞荒略。不可與選。乃詔長卿已爲李綱所辟。令赴任。公揆別與差遣。濕、奕子。奕、錢塘人。公揆、會稽人也。長卿已見。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言。臣竊見陛下憂勤庶政。日昃不食。臣嘗深思致治之要。不過擇人。欲無遺才。不若素察。陛下垂意黎庶。不爲不切。而近郡之守。或一歲之閒。乃至數易。選擇在廷之臣。按察諸路。猶或失之。至於改命。皆以見在人材寡少故也。若稍修臺省寺監之缺。悉召天下之材。聚之朝廷。詳試以考其能。還觀以究其蘊。緩急任使。豈憂乏人。或謂大農之費不可增。則今州縣添差之官。豈不食於民力。而於此顧惜之乎。自古急於人材之代。必有搜訪之術。今之士大夫。雖更數年夷狄盜賊之禍。而流落堙晦。散在諸路。尚多有之。其不願從仕者少。而困於無津不能自達者多。若使諸郡。每一季或半年。以里居不仕及流寓之人。並列姓名爵里以聞。則披籍一覽。可已盡知矣。詔諸路州軍如所陳開具尚書省。　度支員外郎胡蒙言。方今時尚艱危。兵未可戢。則理財之政。必以經常所入爲先。若諸路年額上供。常平應干租課。與夫摘山煑海之利。三者畢集。費用自足。倘用其一而緩其二。至於闕乏。不得已乃橫斂暴取以盡民必矣。朝廷比來措置榷貨鹽鈔。公私雖已盡利。然官兵贍給糴買。犒賞賜予之類。悉取於此。其諸路歲入財賦至行在者。實數甚微。臣愚願詔諸監司官。凡管下租賦利入。拘催趁辦未足額。不許截撥上供。其一路一州一縣。物料錢帛。應輸行在之數。有違者。限滿委都省劄刷以聞。嚴行懲戒。詔以付諸路漕臣。　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旁海有鹵田三十七頃。民史

超等四百六十餘家刮土淋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是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始拘充停戶。盡榷其鹽。歲爲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事既行。乃言於上。於是守臣直祕閣陸長民言。此乃失業細民。旋採薪煉土。往來無常。明州自兵火之後。民未復業。今又集舟調夫。水陸防拒。勞苦已甚。豈宜更置鹽場。重其騷擾。都省勘會。提舉官建明。有利無害。令憲司具的確利害申尚書省。毋得少有觀望。既而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言。象山一縣。可以置場。如然請。然之未權也。知定海縣蓋文淵嘗以爲言。張守時爲安撫使。言小人不曉朝廷之意。務在苛刻。恐非今日所宜。事遂寢。至是卒推行之。用孫近言置象山場。在三年四月九日。文淵建言在今年閏月二十五日。此據會要。日厤無之。

是日。僞齊劉豫召武功郎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至汴京。以爲大總管府先鋒將。此以紹興四年五月七日圖大鈞待罪狀修入。先是金房鎮撫使王彥在金州。威聲頗著。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彥遣屬官高士瑰率諸將以圖商、虢。至紫嶺。與先遇。官軍敗。統制官劉琦戰死。然先以困迫。遂棄商州。彥以統制官邵隆知州事。彥明年二月朔以勦殺董先復商州。除軍職。未知的在何時。不知彥因先爲僞齊召去。遂乘虛以取商州。或先爲彥所困。而棄城依豫。是皆未可知。林泉野記。稱彥忌其統制劉琦。然先亦困迫乃降。恐誤。先歸正在明年正月。彥已失商州久矣。

丙寅。顯謨閣待制江常爲給事中。詔以常宣和間爲侍御史。言事無所畏避。故用之。後五日。諫官徐俯論其賣京附黼。貪墨著聞。不可汚論駁之任。命遂寢。　和安大夫榮州防禦使王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塡

新册闕。繼先辭不受。

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谷瑞卒。谷瑞、壽昌人。嘗爲尙書吏部郎中。建炎間。請老。卒年五十三。谷瑞爲郎時。初得任子恩。先官其弟。朝廷許之。因著令。初遇大禮有子者聽蔭補期親。

戊辰。中大夫中書門下省都檢點魏孝純除名。郴州編管。先是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孝純凶險悖逆。御筆送大理治罪。孝純具服冒請俸賜。法寺當追一官勒停。呂頤浩進呈。特有是命。

己巳。詔太尉韓世忠應得恩數。如兩府例。上謂輔臣曰。世忠有功。宜厚賜。予朕昨遣中使賜帶笏。狨坐以寵之矣。尙書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飭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璽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且向者邵清擾通泰。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爲據建劒。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爲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敵之南牧。莫敢攖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捉於鎮江。陳思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敵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敵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敵騎連

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漕以入。又於明州置海船三百隻。令范温、閻皋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士豪爲守。敵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頤浩此疏在今年。不得其本日。熊克小厤繫之二月末。閒恐誤。疏稱韓世忠已到行在。當是此時。若二月。則世忠尚在湖南。不應云爾也。疏又稱後軍陳思恭。疑傳寫之誤。思恭去年九月已死矣。今改作巨師古。庶不牴牾。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作聖旨行下。自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人但見宣和御筆。謂不當然。不知祖宗御筆不少。王廣淵在仁宗朝。嘗編類成書。以爲後法。乞依故事施行。上從之。　右宣教郎韓亮特進秩三等。以參知政事孟庚言。亮從其父勦除賊寇。備見勤勞故也。　禮部尚書洪擬言。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以刑名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言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案之。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官以不案吏爲得計。宜其所

在奸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衝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案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寢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爲奸。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上然之。其後刑部言。吏犯贓私罪已有正法。擬所請難行。事遂止。刑部議下在明年正月癸亥。

戶部尚書黃叔敖請倣在京法。應見緡出臨安諸門者。五千以上收其稅。匿不自言。半沒官。半給告者。後二日。詔見緡出門毋得過十千。其收稅勿行。

辛未。廣東經略使汪伯彥始受命。時虔寇謝寶以衆數千攻博羅縣。伯彥遣官兵募土豪與戰。各有勝負。寶乞就招。士民言遠人不諳戰守。願從賊請。以安人情。伯彥以便宜授寶承信郎。賊遂散。熊克小厤云。詔伯彥知廣州未拜會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出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此蓋汪藻撰伯彥墓碑之詞。非其實也。今以伯彥自奏招安事修入。狀在日厤明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興聖政〕上曰。朕嘗思創業中興事殊。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須顧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墮者欲舉。然大不容易。此實艱難。朕不敢不勉。〔臣圃正等〕曰。創業中興。殆未可以難易分也。蓋削平僭叛。混一區宇。興夫救溢扶衰。重光基緒。自非明聖之主。負大有爲之志。安能辦是功業哉。太上皇帝因論創業之難。而深念中興之不易。但欲勉強而力行。故能撥亂反正。中興炎祚。三紀之間。方內晏然。蓋大有爲之志。已先定於圖服之初矣。

壬申。上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將來朕撫師江上。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興蕁、邑之戰。以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

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如朝廷細事。姑付有司。卿等當熟講利害。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朕與卿等固有定議。昨日批出。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札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呂頤浩等曰。謹奉聖訓。　更部侍郎韓肖胄言。今日之勢。終當用兵。如晁錯之論七國。以爲削亦反。不削亦反。金人猶是也。繼因賜對。面奏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再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睿斷。克成大勳。時頤浩亦召世忠至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擬獨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定。如唐肅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邇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淮甸鹽莢未盡通。平日廩給尚艱。緩急將何以濟。又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也。擬歸。語家人曰。吾知迎合可取高位。然豈以一身之故誤國事耶。（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兵、凶器也。有時而致吉。戰、危事也。有時而致安。爭、逆德也。有時而致順。少康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夏。宣王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周。光武非兵不能以中興於漢。肅宗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唐。國家艱難之初。敵騎猖獗。直欲長驅東南。非太上皇帝親總六師。指授諸將。挫其銳鋒。而奪敵師之氣。敵肯爲前日之和哉。暨金亮渝盟。擁百萬之師。壓我淮上。非諸將角數戰之勝。太上決親征之策。致彼凶徒自相殘戮。聖上繼承繼興。師討敵。肯爲今日之和哉。太上皇帝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斯誠不易之論。

祕閣修撰知臨安府宋煇言。本府酒稅課利。乞依揚州例。權免分撥諸司。應副本府支使。俟移蹕日如舊。從之。　詔吉州權貨務見賣廣南鹽鈔。並增貼納錢。如淮、浙例。

癸酉尚書右司員外郎曾統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唐煇守左司諫。尚書戶部郎中王衍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甲戌。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守太常少卿。右司諫劉棐充集英殿修撰。知台州。江浙荆湖廣南福建都轉運使張公濟言。諸路州軍財賦出入。並許取索點檢。如上供錢不足。乞以轉運司移用錢依條限補解。如漕司別作名目支用者。許行案劾。從之。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輸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命潭、鼎、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韓世忠所留提舉官董晈親兵才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卽住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俾率其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掠衡山。泊吳集市。綱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扼賊。而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聞。詔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此並據綱行狀。不得其日。案史綱以十一月癸酉奏步諒解甲公參。故且附此。綱尋入潭州。械右朝奉郎知醴陵縣張覿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贓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須爲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遣統制官郝晸降潰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爲盜者悉平。惟湖寇

楊太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襄陽益楊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網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於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時統以故事任子不除臺職。又與諫官徐俯連姻爲言。詔統元祐石刻名臣之子。特賜進士出身。統乃受命。　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民如陝西弓箭手法。　故正議大夫唐恪贈觀文殿學士。以其子瑑言。恪在圍城中。不獲伸迎奉二聖之謀。乃飲藥而死故也。中書舍人胡松年奏恪輔政無狀。陛下謂其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願詔有司詳考實狀。命遂寢。王明清揮麈錄。誤以松年所奏爲張澂。已辯之見建炎元年二月癸未注。

丙子。尚書考功員外朱異兼權監察御史。充浙西宣諭。代曾統行。異、桐廬人也。　右承務郎任申先守尚書考功員外郎。

戊寅。閩盜范忠掠龍泉縣。忠、范汝爲餘黨也。與其徒千餘爲盜。犯建州之松溪。尉吳某及寶文閣待制知泉州陳戩之妻皆爲所殺。至是去而之處州。

己卯。起居舍人方闇充右文殿修撰。知衢州。從所請也。於是修注官全闕。乃命太常少卿黃龜年、祕書少監洪炎兼權。右諫議大夫徐俯奏監察御史李霽素無行檢。詔霽主管台州崇道觀。　右通直郎新通判

溫州陳桷直祕閣桷、機弟也、爲韓世忠官屬、用世忠請而命之。中書舍人胡松年言中祕圖書之府祖宗以來。非儒學名流。不在此選。桷雖久在軍中宣力。恐於職名非所當得。乞於等第推賞外。更與量行轉官。從之。是日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臺、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牆壁。皆爲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奸贓之吏。必須案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厤。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乃詔異改浙東、福建、蒙浙西。大中江東、西。徽言湖南。而槖使廣東、西如故。其分鎮地分。令鎮撫使選清廉彊明官。偏歷所部。徽言請州縣已蠲租賦文簿。建炎改元已前者。並行焚毀。又乞所至州縣。吏無大過。而職事不辦者。如漢辟宣守馮翊故事。聽臣兩易其任。不理遣闕。翌日。上論大臣曰。近臨遣五使。而諭丁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實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毀。示民不疑。如有合對移官。具事因申省取旨。初五使將行。上命各賜內帑帛二百。大中等辭。上謂大臣曰。朕欲出使無擾。一切不受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耶。

辛巳。上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對。朕戒諭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

壬午。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厤。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厤。

條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曠三十年之久無一字之傳。何以示來世。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采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嘗於經筵面奏。乞命史官纂述三朝日厤。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爲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小厤紹興元年九月初。翰林院學士汪藻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厤。此國家大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至是除藻知湖州。詔領日厤如故。案克所書止據藻墓誌。與日厤不同。兼藻奏疏亦稱昨於經筵面奏。未見施行。則知藻在翰林未嘗得旨也。今不取。　詔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每度牒一爲錢百二十千。以償三副之直。　是日。皇兄左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因朝參失其長女。詔立賞告捕。

癸未。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言。被旨令本州刱修城池。案圖記。福州城築於晉太康三年。僞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今爲民田已久。閩土砂礫。用石砌甃。約費錢七十萬緡。米六萬斛。今公私困敝。請俟他年。先是右司員外郎張宗臣乞令泉、福州築城以備寇。守以爲難。事遂止。宗臣建此議時爲大理少卿。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敏薨。輟視朝二日。贈觀文殿學士。敏弟儒林郎敍、宣和末。棄官爲僧。至是敏祖母韓氏言於朝。乃復令出仕。敍出仕在明年六月乙亥。今併書之。時流民有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煇請常平

米賑給。從之。

是月。虔賊陳顒等犯梅州。圍其城。守城右承務郎劉安雅命取人刎草。研取其汁。投之酒醋。散於民居。賊遣人齎牒索金銀鞍馬。安雅遽磔之。盜入民居縱飲。死者以百數。餘多昏迷不省。賊疑懼遁去。圍遂解。安雅

四年六月丙戌

減三年磨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紹興二年】十有二月丁亥朔。詔閩盜范忠竊發。令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御前忠銳第六將單德忠以所部二千速捕之。毋致滋長。如不即撲滅。其帥守監司及應干捕盜官並重寘典憲。既而處州復告急。乃命忠銳第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聽守臣宋伯友節制。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忠初見十一月戊寅。世景除遙刺在明年正月甲戌。初。婦人易氏爲亂兵所掠。後在劉超軍中久之。從商人張德易。嘗見同掠內人。頗能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帝姬。宗室成忠郎士倫送之至荊南。時朝請郎苟敦夫通判府事。鎮撫使解潛以敦夫女嘗在宮掖。俾驗視之。苟氏以爲然。潛遂遣官部送至行在。過衢州。其從者怙貴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守臣汪思溫曰。是亦一徐王也。上命崇國夫人王氏等驗認。果詐。遂與赴大理。易呼曰我與主上親同氣。何無手足情耶。至是大理奏獄成。詔易杖死。德黥隸瓊州。士倫、敦夫並除名。敦夫漳州。苟氏千里外編管。臣謹案榮德帝姬、道君皇帝長女。在東都降曹晟。靖康陷金皇族數云晟死於燕京。公主嫁錫庫國王已死。見在大金皇后後位居住。是明易之妄也。今併附此。黃州布衣吳伸上書曰。臣竊觀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問不通。敵國之陵不已。土地之封日削。國用之富不饒。盜賊之鋒未戢。此五者其故何哉。臣竊謂今兩國之難未解。鼎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僞齊之盜乎。此遣使之無益明矣。陛下忍小恥太過。示小敵太怯。視疆埸太輕。任藩屏太易。寄託非人。而十

地之產多曠。姑息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此五者雖國家之急務。然猶未足爲陛下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戹。臣曉夕爲之寒心。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爲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然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說者必曰。朝廷賴僞齊以爲藩籬。以捍金人。臣竊爲不然。外敵之患。患在手足。中國之患。患在腹心。不識僞齊今不爲盜。能保其子不爲盜乎。能保其孫不爲盜乎。不識僞齊俟金人既定之後。去僭僞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爲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武王爲何而并天下。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爲而滅叔寶。縱使劉豫止欲割據。豈不爲奸雄開基。又況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臣竊聞立國之所以重者三。太學本籠絡天下之英雄。今悉罷去。而劉豫乃爲學校以延多士。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人。邇來如劉光世軍中。一月之糧。或闕其半。各懷去心。而豫大張形勢。廣示富饒。省刑薄斂。彼思鄉之人。聞此豈不動心。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貨。關市無征。阜通無禁。朝廷事無巨細。往往皆前期而知。此無佗。從商賈之便者然也。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鬬可得而用。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僞齊有實無聲。若卽伐之。如摧枯拉朽爾。不亟平之。非特爲子孫患。臣恐爲陛下憂也。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

久者。況吳越之地。形勢尤薄。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暫駐鑾輿。無久居於海隅也。臣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臣竊憂之。願陛下簡治甲兵。躬行天罰。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僭僞。割據城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因循苟安。恐成大禍。願陛下以歸命侯、長城公之言爲戒也。臣又見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臣爲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謀逆猶存。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文臣爲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爲之。則貪汚寡謀者有焉。設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衞。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爲陛下計。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且耕且戰。足爲屏翰。金枝玉葉。布在四方。足以伐敵國之謀。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願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舍此二者。復有祕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酈食其與唐儉爲死閒事。與今日頗相契合。陛下以臣言可采。臣願爲食其、唐儉。出使僞齊。謀說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鼎鑊之烹。猶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閒。臣亦死。陛下不聽臣言。他日或如王蠋自經於木枝。臣亦死。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願爲聖宋之鬼。不忍爲異國羈旅之民也。伸書凡六千餘言。其大旨如此。疏入。詔赴都堂審察。遂以伸爲將仕郎。伸補官在十二月乙卯。

戊子。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辛炳爲侍御史。趣赴闕。

己丑。百姓張本杖脊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坐念詩譏諷。及談說本朝國事爲戲也。

庚寅。廣東經略司言。海賊柳聰已受招。詔補承信郎。充經略司海上捉捕盜賊。聰爲盜久有舟數十。徒黨數百人。往來廣、福、雷、瓊、欽、高、南恩諸州境上。至是愈熾。帥臣汪伯彥言。已遣官說諭歸業。故有是命。尋又官其徒七人。然聰居海中出沒如故。久之乃定。明年四月己酉。其徒七人並補官。四年二月戊戌。廣東經略使季陵申。自汪觀文招諭柳聰了當。目今無餘黨。今并附見。

辛卯。尚書祠部員外郎鄭作肅爲監察御史。　直徽猷閣淮西巡撫使郭偉權知廬壽春鎮撫司公事。偉將至廬州。上奏言。權鎮撫使王亨嘗受僞命。欲閉門拒之。上命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將兵與偉會。而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以忠銳二千潛舟由巢湖以入。遂執亨。奏至。乃有是命。　左從事郎王之道特改左宣議郎。以和州鎮撫使趙霖言其保全須濡之功也。之道初見建炎三年十月。　左朝散郎新知江陰軍趙詳之言。陛下甄別廉汚。以示天下。然州縣之吏。猶聞抵冒。以干典憲。今犯贓之人。搢紳所不齒。赦令所不宥。計贓綢絹不滿十五匹絞。其法禁非不重。告戒非不明也。然未聞立按察官之法。臣乞爲法制著於令。申諸監司按察官。計部內州縣之數。視舉官法。於部內有犯入已贓不因按發。因事罰罣。每一人降一官。或展磨勘。三人加等。至於貪贓狼籍。所犯數多。取旨竄黜。將見持節按察之官。仰承風旨。加意督責。必不容貪汚之吏。叨在部屬。而廉慎之風。馴可致矣。事下刑部詳之。又奏乞令經筵官兼講諸史。上諭大臣曰。朕觀六經皆

論王道。史書多雜霸。又載一時捭闔辯士曲說。遂不行。

癸巳。禮部尚書洪擬請依元祐法兼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曾統以爲未須兼經。可止用詞賦。上曰。古今治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呂頤浩言。均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太祖皇帝與趙普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卿平禍亂以取天下。所刱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普能消於談笑間。如國初十節度。非普謀亦孰能制。輔佐太祖。可謂社稷功臣矣。

甲午。御筆申嚴銷金之禁。上因覽韓琦家傳。論戚里多依銷金事。且聞都人以爲服飾者甚衆。故禁之。

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罷。初。綱爲宣撫使。請擇人攝所部守貳。理爲資考。朝廷從之。又乞所差權官到任。其吏部先差下人。雖到更不放上。內有材能之人。別行辟置。劉棐爲右司諫。言此乃藩鎮跋扈之漸。若久任之。將使軍民獨知有綱。不知有陛下。知有宣司。不知有朝廷。非國之利。非綱之福。疏入。不報。棐又言。綱靖康中力主邢倞結伊都之議。又令姚平仲夜劫敵柵。遷迫之禍。皆自綱發之。不報。棐又言。綱與吳敏誣上皇。欺淵聖。謂宣和傳授。出於己意。寄居福州。招納賄賂。移文江西。增益制書。事見七月庚午。方命矯制。不恤國事。章四上。右諫議大夫徐俯亦奏劾綱。至是檢會棐奏。以綱提舉西京崇福宮。命吏部尚書沈與求爲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詔綱。俟與求至乃罷。綱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爲

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棐疏稱翟汝文任執政日。面奏李綱與臣同寓福州。招納賄賂。受統制官辛企宗米三百石。陛下嘗諭汝文畏綱黨。終不肯遵奉聖訓。當考。）言者論通州歲支鹽二十萬袋。近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市私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有害鈔法。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祖宗以來。他司不敢侵紊。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侵紊。非獨妨客販。即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詰仲福與德之罪。後有犯者。捕送臺獄。重行貶竄。　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臺及公私室廬甚衆。乙未旦乃滅。賜神武中右軍忠銳第五將馬步軍修內司救火卒三千人錢各一千。令戶部出米二千斛。賜民之不能自存者。

丙申。呂頤浩等上疏待罪。上曰。朕一夜宮中恐懼。不寒而栗。應合寬恤賑濟等事。卿等可速條具施行。乃降親札曰。惟天降災。彰朕失德。當與卿等共思所以謝天譴。其勿有請。時吏部案牘悉爲火所焚。乃詔應陳乞還官任子者。但有官私印押文字一件可以照驗。即許召保陳乞。用侍郎權尚書席益請也。（益建請。在此月辛丑。）太常博士趙霈言。國家以宋建號。用火紀德。今駐蹕以來。未舉大火之祭。望詔有司舉行。從之。　詔省浙東沿海制置司。時言者以爲浙西沿海制置使仇悆置司許浦鎮。別無措置。但責巡尉分地而守。州縣官皆可任此事。然控扼山東海道。尚爲不可廢者。呂源在浙東。尤爲端閒。乃詔源俟來春給罷。其海州令明

州守臣兼領。尋命愈移司定海縣。并浙東領之。此月丁未降旨。

了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上面諭俯。有合奏稟事。不拘早晚及假。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紀。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徧之爲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之言耳。

戊戌。詔臨安民居皆改造蓆屋。毋得以茅覆蓋。行宮皇城周回各徑直留空三丈。毋得居。　左宣教郎洪興祖爲祕書省正字。興祖、擬兄子也。嘗爲太常博士。以內艱去。及是與左承事郎孔端朝、左文林郎張炳、左從事郎周林四人俱召試。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論讜直。切中時病。當爲第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與諸州學官。　祕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衛仲達卒。　是日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太尉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盜。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賈通行焉。

己亥。淮西巡撫使郭偉龍集英殿修撰。知江州。胡舜陟復徽猷閣待制。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兼知廬州。朝論以偉擅執王亨。懼其生事。故命舜陟守之。仍令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暫權廬州。舜陟明年三月到官。　右朝請郎知徽州孫佑直祕閣。知江州。兼沿海安撫使。佑、北海人也。　龍圖閣學士新知潭州沈與求力辭湖南之

命。且言不習軍旅。必致敗事。乃以與求知常州。時龍圖閣直學士折彥質在廣西。卽以彥質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令李綱俟彥質至乃罷。與求猶稱疾不已。遂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辭謝。熊克小厤十一月己巳。沈與求除知潭州。與求乞祠。改提舉太平觀。（案）此時李綱未罷。克蓋誤也。

尙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言。今兵勢稍振。然所試亦不過鋤平寇盜羣饑烏合之衆而已。若不簡練。恐未能以臨大敵。望用古今上中下駟之法。立爲三等。壯勇武藝精熟者爲上。壯勇可教藝者爲中。僅能披戴者爲下。賜賚請給。各視其等。如此則上兵得逞。不混於不能之閒。中兵欣羨。亦復勸於訓習。下兵執役。不增招其額。非獨省費。亦激勸之道。詔神武諸軍相度。後不果行。

詔八路轉運司除攝官及應辟人外。其闕並權歸吏部。候邊事寧息取旨。以本部言員多闕少故也。

庚子。祕閣修撰知臨安府宋煇罷。以殿中侍御史曾統再疏論其救火無術。罪戾至多。又受入內東頭供奉官符輔之請求。縱釋私酤故也。仍以輔之送大理寺。先是宗子不同寓居餘杭縣。煇遣兵掩捕。得其私醞。旋又釋之。及究治。煇自言與輔之不相識。蓋右修職郎新鹽官縣令刁癰與不同親厚。以書囑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李勤責出之。於是追輔之二官。降勤二官。癰一官。並衝替。仍劄煇照會。輔之三年正月乙亥行遣。今并書之。煇四年三月己未落祕撰。癰四月壬辰改正。

詔斬江西兵馬副鈐轄張中彥於潭州。用帥臣李綱奏也。中彥事已見十月壬寅。

辛丑。給事中賈安宅試尙書工部侍郎。中書舍人胡松年試給事中。太常少卿黃龜年爲起居舍人。故

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知陝州李彥仙贈彰武軍節度使。故起復靜難軍承宣知慶陽府揚可昇贈感德軍節度使。張浚言可昇詐降以誤敵。事竟卒爲所害。故錄之。晁公遡撰彥仙傳乃稱彥仙仕至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與宣撫司奏狀不同今從奏狀。詔諸路制勘公事徒罪以下。並令宣諭官酌情斷遣以聞。四川分鎮路分令宣撫鎮撫司遣官結絕。以權刑部侍郎章誼言。諸路制獄二百餘。遠者數年不決。干繫日久。故有是命。明州奏高麗國遣知樞密院事洪彝敍等六十五人來貢。詔起居舍人黃龜年接伴。而吏部侍郎席益館之。高麗人卒不至。熊克小厤於十二月甲辰書高麗遣人入貢。蓋誤。高麗人實未嘗至也。

壬寅。左承議郎張致遠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宣撫處置使張浚卽成州置院類試陝西發解進士。得周漢等十三人。浚承制賜漢進士出身。餘同出身。癸卯。以聞。詔令尙書省給黃牒。趙甡之遺史。姚岳、京兆人。避地入蜀。張浚欲收陝右士夫心。紹興初解試。令陝右流寓進士盡作合格。類省試亦如此。惟雜犯黜落一二人而已。岳爲榜首。由是陝右流寓進士三十餘人皆過省。案宣撫司所奏。岳乃第十一人。非榜首。甡之恐誤。然所云流寓進士盡作合格。理容有之。今附見此。更求佗書參考。

右朝散郎李元淪充御史臺檢法官。用殿中御史曾統奏也。時臺中全闕長貳。上特命統辟之。

甲辰。詔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事。徽猷閣直學士知夔州盧法原爲龍圖閣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事。先二日。命駕部員外郎李愿往川陝撫諭。因使持詔召浚還朝。且令浚與參贊

公事劉子羽、主管機宜文字馮康國俱還。仍以親兵千人護送。時法原奉祠居蜀。浚承制以法原代韓迪言於朝。閱四日遂有是命。尋詔浚於國有功。久勞於外。令學士院降詔召赴樞庭。仍命學士撰蠟書十通付宣撫副使王似。書塡賜諸叛將。書略曰。昨宣司參議劉子羽弄權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張浚還朝。更命王似。無復嫌隙。其早自歸。浚聞。乞祠。不許。賜叛將詔語。楊氏編年有之。佗書蓋無也。降詔召似在丁未。令學士撰蠟書在戊申。今并書之。詔李綱未罷。宣撫使以前刷下二廣錢物。令湖南安撫司取撥應副支用。先是綱遣官刻刷廣西常平一司帑藏。得錢七十八萬餘緡。米十七萬餘斛。金銀八千餘兩。朝廷以湖南殘破之後。慮乏軍儲。故令取撥焉。日厤有此指揮。今以明年三月四日都省勘會指揮增入。其所刷錢數。以明年十二月廣西提刑董弁具到數附見。尚書省言。諸路寺觀常住田多荒閒。詔僧道能措置種蒔及稅租無拖欠者。並差撥住持。是日上謂大臣曰。近引對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遷謫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養燕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乙巳。呂頤浩言。近遣郎官孫逸督上供米於江西。聞已起三綱。則三十萬之數可集矣。上曰。所補不細。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則失職爲可責。朕面諭都轉運使張公濟。俾先理常賦。若常賦不入。反務橫斂。非朕恤民之意也。觀文殿學士知廣州汪伯彥罷。右諫議大夫徐俯言。伯彥公議不與。衆惡所歸。軍民不悅。付之方面。必致誤事。故伯彥遂罷。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崇福宮朱孝孫卒。訃聞。贈開府儀同

三司。孝孫、淵聖后兄也。靖康中。自節鉞換授。

己酉。尚書吏部郎中周隨亨充川陝撫諭官。與李愿偕行。各進一官。賜白金五百兩。仍命隨亨宣押王似、盧法原赴撫司治事。

庚戌。孟庾自建康來朝。　樞密院計議官李誼與遠小監當。坐漏泄朝廷機事故也。先是誼奉詔往青龍鎮。未還。有旨召從官至都堂集議。會常州進士李觀國上書及其事。輔臣召問。謂從誼得之。故有是命。此以紹興五年三月一日臣僚上言修入。奏稱誼以十月二十五日差往青龍鎮幹事。十一月十一日。侍從集議。十八日。誼方回。誼回時。觀國已上書矣。集議事日厤全不載。不知所議云何。當求他書參考。　詔福建轉運司移福州。提刑司移建州。以言者論漕計在以鹽課應副諸郡。福州瀕海之地。置司爲宜故也。時轉運判官徐宇以建州殘破。不欲居。乃以私書遺呂頤浩言其事。頤浩進呈。遂兩易憲漕之地焉。元降指揮。已見七月辛巳。(案)日厤。此日行遣。止作臣僚上言。今以明年十月癸卯言章增入。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季陵知廣州。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名號作亂。朝廷責帥司收捕。陵入境密誘叛人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月擒之。屬吏請奏功。陵曰。討賊、帥職也。惟補袞承信郎。充歸善巡檢而已。

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往往冗占。以將迎爲急務。教習爲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詔

以付諸路帥司。右文殿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府參謀官盧知原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泗州得僞齊宿州牒、有犯廟諱御名者、邊吏審於朝、三省奏若行退回、恐往復稽遲、乃命以黃紙覆之。襄陽鎮撫使李橫敗僞齊於楊石店、遂復汝州。先是僞河南尹孟邦雄發永安陵。此據熊克小厤。鎮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知虢州董震亦與僞將先密謀、以所部應琮。時襄陽糧乏、橫不能軍、乃引兵而北、敵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其猝至、悉潰而去。橫至汝州、城下守將武德大夫彭玘以城降。熊克小厤載李橫復汝州在明年三月、蓋不知其進兵月日也。日厤載橫捷奏云、十二月二十五日、敗僞齊於楊石店、故繫此日。熊厤又云、橫軍中乏食、朝廷所給、皆州縣虛樁之數、(案)此當是明年還軍後事、此時襄陽乃分鎮地、分朝廷未嘗有所給也、今不取。

是日、金人犯商州。初、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使陝西經略使薩里千裒五路叛兵、與僞齊四川招撫使劉夔入寇。辛炳劾張浚疏稱王萬年叛云、此時在軍中、蓋誤、萬年卽王喜也、此時爲拱衛大夫威州刺史宣撫使統領兵馬。時秦鳳路副總管吳璘以兵駐和尙原、敵懼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玠。別將以遊騎出熙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州入寇。師古與別將遇、敗之。薩里千至商州、斥堠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度不能守、卽退屯上津。日厤三年三月十九日宣撫司奏、金人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自長安引兵犯金、商、辛亥、二十五日也、關師古以是月十三日己亥敗金於熙、秦、今附見此、更不別出。

壬子尙書左司員外郎張綱請命郡邑月具禁囚存亡之數結罪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寡量行賞罰從之。

癸丑。左朝奉大夫張錞追二官勒停。永不得與知州差遣。錞守太平州。坐軍變。故有是命。

甲寅。參知政事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落權字。　言者論淮南多閒田。而耕者尙少。今安復鎭撫使陳規措置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倣其制。下之諸路。詔湖北、江東、西、浙西屯田。令帥臣劉洪道、韓世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治。　詔都轉運使移司常州。

進士汪大圭、張致平伏闕上書論時事。三省言。靖康初。曾因奸臣鼓唱太學諸生伏闕。致京城紛擾。殺害劫掠甚衆。理當懲戒。

乙卯。詔近來未嘗因言責人。惟伏闕事不可不戒。可令臨安府押歸本貫。大圭、徽州人。致平成都人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復龍圖閣直學士。延禧上疏自訟。爲蔡京徒黨王賓、鄧肅所攻。故有是命。

丙辰。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邢煥薨於行在。上將臨其喪。言者以爲駐蹕吳、越以來。持重戒謹。有所不出。至於肺腑恩澤之侯。豈足以勤乘輿。況方春不宜臨弔。乃止。加賜銀帛二千匹兩。以其弟閤門宣贊舍人蘧臣添差浙西兵馬鈐轄。令湖州量給葬事。後謚恭簡。煥三年十一月追封。　是日。知鼎州程昌寓令兵馬副總管

杜湛率將士冒雪入沅江縣境。盡焚賊寨奪舟取糧。熊克小厤。鼎寇楊幺衆至數萬。是月。詔鼎遭鎮撫使程昌寓遣兵討之。(案)此時鼎州已罷分鎮。克所云誤也。

是冬。虔賊謝達犯惠州。圍其城。守臣左朝奉節范濛聞賊且至。募鄉豪入保子城。城外居民。悉委以啗賊。達縱其徒焚掠。獨葺蘇軾白鶴故居。奠之而去。濛遂盡取賊所殺居民首以效級。州人怨之。此以洪邁夷堅志及明嘉靖范濛章疏修入。但邁以爲達陷州城。與濛所奏不同。恐誤。蘇軾白鶴故居。亦在城外。邁不細考耳。

初。僞齊進士薛筠嘗詣金國上書言事。金人執之以歸。僞齊。筠至汴京。復以醜言訐豫。欲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日受擒。與妻子磔身東市。悔無所及。豫大怒。欲斬之。僞相張孝純救解得免。此據僞齊錄張孝純上本朝書增入。不得其年。孝純書在五年之秋。而又云召筠至門下者二年。故參酌附此年末。

是歲。宗室賜名命官者十有八人。大理寺言斷大辟三百二十四。戶部奏兩浙路主戶一百八十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口三百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客戶三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口五十三萬三千六。成都府路主戶八十萬八千八百六十一。口二百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客戶三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口九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二

【紹興三年】歲次癸丑金太宗晟天會十一年偽齊劉豫阜昌四年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臨安。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誘奉新戍兵以叛進犯筠州統領官趙進擊卻之宗諒奔潭州。是日權河南鎮撫使翟琮及權知虢州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關後二日琮入西京偽齊留守孟邦雄方醉臥遂俘其族以歸。熊克小厤稱琮以丁巳朔入西京據琮奏乃在初三日今從之。己未命諸路憲臣兼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時論者以爲自罷提舉官以來諸色田宅所收租課錢物詭冒失陷虧損國計不知其幾乞委提刑司根括事下叔敖叔敖請諸路提刑各給敕兼提舉常平等事許辟差幹辦官一員諸州令主管官管幹故有是命。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時宣諭官朱異至婺州而州人言每歲輸羅兩數太重異請損其半戶部因令折錢自建炎中詔減婺羅爲三萬匹至是計臣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上三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疏五不可以聞乃詔依已減定之數。王居正事熊克小厤附去年末而日厤無之因朱異奏請附見然戶部所申乃云年額羅二萬匹又減於建炎已減之數不知何也。庚申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孫琦特追三官坐不察官兵冒請錢糧爲安撫大使劉光世所劾也。孫琦恐卽是實應衞兵去爲盜者當考大理評事山陰石邦哲言近偽徐王李勃偽帝姬阿易之來遣使迓

之。絡繹於道。有以見陛下之親睦。既察其詐。遂正典刑。又有以見陛下之明斷。臣恐漢光武之誅王郎。雖或者疑其爲成帝之遺體。而猶誅之。蓋惡人之惑衆。而僞者莫辨也。唐代宗之訪母后。嘗曰。寧受百欺。冀得一眞。蓋懼人之避罪。而眞者莫至也。今李勃、阿易之事。既已鏤板播告四方。尙恐皇族有自金國脫身南歸。宜令州縣驗實。許以推賞。不得隱匿。庶茂本支。詔禮部徧牒諸州如其請。　是日。襄陽鎭撫使李橫破穎順軍。降僞齊知軍事拱衞大夫明州觀察使蘭和。後二日。敗僞齊兵於長葛縣。

辛酉。開封府免舉進士張松壽特補池州文學。以江東西宣撫司選鋒右軍統制董旼言其嘗至辰州招降曹成有勞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徐俯兼侍讀。　詔宰執侍從官。自二月朔日依令繫金帶。宣和後。寇難作。掊聚金幣以遺敵約和。有旨宰執侍從許以花犀帶入朝。二府正透從官倒透爲別。蓋權宜之制也。至是以高麗貢使將至。乃詔許服帶如舊。仍以左藏庫所有假之。

癸亥。左承直郎大理評事趙公燿爲左奉議郎。公燿轉對。請令諸處鹽場具見遞年租額增虧。申嚴賞罰。故有是命。　虔盜陳顯圍潮州。不能下。是夜。拔柵遁去。復還江西。尋命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所部二千。自閩中往擊之。

甲子。命尙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用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請也。時諸軍屯建康者。歲用錢糧五十餘萬。皆戶部財計。故命舜明領之。總領名官自此始。庾又言。應統兵大小將帥並

聽節制。自今軍期及錢糧事。並先申督撫。毋得妄有申明。庶幾號令齊一。庚又言。降受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通曉軍務。請以爲參議官。從之。翌日。庚發行在。　右承務郎孟思誠特進一官。思誠、庚子也。爲督府書寫機宜文字。上召對。庚力辭。而有是命。　詔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以所部屯定海縣。聽沿海制置司節制。　尚書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試大理卿。　左朝奉大夫知封州熊大啟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大啟應詔上書言利害。故就用之。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其不材老繆。命遂寢。　是日。李橫復潁昌府。先一日。橫引兵至城下。僞齊京西北路安撫使趙弼固守。橫率將士急攻之。至日城陷。弼巷戰不勝。遂遁去。劉豫聞橫兵至。急遣先鋒將董先使拒敵。先出京城。殺掠數百人。奪騎數百。走翟琮軍。琮以先爲鎮撫司都統制。董先事以五月戊午翟琮所奏修入。

乙丑。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劌謂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鉤考。當議殿最。（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人主有好生惡殺之心。而治獄之吏。以慘酷害之。斯民固有以小罪而陷深文者。猶吾內入於機穽也。太上皇帝中興之功。出於仁恕。盜賊雖流毒於天下。而不能使人心解攜而去。蓋不忍人之政素有以結之也。時方艱難。既以救吾民於水火。而兵革休息。又恐其隕性命於酷吏之手。聖心亦已勞矣。爲吏者。安忍高下

三尺。而傷中和之政乎。紹興初。宰相欲以大理卿高誼知蘇州。太上皇帝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儒者。奏讞平恕。勿令補外。劉大中宣諭江西而歸。擢爲諫官。已而曰。大中江西興獄頗多。若置之諫官。恐州郡觀望。遂改除祕書少監。聖慮深遠。故如此。

集英殿修撰歐陽懋充江淮荆浙都督府參議官。　西浙轉運副使梁汝嘉言。得劉光世牒。鎮江府所撥贍軍苗米。近已兩次應副奉使一行。及韓世忠軍兵往還食用。令別行科撥。三省勘會。鎮江府一郡財賦。雖有旨聽取撥助軍。緣止謂酒稅之類。況日收不下數百千。兼本月錢糧既有定數。卽未審此錢有用。有無赤厤。已札下提刑司取會。其苗米係上供之數。不合占留。方今行在贍養內外官兵。常恐糧儲不足。若不體認急闕。但巧以名色占破。如此雖竭一路糧斛。亦無由應副足備。乃詔世忠往還所給糧。令漕司償其數。餘不行。如奉行有違。合干官吏並當重行竄責。　左宣教郎趙子偁添差通判湖州。　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卒。　是日。金人陷金州。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召本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兼本司同都統制王彥、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劉子羽會於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取蜀。卽三帥相爲應援。子羽聞敵至。諭彥俾以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關。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關路入漢陰縣。故彥頗分兵守之。既而薩里千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人乘流夜發。遇於沙隈。敵舍騎來攻。戰數十合。敵見官軍少。晡時。步騎並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敗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卽盡焚儲積。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州。彥退趨西鄉。會浚遣幹辦官甄援持手書督彥淸野來會。彥

遂踰西鄉。劉豫以其臣周光爲京西安撫使。

初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軍中糧乏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於江、筠州、臨江、興國軍而命飛以餘軍卽吉州屯駐言於朝丁卯詔飛卽以兵赴行在。

己巳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席益試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試吏部侍郎。

庚午詔太宗正司自廣州還行在以嗣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奉濮安懿王神主及諸宗室俱行。言者謂宣諭五使所至毋得受理匿名文書從之。

辛未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皇城司馮益還所寄資爲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進士李康仲特補將仕郎康仲之母黃庭堅女也始上詔庭堅子相赴行在至荆渚而死黃氏請以其夫已命未調之官祿康仲上特許之仍詔餘人毋得援例。朱勝非閒居錄黃庭堅豫章人善詩律書法蘇軾薦入館仍兼史院又薦修起居注而蘇轍方秉政以爲庭堅無行不可建中靖國中除吏部郎官亦不及赴紹興初今上偶喜其字畫呂相頤浩因薦渠族弟叔敖徑登瑣闥終於版書其甥洪炎以瞶疾久廢亦降詔命至不能對除中書舍人行詞乖謬改授待制有徐俯者亦黃世也嘗任省郎附內臣鄭諶入拜大諫又拜內相又拜簽書樞密院事黃氏親族以至外姻或遷官或白身命官殆無遺餘皆云以庭堅之故也。賜劉光世兩鎭節度使印及別賜寧國軍旌節自是以爲例。尙書工部員外郎袁正功獻渾儀木式。是月壬戌進呈。太史局令丁師仁等請折半製造許之。初京東渾儀凡四座至道儀在刻漏所皇祐

儀在翰林天文院。熙寧儀在太史局。元祐儀在合臺。每座約重二萬斤。此據太史局所申云。爾沈括筆談。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麻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城予更造渾儀。并掘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渾儀送朝物法物庫。以備講求。括所記與此差不同。今附見。破。皆爲金所索。揚州之陷也。呂頤浩收得渾儀法物二事。獻諸朝。金索渾儀。據欽宗實錄云耳。而呂頤浩又奏渾儀法物二事。豈金但取其一乎。當考。至是折半。計用銅八千斤有奇。既而卒不就。三年十一月甲戌可參考。詔私販茶鹽。再遇大禮赦。亦不合原免。先是浙西提舉官夏之文言。茶鹽係一司專法。慮不應引用海行條。大理卿張宗臣、權刑部侍郎章誼皆言委得允當。於是行下。修武郎都督府親兵前軍統領李通。既受招。事見去年九月戊辰。數月不解甲。至是督府命通以所部屯和州。行至廬江之王家市。通爲徒中王全所併。其下劉德率衆圍舒州。都督府申。通以正月十五日被殺。故附於此。是日。雨雹而雷。

壬申。詔左文林郎方慤許參選。慤、桐廬人。深明禮學。政和中。嘗獻所著禮記解義。遂賜上舍出身。至是法當討論。權吏部尚書席益等言。慤所進解義。今行於世。與進賦頌直赴殿試者不同。故有是命。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閼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酺。此卽趙鼎所請。或可移附去年。三省奏淮東久闕帥臣。乞以徽

獻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湯東野知揚州。充淮東安撫使。右承務郎鍾離濬嘗任高郵縣丞。熟知本路利害。特遷一官通判揚州。仍命神武右軍授湯東野兵千人以行。賜米六千斛。黃金二百兩。白金三千兩。爲養兵之用。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揚州史康民改充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以所部屯鎮江。先是劉光世不肯渡江。朝廷以寇賊既平。而民未歸業。田疇不耕者衆。故復用文臣。

乙亥。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襄陽府鄂州鎮撫使李橫爲襄陽府鄧隨鄂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新除鄧隨州鎮撫使李道依舊知隨州。先是朝廷遣成忠郎邱坦持告賜二人。而道畏橫之強。終不拜。左承議郎通判襄陽府趙去疾等因言。四州人馬。不可分擘。且勢分力弱。恐誤事機。故有是命。熊克小厤於去年冬未書霍明毅梁仲及李橫授襄陽等州鎮撫使。皆無本月日。且差落殊甚。今不取。

丁丑。中書後省言。百官定謚。乞惟特恩賜謚者命詞給告。餘如故事出敕。從之。　吏部員外郎王庭秀面對。言吏部四選。自渡江以來。案牘散失。品官到部。無所考驗。止憑保官審實。不容無弊。竊見朝廷遣使宣諭諸道。欲乞令立式下所屬州縣。取責管下見任及宮觀、寄居、待闕、丁憂、停替、責降、安置、編管官、除曾任侍從外。每員具夾細腳色。家將五人爲保結除名之罪。知通考驗詣實。籍爲三本。一留州。一留轉運司。一候使人回日送部。其在軍下。令主將保明注籍。一留軍中。一納樞密院。一送部。三省百司有官及入品吏人。令御史臺取責編類。一留所屬。一留本臺。一納部。仍令吏部榜諭。品官將來到部聲說。於某年某處注

籍訖。本部據籍點磨。無錯誤。即與判成堂除舉辟。亦從本部參照會實係籍。方許放行差遣。庶幾銓曹案文覈實。吏胥不能爲姦。而僞冒之徒。無所容迹。詔本部勘當。後不行。　武功大夫康州團練使京東山寨統領范溫自青龍鎮以所部赴行在。上召對。賜金帶衣甲。遂以溫爲御前忠銳第四將。溫除忠銳將在此月乙酉。

戊寅。神武中軍統制揚沂中請以所選水軍五百人刱置第六將。許之。時中軍纔五千人也。

己卯。詔太史局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歷日。其賣到淨利錢。赴榷貨物。　尚書工部侍郎賈安宅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右司諫唐煇奏安宅在靖康末。嘗欲從莫儔儔敗。乃乞休致仕。明受之際。葉夢得率湖州寄居官偕往勸王。安宅持不可。事見建炎二年三月。　安宅家居與富人張子琛交結。爲之占田。詔安宅勒住朝參。令分析。安宅自辯甚悉。而理終屈。呂頤浩庇之。令御史臺定奪。且命毋得挾情觀望誣人功罪。御史曾統等言。安宅不曾與夢得偕行。且交結子琛有實。故有是命。煇言不已。乃降安宅爲集英殿修撰奉祠。　詔翰林醫官十二科通以四十三員爲額。

庚辰。用禮官議。歲以春秋二仲。遣宗室環衞官。於法惠寺行望祭諸陵之禮。時庶事草刱。位牌但以白木黃紙爲之。紹興末。乃改作。此據三十年十一月居廣所奏。

辛巳。翰林學士蔡寧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

勳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人豈可援以爲例耶。近楊惟忠、邢煥致仕。不復納節換官。恐違舊制。詔三省樞密院討論以聞。遂命自今如祖宗故典。後不果行。降旨依典故在三月。　謚陳過庭曰忠肅。

壬午。起居郎趙思誠試中書舍人。祕書少監洪炎守中書舍人。直徽猷閣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得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上命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卽雍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爲一綱。令帥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毋得差峒丁土丁。其沿路諸軍毋得截留。自是歲得千匹。雖道斃者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今年二月辛卯李預事可參考。　詔禁衞神武三衙諸軍御前忠銳宰政親兵並支雪寒錢。

甲申。命進奏院月以賞功罰罪事鏤版付天下。復舊典也。其後不果行。　詔復郎官番宿之制。

乙酉。謚聶昌曰榮愍。　減民間蠶鹽錢。初。祖宗時賣民間蠶鹽。政和三年。詔民間不願請鹽者。輸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予鹽。而差損其直。至是又申明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所書可參考。　左朝奉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光貶秩二等。初。光在建康。以軍衣不足。借用上供絹。至是下本府責償。且令具當職官姓名來上。江東安撫大使趙鼎謂光爲大帥。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他官。遂止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不得不爾。擇禍莫若輕。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時呂頤浩方怒光。故卒抵其罪。熊克小厤。

載此事於今年二月末。且云。是月下本府具當職官。案日厤。去年十二月甲寅。得旨。具當職官姓名。今年正月本府奏到。克實誤也。克又云。始朝廷既怒得鼎奏。乃薄光罪。此亦據鼎行述所云。其實本府當職官各降二官。乃去年先降旨。今但黜光而不及餘人。則用鼎奏。并行述差誤。今修潤令不牴牾。